



龜巢彙卷十

詞

驀山溪

遺闕至正丙申作

無端湯武弔伐功成了賺盡幾英雄動不動東征西討七篇書後  
強辨竟無人他兩箇至誠心到底無分曉 鬪穰滿地天也還知  
道誰解輓銀河教淨洗乾坤是好山妻笑我長夜飯牛歌這一曲  
少人聽徒自傷懷抱

沁園春

丁酉春寓候錢氏寫懷

冷笑班超要覓封侯棄了毛錐看今來古往虛名何用朝榮華夕  
憔悴浮世堪悲老我衣冠傍人籬落賴有平生鐵硯隨西莊上對  
溪山如畫鷗鷺忘機 相逢喜得新知更不用黃金鑄子期把胸  
中磊塊時時澆酒眼前光景處處題詩輕帽簪花柔茵藉草時復  
樽前一笑嬉沈酣後任南山石爛東海塵飛

滿庭芳

四月錢夢弼出妓爲陸文迪壽邀僕賦贈

玉雪梨渦錦雲桃扇紫簫雙鳳和鳴舫船初棹煙遠博山青最喜  
清和天氣綠陰靜梅雨初晴高齋裏馬融書帳風卷絳紗輕華  
年纔幾許培風健翮曾試修程歸來林下閒聽松聲笑道葵花似  
我芳心在向日長傾黃河水如今重看朝暮還清

沁水曲

壬寅歲旦枕上述懷

四海煙塵一櫂風波經行路難幸兒孫滿眼布帆無恙夫妻白首  
青鏡猶團笠澤西頭碧山東畔又與梅花共歲寒新年好有茅柴  
村酒齋菜春盤傍人莫笑儒酸已爛熟思之不要官任伏波強  
健驅馳鞍馬磻溪遭遇棄擲漁竿霜滿朝韉雷鳴衙鼓何似農家  
睡得安閒寺裏喚山童把盞野老交歡

前調

晨起對雪復寫餘懷

雪壓新年花開想遲鶯來甚難喜杯有屠蘇春風灑灑盤餘苜蓿  
朝日團團六十年來尋常交際江海鷗盟總不寒移家處每涉園  
成趣居谷名盤忘情世味心酸但吟得新詩似得官儘教我低

頭三間茅屋從他高步百尺危竿白首無成蒼生應笑不是當年  
老謝安琴書裏且消磨晚景受用清歡

前調

屋東老梅一株鄰家有竹百餘箇相近雪窗撫玩復自和此

竹與梅花偃蹇冰霜堪稱二難我依梅傍竹借人茅舍吟風弄月  
坐箇蒲團梅樣精神竹般標致遮莫清癯未是寒柴門外好一湖  
春水似拍銀盤昔人恨橘多酸我只笑青松也拜官每醉時低  
唱滄浪一曲閒時高臥紅日三竿兒輩前來老夫說與梅要新詩  
竹間安餘無事只麤茶淡飯儘有餘歡

蘇武慢

贈徐伯樞

蘭雪衣矜芝雲冠佩咳唾成珠玉芳草萋迷蓬萊杳渺皎皎白駒  
空谷濯髮滄洲怡顏芳樹樂甚從伶絲竹問天生湖海元龍豪氣  
肯令消縮君不見二陸聯芳三蘇接武聲動九重黃屋天上碧  
桃日邊紅杏真足快人心目拂袖東膠出門西笑莫戀故園松菊  
看濁河流水重清齊唱太平遺曲

滿江紅 吳江阻風

怪底春風要將我船兒翻覆行囊裏是羣賢相贈數篇珠玉江上  
青山吹欲倒湖中白浪高如屋幸年來阮籍慣窮途無心哭 歸  
去也瓶無粟吟嘯處居無竹看造物怎生安頓老夫盤谷寒食夜  
水村相伴沙鷗宿問客懷那有幾多愁三千斛

一翦梅

壽安玄卿

一色蒼然兩阿翁年也相同月也相同六年湖海共飄蓬煙也溟  
濛雨也溟濛 移家今住葑門東朝也相從暮也相從何當歸隱  
舊山中桃也春風李也春風

風入松

寄朱原道爲生日賀

梅花折去一枝春人在太湖濱天生襟度容江海每開樽坐客如  
雲此日醉看蓬矢吾兒應吐華茵 湖光山色淨無塵魚鳥總情  
親姑蘇臺上遙相望見湖山如見伊人綠髮年華全盛白眉聲譽  
方新

風入松

梅花

歲寒心事舊相知相別去年時如今重覩春風面比年時消瘦些  
兒天上玉堂何在人間金鼎頻移 風塵不染素羅衣脈脈倚柴  
扉桃根桃葉爭春媚儘教他濃抹臙脂老我揚州何遜隴頭誰爲  
題詩

金縷衣

袁叔度新居

卜宅椒園裏響丁丁風斤月斧杏梁飛起窗戶青紅煙樹綠焜燿  
碧山鄰里雞共犬也知輪美燕子飛來堂下舞似輕盈掌上人堪  
喜更可愛新桃李 長洲水接松江水好秋風鱸魚蓴菜葑田菰  
米

筍奉甘旨五馬貴未足擬

沁園春

壽杜默齋時致仕寓吳門僧舍吾家與鄰居焉

脫屣紅塵移家碧山安羅樹邊有兩兒冠帶眼前騰跼諸孫文采  
膝下聯翩石几焚香冰風滌筆重注義經得異傳餘無事但觀雲

默坐聽雨高眠 龜巢幸與相連飲湖水清如飲菊泉問絳人甲子今踰四百皇家鍾乳何用三千銀艾忘情玉枝無汗一味清閒足引年升平也看天恩賜帛雪髮垂肩

西江月

秋暮簡友人索酒

老大無人青眼淒涼奈爾黃花秋來杯酌斷流霞兀對江山如畫夢裏去尋東老覺來欲喚西家山童羞說未能除報道點茶來也

風入松

辟兵青龍食蘿蔔有感

青龍地脈土酥香產玉似崑岡可憐不入瑤池宴到冰壺風味淒涼忽憶故園時序春盤春酒羔羊 青絲生菜韭芽黃銀縷染紅霜桃花人面柔荑手酒微酣象箸頻將鞞鼓一聲驚散六年地老天荒

西江月

題畫

綠樹雲林宵窈青苔石磴紫紆兩人林下曳長裾應是山中巢許

空谷似聞樵斧危橋不斷徵車誰來爲我借茅廬來與白雲同住

南鄉子

過王景逸溪居

四堊接平蕪一曲清溪似畫圖燕子日長溪館靜菰蒲風灑軒窗暑氣無 林叟話樵蘇相送東橋日已晡啼鳥不知人禁酒葫蘆教我提來那處沽

摸春子

早春作

看東風柳搖金縷精神頓美如許獨憐老我雙蓬鬢無復少年張緒桃葉渡任山水清妍可奈非吾土借人茅屋但有客相過清茶淡話閒與論今古 傷心處客去臥聽鞞鼓看花渾在煙霧姑蘇臺榭笙歌散麋鹿又如前度誰恁誤教無限蒼生墮顛崖苦兼葭州渚賴有箇扁舟三竿釣竹相伴閒鷗鷺

水調歌韻

仲秋言懷

戰骨縞如雪月色慘中秋照我三千白髮都是亂離愁猶喜淞江

西畔張緒門前楊柳堪繫釣漁舟有酒適清興何用上南樓 擲  
金甲馳鐵馬任封侯青鞋布襪且將吾道付滄洲老桂吹香未了  
明月明年重看此曲爲誰謳長揖二三子煩爲覓菟裘  
憶王孫 和熊元修蘇州感興

銅駝淚溼翠苔茵落地花如墮玉人可是東君不惜春問花孫海  
變桑田幾度新

齊雲一炬起紅煙頃刻煙銷事已遷折戟沈沙月爛船問祈連安  
得河清億萬年

水調歌韻

茅仲良初度席上賦

秋色淨如洗南極瑞光多秦駐山中隱者弧矢挂煙蘿野老敲門  
看竹珍重主人留客呼酒瀉金荷爲問春秋多少笑道明年六十  
勳業蹉跎 萬鍾祿千駟馬待如何洛陽城市又看荆棘臥銅駝  
且喜階前玉樹五色鷓雛俱好把此琴瑟和一曲華胥引雙鬢雪  
兒歌

洪武九年秋余卜居千墩嘗作水調歌今也事人乖違欲還故土  
故復和前韻以述其情并以畱別吳下諸友時十三年六月初  
也

牙齒豁來久老氣尚橫秋買得歸耕黃犢兒輩幸無愁相近六龍  
城下只在三家村裏結屋小如舟倚樹覽山色且免賦登樓 看  
官爵都不似醉鄉侯里翁閒話便同學士坐瀛洲寄語東吳朋友  
乘興能來漏浦艤舟聽漁謳無酒不須慮解我破貂裘  
滿庭芳 熊元修席上次韻

塵拂風生薰鑪煙裊劇談天上人閒馮夷擊鼓白鳳舞崑山驚倒  
五陵年少聽三老口角鳴湍江南好梅前菊後天氣帶微寒 客  
來雖話別重歌舊曲不是陽關笑閒雲似我去時還最喜烽煙盡  
息青天淨一鏡團團重來也尋盟漚鷺訪竹問平安

點絳脣

初度作

七十年前抱麟虛負雙親夢一襟空洞生世會何用 老我東門

瓜也無心種松醪甕瀉如鉛汞時與漁樵共  
海上歸來鬢毛枯似經霜草薄田些少茅屋園池小 三子犁鉏  
三婦供蘋藻村居好兔園遺稿是我傳家寶  
孤矢休懸舉杯聊適棲遲意明朝冬至有酒還沈醉 堪笑神仙  
要作長生計人間世金烏西墜難把長繩繫  
老眼猶明著書未了餘生債客來休怪淡飯黃齏菜 蹋雪觀梅  
清興依然在南門外夜來尋戴扶醉馱驢背

點檢龜巢素琴絃斷餘何有夫妻白首相敬如賓友 三四孫兒  
五色斑斕袖梅花酒爲翁稱壽羅拜爺娘後

沁園春

無錫縣令生日招飲而作

借問黃花過了重陽如何始開爲客中陶令逢他初度尊前杜舉  
要我相倍十日秋香百年晚景一笑今朝酒莫推風光好正涼生  
沈澹淨洗氛埃 胸中華岳崔嵬下筆處長江滾滾來且折花簪  
帽劇談清事引杯省劍聊適幽懷健翮低雲修鱗蹭蹬人道公非

百里才還知否那黃河清也白日悠哉

水調歌頭

再和寄酬袁子英蕭寺

六載遠相憶一日似三秋別後雪添蓬鬢著述遺窮愁幾度欲尋  
安道溪上片帆飛去興盡復回舟明月出東海隱躍見瓊樓 喚  
龍伯擊鼉鼓舞陽侯何時杯酒重歌蘆葉舊汀洲多謝寄來雙鯉  
白雪陽春數曲爲我和巴謳什襲付兒輩好學製弓裘

南樓令

壽陳縣丞

赤手拔鯨牙長安早看花竟春風百里桑麻柳色宮袍銀束帶親  
受賜玉皇家 鼉鼓報朝衙桑弓挂綠蛇拜雙親杯捧流霞只恐  
哦松哦未了天上去又乘槎

八聲甘州

爲友人贈醫士

喚常娥白兔下蟾宮玉杵擣玄霜自焚蘭古鼎心融靈素默契岐  
黃不假殘膏賸馥時俗共傳方用我上池水遍洗膏肓 家住六  
龍城裏有舊家風月三徑蒼筤更一林新栽紅杏輦生香問年來

活人多少輾然微笑說尋常誰能爲寫成佳傳汗竹流芳  
滿庭芳 夏五兩箇言懷

十里橫山一灣流水東洲葭爾孤村移來田舍山水對衡門老我  
無能爲矣犁鉏事付與兒孫湖田上黃梅雨足蛙鼓聲喧 親朋  
三四老鬚眉雪白言笑春溫每攜手相過清事閒論坐把山光水  
色茅柴酒傾倒匏樽章臺路馬蹄塵土不到紫苔痕

又寄江叔廉

雞犬相聞溪山如畫梅花只在前村逍遙杖屨不過翟公門前度  
春風已老對芳草還憶王孫長安市看花人去車馬正爭喧 向  
來東海上水南水北如石如溫念漚冷詩盟何日重論老我蓬蒿  
三徑開懷抱賴有琴尊公知否蕭齋雨漏四壁篆書痕

菩薩蠻 七夕作

鋒稜磨盡方藏拙老懷羞對天孫說風葉動清商依稀似九章  
飄蕭雙鬢雪臥看灣灣月月缺有時圓人無再少年

水調歌頭 再和前韻

青白阮生眼皮裏有陽秋誰信近來懷抱汨汨泥窮愁昨夜僧房  
聽雨如在瀟湘夜泊敲枕臥孤舟無復少年日解佩醉秦樓 更  
休說爛羊尉爛羊侯三山湖上如今田舍住東洲瀕洞十年金革  
蓬勃一襟塵土白雪向誰謳濯足傍雲水披我老羊裘

水調歌頭 代陳氏謝徐彥銘

玉杵搗靈藥丹鼎養芙蓉城市山林小隱家住驛橋東況是南州  
高裔更欲上池真液冰雪炯心胸醫國手初試在處起疲癯 種  
陰德方寸地繼頤翁活人多少滿林新植杏花紅遮莫南山石爛  
又復瀛洲水淺都付笑談中刮目看塵表黃鵠駕天風

沁園春 寄希尹

憶昨秋風送書畫船過楊柳洲把錦囊傾倒鐙花共喜棹歌歸去  
詩草仍畱坐榻高懸家童偶語此客尋常頗見不襟懷好比子猷  
尋戴別樣風流 別來一日似三秋且喜花時可勝遊要尋山問



水春申故國賦詩醜酒季子高邱醉帽簪花吟茵藉草莫笑疏狂  
老未休同來也有堂前舊燕江上盟鷗

點絳脣

和林韻

往古來今何人不道閒居好忙多閒少應被青山笑  
蒲柳衰顏我獨驚秋早茅齋小幾番掀倒風雨都溼了

風入松

賀宜興殷伯賢遠回

孤舟浪打石尤風霹靂浪聲中布帆喜得歸無恙繫長橋閒似漁  
逢蛟渚如今寂寂鷗波依舊溶溶秋花開到雁來紅金菊對芙蓉  
一襟磊塊都澆去飲紅灰如飲黃封睡到日高三丈從他衙鼓  
逢逢

點絳脣

謝萬仲禮惠縣

彩翼雙鳧寄來一幅天機錦純絲絕品將意何勤恁  
歲晚空山不怕冰霜凜西風緊便添袍緼被德吾無隱

八聲甘州

寄無錫錢夢弼

記年時東走避風塵隨處覓桃源偶相逢一笑堠山西畔喬木參  
天百尺元龍樓上下榻許高眠鼓我匏巴瑟魚鳥欣然  
每日春風池館有竹林諸阮醉袖聯翩要簪花捧研常挾兩飛仙又安知  
桑田變海竟飄零老去雪盈顛綈袍外故人餘意肝膽雕鐫

滿庭芳三闋

五月十二萬拙齋

神仙有無安居華屋卽是蓬壺榴花也學紅裙舞燕雀相呼水晶  
盤饌供麟脯珊瑚鉤簾卷蝦鬚吹龍笛擊鼉鼓年年初度長日盡  
歡娛風流醉翁福襪袖舞窈窕歌童琵琶要與知音共換羽移  
宮玉蓮杯將酒供全蕉盃歸廚凍歡聲哄年年醉巾岸噴藕花風  
橫山翠屏藏龍古井走馬長汀四時花竹多風景勝似丹青好  
兒郎天生靈馨好時節日見昇平氛埃淨年年壽星光照望雲亭  
水龍吟

題曹德祥水竹居

舊家金谷園林盡隨海變桑田了一灣流水一林修竹菟裘將老  
瀟灑軒窗波光隱映筆牀茶竈但溪無六逸林無諸阮誰相與論

懷抱 不用滄洲洗耳聽風前此君清嘯黃金臺上儘教塵土聘  
車爭道魚鳥情親漁樵邂逅不時談笑看古來行路難行真箇是  
閒居好

賀勝朝

馬公振見訪以詞留別喜而和之

吳淞舊雨相鄰住喜復來今雨那時因遇十年艱險劍頭炊黍  
如今相見衰顏醉酒似經霜紅葉湖山佳處登高望遠遍題詩去  
滿江紅 送馬公振

舊約尋梅蹉跎過小春時節忽隴頭人至一枝先折喜見春風顏  
色好縞衣不受緇塵涅把十年湖海舊相知從頭說 三江上滄  
洲雪千墩下珠林月似許詢支遁總皆清絕重看青山攜素手此  
情方解相思結待隔湖冰泮柳風清孤舟發

沁園春

自述

笠澤東頭翠竹漁莊滄洲釣船看三江雪浪煙波如畫一篷風月  
隨處畱連巨口鱸魚團臍螃蠏坐飲篷窗醉即眠蒹葭畔不收筭

簪意若忘筌 向來四海戈鋌好戰艦都成赤壁煙笑痴兒航海  
空尋蓬島漁郎失路漫說桃源漚社盟寒歌聲斷續煙水寥寥數  
百年玄真子有家傳舊曲重扣吾舷

鵲橋仙

寄汪南軒

青年去了青衫破了舊日青氈無了一時清興未能除說與故人  
知道 春花春好秋花秋好每日看花尤好人生沽酒買花錢消  
得杖頭多少

一翦梅

三首寓意寄故人

崑岡火烈去年時玉也灰飛石也灰飛鶴長鳧短總休提善有天  
知惡有天知 今年快活保妻兒歌也相宜舞也相宜揮金如土  
醉如泥休負佳期莫負佳期

東風吹醒老梅枝南也芳菲北也芳菲月明半夜五更時笛也爭  
吹角也爭吹 青松澗底獨離奇寒也誰知煖也誰知老夫聊爲  
一歔歔梅也題詩松也題詩

一天和氣盎春暉桃也芳菲李也芳菲若教風打雨淋漓紅也塵泥白也塵泥花前把酒插花枝歌也相宜舞也相宜鶴長鳧短總休提長也天知短也天知

江城子 五月十二壽萬拙齋

去年今日瀉瓢天水滔滔斷藍橋阻我羣仙鸞鶴赴蟠桃獨有商羊偏喜雨跳且舞上山椒今年南極見丹霄射金蕉瑞光搖澆去胸中磊塊儘醅醕莫厭琵琶彈舊曲長聽取鬱輪袍

龜巢彙卷十

龜巢彙卷十一

書

上奉使宣撫書 時為歲荒而述也

某嘗觀孟子告鄒君之言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鄒小國也孟子猶以是告之況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倉廩府庫比之鄒君相去萬萬奈何有司者遇凶荒之年而不思救荒之策知出納之吝而不知時措之宜其殘慢又有甚於孟子之說者責何可道耶伏惟大人奉聖天子明命歷巡遐陬詢民疾苦其矜卹黎庶恩如父母糾正百司凜如風霜蓋能以聖上之心為心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耳然民之疾苦莫甚於飢今常州屬邑曰武進曰晉陵其境上與鎮江相連歲之凶荒實相似也今兩縣之民皇皇焉嗷嗷焉與鎮江之民何以異哉然彼則有仰給官廩之喜此則有餓死溝壑之憂國家一視同仁初無彼此

厚薄之殊惟繫乎有司之能告與否耳嗟乎常之民自冬徂春訴  
飢郡邑僅嘗得義倉之粟三斗而已斯人也譬之久旱之苗微雨  
斯須豈能蘇息必待優渥霑足而後免乎枯槁耳當此之時青黃  
不接食草木之根者有之鬻子女而食者有之去父母離鄉并行  
乞道路者滔滔也有司方且行文覈實藉有田之家計畝科粟以  
爲振卹之政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粟之爲物必產於田歲凶則田  
不收矣夫不收之田雖累巨萬粟何可得乎况頻年不登賦役重  
困產去稅存者什有八九一旦又加諸賦斂之毒其狼狽爲何如  
哉徒使卑隸之族家至戶到叫囂之聲雞犬勿寧是以有田者亦  
多爲東西南北之人矣其詣有司者則拘之繫之鞭之扑之刮龜  
毛於箠楚之下割鷲股於挫辱之餘區區所得民不足贍假令其  
民能贍亦何異奪烏鳶之食與之螻蟻耶若是者誠知大人君子  
之用心必不忍爲也忍令有司爲之乎夫常之爲郡大郡也官廩  
之粟陳陳相因又有附餘之粟存焉公帑之積綽綽有餘又有贓

罰之金存焉斯二者非國經費有司者亦何靳而不以施諸民乎  
苟能以是施之亦可解倒懸之急况能如汲黯發河內之粟乎惟  
大人舉而行之上推聖恩下副民望盛德之至然民疾苦豈止於  
斯如公田之重租宜減官鹽之高價宜輕田戶之酒課宜更都水  
之冗官宜汰凡如此類未易枚舉獨以振飢一事首瀆鈞聽蓋以  
民之顛連命在朝夕非若他事可少緩也芻蕘之言儻蒙采擇餘  
者又當條具而悉陳之惟大人垂察焉區區干瀆崇嚴不勝悚息  
與王氏諸子書

諸君子居喪三年除服有日聞欲命羽士設醮以助冥福所費計  
統鈔三百絰有奇以粟用之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  
世俗之禮也然冥福之實果何有哉以愚言之用三日醮筵之費  
振一鄉人戶之飢當此凶年使數百千人得舖其粟而免爲溝中  
瘠者其懽欣贊頌豈止百倍於黃冠師之口哉若諸君更欲盡追  
遠之誠則於祥禫之日豐潔致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但今之世

俗親歿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卽老氏之醮二端之外  
餘無用情雖祭祀亦不爲意蓋亦未之思也愚請引古證今以齋  
醮無足信者爲諸公詳之佛氏以釋迦爲師其書由漢以來流入  
中國初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妄祈因果俾僧流爲之厥後亡  
滅宗國餓死臺城使設齋而有因果豈至是哉道家以老君爲師  
自周以來其書傳之天下亦無設醮之說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  
令羽流爲之未幾傾危社稷流落金虜使設醮而能獲福決不至  
於此矣二君昏迷不明物理信一時妖幻之言爲二氏食之計  
如此前代名賢當今豪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多有之唯閭閻  
細民惑者什九何足論哉諸君負聰明特達之才有深達宏闊之  
見平居高論迴出人表豈至是而亦淪胥於汚陋之習耶必能以  
理闢齋醮之妄以財行振卹之仁上下一心虔奉祭祀於以寓孝  
思之意於以報罔極之恩上天鑒臨何福不至先君有靈必含笑  
冥冥中矣余以忠告者朋友之義也在交契不敢不忠唯諸君念

之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投老異鄉如龜藏穴未嘗敢輒造公卿大人之門爲游說之客也  
今一造焉亦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有富國  
強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衒其能特以古人一事有關風化敢  
請爲閣下陳之僕近過吳江嘗遊三高祠顧瞻遺像覽前人記載  
金石之文見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  
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爲東家丘而祀之僕於是竊有感焉夫季鷹  
魯望吳產者也吳之人慕焉爲東家丘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  
閒嘗以行成畱於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納寶器以  
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  
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其識見高  
於常人然浮海適齊則裝其珍寶珠玉以行在齊復營致千金之  
產自齊之陶懷其重寶而去居陶而父子耕蓄轉物逐利又致累

巨萬之資僕嘗觀太史公於是屢書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取之也較諸子房辭漢倏然從赤松子遊相去萬萬矣又觀杜牧之詩蘇子瞻之詩皆謂蠡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而言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尚何清風高節之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讐於理其可乎哉禮民不祀非族況仇讐乎或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余應之曰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大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可謂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爲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雖欲至之而不能也唯當道君子循名責實改而易之實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而厭服輿人之心矣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人而特告於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博而識高見義所在勇於有爲凡以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未之及耳聞僕所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久箝之口也唯閣下參酌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義決之爲之改作爲奉三讓至德之聖人祀於堂上

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其於風化豈小補哉唯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蠡之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若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亦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不昧幽明無閒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之言旣不足以謀身又不急於世用斥其迂闊而譏笑之僕於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鑒察區區干冒崇嚴不勝悚息

代與李中丞書

某去年夏四月奉狀附某官漕運之行不審曾徹鈞覽否即日仲秋伏唯鈞候神相多福某避地吳下六年於茲顛沛流離困苦艱難萬狀遠不能奔父喪於京師近不能葬母骨於鄉土兄弟妻孥救死不贍故於父母殆若忘情其實銜哀茹痛朝斯夕斯未嘗頃刻忘於懷也若大人之深恩厚德重如邱山亦未能伏謁門下效

犬馬之力以報其萬一幽明兩負度日如年唯大人念先人之夙好憫遺孤之艱虞特賜哀憐不加譴責爲幸甚矣某擬今歲歸耕膠山翦荆棘藝禾黍庶一稔而有宿春之糧卽灑飯先人之墓一負荆於大人之門也茲因吳縣尹詣前謹奉此承候起居並述所以趨起負罪之故舍弟某臨書羅拜悃不殊前下情無任悚懼感慕之至伏惟台照

上盛教授論土地夫人書

常州路學教授盛克明以文廟先聖及門廡等屋湫隘皆撤而新之廟前建文昌土地二祠其土地舊多淫祀嘗詢之應芳悉皆除去但夫人之像爲或者所沮而存余盡力請毀之至書再上教授乃白諸郡守賈侯侯然之像遂毀教授名昭維揚人侯名禧字吉甫真定人也

自先生之教於常也講貫之暇繕修廟學二三年閒百廢具興竊嘗與鄉之諸老論之皇元置郡博士以來未有先生用心之勤者也功其懋哉功其懋哉特有細故一端尚宜改作敢以狂瞽之言輒瀆清聽唯先生察之伏覩本學重建地靈祠於儀門之外其神有無姑置勿論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恥者哉今肖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褰釵之飾盈盈乎朱粉之妝侍從旁立男女雜處儼然坐聖人清廟之下能無恥乎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雖近世禮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也至如閭閻細民之家人或過之其妻猶避嫌不出豈有身爲神靈而爲之配者不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邊豆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而能避嫌乎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無是理也明矣比聞吾先生以此爲細微之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從眾也先生之心固然矣但學校者風化所關之地凡有作爲人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理或宜然轉相倣效而卒莫知其非矣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生初見之明如彼其後從眾之意如此耶此愚所以不避譴責僭伸尺喙以罄其芻蕘之誠唯

先生以理揆之勇爲撤去非唯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習俗之謬抑亦可見先生之不以人廢言矣抑愚又有說焉夫地之靈者莫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張文靖胡文恭鄒忠公諸賢正毘陵土產之英靈有舊祠庠隘弗稱卽於此祠而祀之不愈夫無名氏之鬼乎程子曰除神祠而民爲善斯言也雖質諸聖人在天之靈亦何疑哉夫如是而或獲戾於鬼神者凡加於某之身無悔區區僭越唯先生察之

又上盛教授書

某比見地靈祠設夫婦之像恐未合禮竊嘗冒昧有言欲裨明見亦庶乎他山之助耳或有謂予者曰怪神之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蓋不易語諸人也夫地靈之神其匹偶有無未易窺測若果無之則儒先君子必嘗論說今吾子以一介之微言雖屢中又安足取信於人也僕聞之旣謝不敏退而考諸於五峰胡先生之論南岳曰世俗爲廟貌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之甚厥後北溪陳先生

又從而釋之曰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垂旒端冕且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也然則土地之於山岳類也像貌之設已爲不經況復加之配偶乎唯先生撤而去之以祛眾惑其有未喻者乞以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況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未嘗有匹偶何物地靈而獨有之乎稽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決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其千慮一得之愚唯先生垂察焉

于周侍御作顧元公祠堂碑書

某毗陵鄙人也逃難異鄉百事疏懶惟好古之念根於其心老而彌篤遇有感觸奮然欲爲力雖不足亦必假手於人卒於成而後已今有一事復因人就緒敢具述顛末爲閣下陳之某僑居封門適與顧元公之墓相近地方五六里俗稱顧榮墓是以知之旣知之數往弔而問焉夫公晉之名臣也其勳業家世詳見史編元帝



大興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官迄今凡一千五十餘年碑文雖缺邱壠尚存土人以其地如鳳形名鳳皇嶺前有二墩峙立左右叢祠一區爲鄉奉嘗之地其來遠矣近有無知之民舁置土地神塑像數輩列坐其中其荒謬淫褻有不可勝誅者以某一介之微莫能改作是用言諸長洲縣令周君君博雅而文方其視政之初力行古道故聞而喜之遂與某等展墓且詣祠奠謁屬某爲文告之曰何物地靈混此室處旣而令方議斥去淫祀整葺祠宇邑人張寔乃樂成賢令之志輸財效力唯命是從坊人梓工並手交作瓦甃之毀者易之棟宇之朽者新之像設供具門垣墓表靡不完好二墩各植梧桐二株名雙梧墩蓋張華嘗稱公爲朝陽之鳳及墓名鳳嶺故也月餘畢功令復躬祭祠下麗牲有碑宜勒文以發昔賢之幽光而周令亦牽聯得書然必求大手筆爲之斯不朽矣唯閣下碩德令望爲今儒宗典雅之文追古作者若篆隸之妙則雖秦丞相漢中郎並駕而趨吾不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兵革以來

諸老凋謝所謂斗南一人而已惟閣下追念前修賜之述作并爲揮灑使刻之堅珉則詞翰兩絕焜耀邱壠將見士大夫爭先摹寫以廣其傳則元公之勳業聞望益著於青史之外矣某又考諸南史晉武帝禁立碑表著於令甲至元帝時驃騎主簿請恩葬舊君顧榮請爲立碑詔特從之然則今閣下之文繼美千載可謂無愧焉耳如某區區龜巢在往歲猶蒙黼黻矧斯文之傳有裨風化閣下豈不樂其美耶此某不揣僭越拜書閣下意閣下之必不卻也輕瀆崇嚴不勝悚息

上王總管正風俗書

嘗聞豐山之鐘霜降而鳴說者謂氣之相感理或然也今某一介草茅覩吳下風俗之壞扼腕切齒不忍隱默敢請爲閣下陳之蓋以閣下得天地之正氣養之於身施於政事故區區狂直感而有聲猶豐山之鐘也唯閣下發號施令行諸郡邑必能誅鉏淫穢一洗污俗振其氣之餘烈也是氣也在天則爲風爲霆爲秋霜烈日

在地則爲草而指佞犬而咋姦豸而觸邪歐陽子所謂天地之義氣而孟子所謂浩然者也夫以閣下之清非秋霜乎明非烈日乎政教號令非雷厲而風飛乎如某者氣稟曠直疾惡如仇蓋亦似乎指佞之草咋姦之犬觸邪之豸也吁昔孫叔敖殺兩頭蛇而陰德之報位至楚相自世俗觀之敖之殺蛇戕物命也殊不知除一物而免眾人之害德莫大者也今日之事正類此物故復舉此以破世俗之惑罄一得之愚唯閣下察之

賀何州判到任書

某客居江浙帶經而鉏六日鄉之父老過余曰兩年吾州以州長之賢民用復業今又復得賢州佐其仁其明必能盡除煩苛使田里無歎恨之聲矣余居此飲婁江之水是亦婁江之人也可不喜乎可不賀乎余曰倅方下車曷知其賢曰吾聞之居家能敬其親居官則敬其同僚遇文士則敬武士則敬緇衣黃冠醫藥卜筮之屬咸禮貌之微而阜隸亦善遇之又微而蚩蚩之氓伏庭下訟曲

直者亦謹以三尺法裁之未嘗厲其聲怒其色也是皆敬之存於中形於外如此非賢而能之乎時某樂聞其說因念先民之言謂能敬必有德以治民而民必被其澤矣旣而入州以父老之言詢諸文武醫卜緇黃之間無閒然者至於搢紳月旦之評道路輿人之頌比前所聞者尤加詳焉是誠可喜而可賀也然則一州之人今被其澤固當爲一州之人賀等而上之澤及一郡則又當爲一郡之人賀等而上之敷厯臺閣羽儀天朝可爲斯世斯民之幸者未艾也唯一念之敬始而終之君子勉焉

與陳翰林子山書

某丙申冬逃難吳門逢人問閣下出處云嘗爲浙東路之憂後二年聞居翰苑深用爲喜近於唐彥博處又喜知爵位之崇道德文章之盛每誦一代不數人百年幾見之詩馳慕而已某離鄉六年備厯艱險年今六十百無所成獨與兒輩固窮未嘗失其故步也比來目昏耳聾鬚白如雪惟髮尚有黑者則其狀全類杜公可

笑可笑鄉人多無噍類而某一家數口幸免溝壑特未知將來何如耳茲因胡宰行謹此問訊即日秋高伏唯善加保愛亟秉鈞衡以福天下

上周參政正風俗書

某毗陵賤士也曩歲以避兵來吳閣下時爲郡主有所控訴俱蒙接納由是知閣下爲能聽言爲能下士常懷野人芹曝之獻而未能也今閣下參秉鈞衡爲國柱石以斯世斯民爲己任吳人賴之若子之有慈母風雨之有夏屋別妍媸而有鏡較輕重長短而有權度也況閣下不自有其明下士之勤吐握不倦聽言之切詢及芻蕘某雖老無能爲視舌尚在豈終無一言以效芹曝乎然國家之事錢穀甲兵則既有人籌之矣講求法制亦有人矣薦賢舉能又有人矣特吳中風俗壞於浮圖氏之不肖者曾無以及之某敢爲閣下直述之夫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故禮謹大婚詩

首關雎易著咸恆書載釐降聖人慮天下後世深矣彼佛之爲教雖有異同然以淫爲戒亦甚至切但今之浮屠玉石混淆所謂不肖者乃僧中之羅刹佛氏之罪人無別無義之禽獸也某處某等之徒未易枚舉姑以目前言之某以堂堂住持之稱搜牆而妻桑中之妾駢集方丈行窩旁觀往往唾斥怒罵但未有言於官者耳同衣不敢言之教門之鄉里不敢言之恐其怨詈也上司懸隔而不聞州縣置之而不問是以恣其荒淫而了無忌憚遠近效尤淫風大甚良家子女蘭鮑俱化良可惜也愚惟狂直不忍暗默然某本異鄉之人區區僭言殆猶西家之犬吠東鄰之盜使其主因吠而警且能使家眾捕之亦庶乎救其所失不然則吠爲徒然且祇取憎於盜耳今閣下當路於吳非斯民之主乎有司非家眾乎治其人使返其尤物而風俗還淳非尚能救其失乎以閣下之明必不使某爲徒吠之犬而徒取盜者之憎也惟閣下察之或疑浮屠氏不肖者多莫能盡治是大不然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風行草偃如響斯應有不待家至而戶到也昔明道程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爲本然則區區所陳不爲細故惟閣下采擇賜之施行非言之幸斯世斯民之大幸也

與劉旭齋書

某三復誌文皆達生委命之言不彫斲不文辭深用敬服謹依命微潤飾之但遷葬二親不宜說以便省埽亦不宜泥風水之說也啟敢而遷庶合古制所謂以家學授受而姪子領鄉薦乃家庭盛事宜特書之至如流寓崑山亦紀實也若孫某必書在某處不然則有其人而不知所在是闕文也以術數二字易相者之言則虛中之說前後相應又見公精於虛中一室之言而免議者有多惑之誚所需挽詩未能措手題小像數語方爾腹稟續當納上若夫戒酒一節未喻高見古人居喪不得飲酒食肉然必曰五十以上血氣旣衰須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然則酒肉乃老者之不可無也今年將八十正宜以詩酒自娛盡其天年死無所憾戒而不飲

非惑於罪福乎若以戒酒爲盛德事勉而爲之則古之聖賢皆欠此一德不然何老癡如是耶望不以人廢言亟請呼麴生以永朝夕重九日僕當折菊一枝攜酒一壺并作活祭文詣前爲公洗胸中凝滯也

與孝章殷君書

相去纔一舍地不面動經半載可勝馳情比聞足下以名俊而往如玉抵鵲深用慨歎旣而知有傭力者代之得不廢種學績文之業又深爲之喜也某嘗謂士生斯世固樂於得時行道然有命焉非可力致當此之時苟能有一畝之宮可以棲息賣金買書教子共讀客至沽酒劇談古今真樂事也左近朋友唯足下洎子英袁君公振馬君朋南執中二趙君有之幸足下勿以細故少沮而遽改其樂焉某於二十年前固嘗樂於此矣今茲窮途不復可得家累百六十指借屋而居仲春以來風雨連月頽檐敗壁溼薪破竈視累輩若有不豫色者某賴有陶詩一卷可以自娛且時與樵歌

漁謳更唱迭和乃釋然无纖芥之累於胸中也諸友人會閒煩以前所陳者告之使樂其樂旭齋劉先生無諸君之樂者則以漁樵唱和邀之亦必樂予之樂矣僧廬十絕先乞示教

上何太守書

僕本毘陵人也寄跡吳下於茲有年竊聞賢府侯以清靜治民廉明之聲洋溢千里凡民得以安集於二天之下者爲幸多矣僕雖窮居一室從事筆耕然日與田夫野老爲伍而知其休戚焉比者欽奉綸音大赦天下聖恩汪濊物無不沾而斯民之幸尤多詔曰罷敝之民何以紓之又曰民有不便有司舉之觀此足以見聖天子憂念斯民之心如此其切託付有司之意又如此其重也由是田野之民懽欣鼓舞意謂疑有闕文痛入骨髓又有增修水腳之患譬如久病之人舊疾未愈新病復增何可當哉奈何里胥催徵急於星火飛芻挽粟夤夜不停捐捐無吐氣暇雖欲赴訴於甘棠之下不可得也況能訴諸輦轂之下乎如某者以筆代耕田無寸土於

官賦重輕本無干預然斯民困苦之狀日慘於目嗟怨之聲日聞於耳誠有所不忍者况聞賢府侯吐握下士子愛斯民輒敢以芻蕘之言上達台聽是猶豐山之鐘霜降而自鳴野人之芹愛君而持獻也一誠如此餘無覬覦以大人君子上以體聖天子矜恤之意下以察疲民疾苦之情鑒僕愚誠恕其僭越特蒙采擇賜之施行使困苦之民得以蘇息愁歎之聲化爲謳歌將見太史氏以循良之政登載簡冊而僕亦當襦袴之謠與田夫野老歌詠於郊野閒矣

呈府侯書

嘗謂國家更化務從寬大以安民州縣承行貴在申明而無弊事既有乖理宜陳說見奉詔書內一款節該民間有不便事理該載不盡者有司明白申舉輕者中書省卽與施行重者集議聞奏欽奉如此切見崑山州歲解秋糧八十餘萬石舊年本州遵奉上司所行每糧一石起科水腳米一斗各保人戶赴京納糧其所用水

脚俱係自行出備當時有司失於申明上司優免開除兼之張氏以來比於前元多增糧額民以窮困輸官不敷今加水脚其數愈厚不能辦佃致令催糧里長人等破家蕩產累加杖責監比囹圄受罪數月逃亡縊溺者不計其數直至今年八月欽遇赦恩才方釋免切詳上司允行每糧一石科米一斗既是明白水脚蓋以人戶赴京送納遠涉江湖艱難重費以此糧米爲稍水船脚之用其理顯然上年官司所收不見如何用度重徵於民未經定奪開除況今洪武元年見奉上司明文起料船科令佃戶自辦人船脚力送納官糧又每石收銅錢五十文及以官糧二百五十石起科水夫一名赴京畿漕運司應役上項元科水脚糧米有司一槩征收使民不支給官無用度非上司允行之意人民受害下情不能上達良可哀憫若不建言又慮今歲糧米必到拖欠負累官府人戶逃亡不無荒廢田業關係非輕其他州縣事亦一體如蒙采覽備申上司詳議爲民除免以副聖天子憂恤斯民之至意公道幸甚

蒼生幸甚

與孫彥民書

伏覽題顧元公祠堂詩語皆事實且以辨斥淫祀表而出之非苟作也筆之懷古錄中歎賞未已忽州人鈔示禮部符文行乎有司禁止淫祀且令取勘忠臣烈士之屬載諸祀典皆奉制集議而行實爲聖朝更化之盛舉忠如元公真宜廟食第恐里社之人不知東家丘之可敬不爲申報良可惜也望先生借重一言詢諸郡邑必合於祀典載之有司歲時之祭將自茲始庶不負朝家之美意又恐革命以來巫覡之流復以妖象混淆煽惑愚俗軍民樵采或不知禁更乞上陳督府旁及郡縣請給榜文嚴加禁約尤見先生之仗義也元公在天之靈蓋昭昭耳某本合親奉周旋適病齒痛劇其頭涔涔然寒熱不可以風故不能前然視舌尚在且有知己者可與之言故不自忘僭越而覲縷也惟先生不辭緩頰之勞特賜發揚公道幸甚元公本傳就用緘去拙詩奉懷別楮呈似一笑

慰顧衡喪父書

莫春承命先君書首敘別懷次言羈況驚虞憂患靡不詳悉所喜舊疾新愈唯手顫不能作字又曰顫定更寫詩寄可也時余以來人便回口占一律用代答簡豈意五月六日遽聞捐館初疑謬傳未以爲信又細詢之始知大故果爾不覺老淚之溼衣袂也區區友朋猶此慘怛況爲之子若孫者其鉅痛爲何如哉然孝子之志宜以後事爲急顯親爲務如刻銘紀德瘞骨歸山及以遺橐可傳世者鏤板而刻之如此則先君子之亡猶未亡也僕以衰老弗克蒲伏往弔竊見張司業以詩寄韓吏部勉效一篇以陳薄奠因敢僭越相告如前所云諸季洎令子諒惟孝心所同各冀節哀順變僇力遺事以盡孝思之情臨書淒楚至禱

與陳彥直書

古人有言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嫌疑之地不可不慎眾口鑠金不可不畏今執事欲以臨濠倉屋就宅上爲之意在招致

同役鳩集梓工朝夕相與規措監督而成就之至如供給飲食收拾物料亦得馳驅臧獲輿隸之人爲之效力此固忠厚君子之心公家之事視如家事也然以嫌疑論之則類乎納瓜田之履整李下之冠知幾君子可不避乎數日以來事未作而行道之人已有萋菲之言況他日乎吾嘗詢諸執事之骨肉至親及宗族姻眷朋友相知者皆曰誠有可嫌疑者如前所云但恐拂執事之意不敢直言不敢強諫退而論之謂猶可更張造作之地如郊墟陳渡橋等處鄉鄰接境密邇同役執事領袖於彼使佐貳者各任其責工匠者各展其力凡一切所用錢物公同出納明白簿書如此則不根之言無自而生矣或於公務之隙歸理家政亦何不可斯言也雖出於眾人之口實合乎老夫之心是用筆之簡牘以告執事蓋亦恃平昔相愛相敬而以忠告朋友之義如此勿謂潔已奉公無可爲其謗者昔周公聖人也而有四國流言樂羊子賢士也而有盈篋謗書況今俗薄其嫉妬怨憎搖唇鼓舌者所在而成羣苟

無術以止之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慮哉可不慮哉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始而不謀後雖噬臍恐無及矣區區僭言切希恕察

與許鈞善書

春初承諸名勝惠詩蓋以社櫟無用之材或可致壽而忘其蒲柳之秋也知感知感自是音問曠絕不審動作何似可勝懷仰區區徒居橫山日與野翁溪叟班荆坐談或泥飲擊缶更相唱和以爲娛樂餘無足觀可言者數日前久雨而晴出門野望欣然見百穀稔熟遙想吳淞江西溪沃壤秋風穰穰黃雲滿目真可爲先生告吾兒森得舅氏新田四五畝耕以藝秫度其所收亦可釀臘酒作糗粒以充其親之老饕若先生之家豈不十倍於此倍十之喜亦可知矣干墩諸故人煩問訊并致豐年之賀臨書馳系

與袁子英書

比者周履常來承手誨具審起居安吉諸公多星散所喜孝章教

諭遠歸及有提舉余先生寓同里閉相與講明古道或倡或和時以爲樂某違距幾三百里恨無縮地術以同其樂也如景仰何如景仰何曩聞欲著書以究事學之蘊其他述作必更肖之示教一二可乎吾儕道同志合雖各處一方苟能於文字閒以古道相勸交相責善視連屋不相往來與夫往而蔑可語者遠勝之矣俞先生未嘗參拜莫敢以此情告公及秦盧殷熊諸契家念僕舊交勿棄老謬幸賜警策則區區未死以前皆可以與聞古道之日也某目雖昏尚可以強觀大字書耳雖聾亦可以聽人高聲語但健忘絕不能記或欲作一書閱數日而不能成既成而援筆欲寫又爲茫然嗜學之意實未厭也唯諸公念之春晚寒暖不常切冀爲斯文慎重

與京口俞伯鎮書

比小兒去丹陽以倉卒附舟不及書問及歸乃言嘗至瓮城以塵容俗狀羞去謁見卽日仲春計唯天相斯文動止迪吉朝夕遊從



或山歌野唱以適其適餘無足與故人道者西望長江馳系而已  
公居泮宮必多著述不鄙老謬尚希有以見教近聞丹徒令君死  
葬魚腹蔚有政聲區區恨不得其姓氏事實之詳筆諸野史敢煩  
高弟錄示可乎本官遺文暨諸大手筆之所記載尤望示警吁喧  
啾百鳥中忽見孤鳳鳴識與不識者皆樂爲之一聞耳末由會晤  
更冀珍重

答熊元修書

頃辱賜詩及書其詩所以開釋老懷者多矣其書辭詳悉如聆面  
言然皆辱追理清事非世俗寒暄之問而已蒙所跋雷震事言簡  
理明殊有警策辨惑編未到書府不知陸沈何地今再用一冊與  
鷗盟文送上此文命題蓋子虛烏有類也繆悠之談苟合雅意使  
老夫亦得挂名鷗社中不亦可乎愚見以聞叟易野叟之號名實  
相稱且人皆得以稱道耳比聞寓舍有鬱攸兩番之厄而郎固且  
爲萬里之行懷抱欠佳然君子處困而亨乃爲曠達況有小令郎

幹父之蠱朝夕侍側足以爲娛此意此言唯先生然之如某者自  
去秋爲凶人排陷嘗繼以重疾人皆危之賴天之靈復延殘喘由  
夏而秋村居放適數日患痢自謂必死僥倖又不藥而愈亟命兒  
輩執筆口授答諸公春首之書及盡償隔年詩債先生聞之必爲  
我一大噱也

與姪僧德藏主書

汝七八歲時父母鍾愛因汝父好佛欲令汝爲僧身雖在家已僧  
其首教汝讀論孟卽兼佛書垂及成童遂命從釋汝母泣而從之  
時優曇師爲汝祝髮授以五戒及汝侍靈隱竹泉師法席果若之  
費罄汝衣鉢汝父且竭力繼之蓋望汝爲釋門偉器至如成佛作  
祖說法度人皆汝父所望也不幸汝母先卽世父亦客死於兵俱  
不能見汝特達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今汝汨沒固時之使然兵途  
數年竟不復檢點其身奮厲其志質質焉甘於葺闕豈絕然不記  
憶汝父之言耶近聞去金陵謁西域高年之僧受戒而回吾謂此

行在庸人則爲可喜在汝則爲可笑蓋庸人昧理有不知姦盜淫  
妄之非或酗於酒一旦受此五戒遵而行之變惡爲善是可嘉也  
汝自幼爲兩名師弟子豈不會授汝之戒乎抑西來之僧不以瞿  
曇爲宗而別有所戒乎不然則往年之戒卽今日之戒受而不持  
徒爾僕僕是可笑也吾嘗見佛書說父母劬勞四恩之一也凡學  
佛者在所當報不知胡老僧曾語及否吾聞汝於二親烝嘗及俗  
禮掃墓等事皆不爲之其心必曰古禪老有言一子出家九族升  
天是爲大孝唯恐未能盡出家之道不能度九族之人負乃劬勞  
爲人訕笑以爲豺獾之不如於心安乎余近者一病幾死日來稍  
愈恐旦夕溘先朝露則斯言無復有人告汝故扶憊援筆布露肝  
膽慎勿諱疾而忌醫蹈前覆轍父母所生二子汝兄早歿唯汝獨  
存春秋祭祀奚忍從汝而絕耶似續之計老不可爲若釋門祀奉  
之禮汝亦可爲否則奉春秋祭掃隨俗禮以終其身亦庶不忘罔  
極之報云爾若夫修行之道非吾所知想亦當先務點檢其身奮

厲其志持守戒律由粗入精水到渠成何所不至誠能如是乃不  
負汝父平昔之願也汝其勉之予生平業儒故不事佛使其爲僧  
則衣佛之衣學佛之學凡與汝所言者自當力行幸勿謂言耄而  
忽之

與蘇性可書

中秋前一日淫雨喜晴晨起坐盃牖下焚香瓦鼎三復魏公百韻  
詩追念令先君面諭之言雖隔一宇宙猶昨日也感慨之餘書數  
語卷末謹用納上以今觀之前輩如瞻翁先生得正大之學卓然  
不爲異端紊惑者蓋鮮矣幸而象賢有子又篤生磊落振拔之孫  
又有姻眷如伯遠兄者相與矗立交相勉厲視百家妖妄邪誕之  
說如鳩鵲夜唳唾罵斥逐不一動其心此僕所以愛之敬之與三  
俊爲忘年交也數日來抱疾待斃百無挂牽但恐兒輩於失怙之  
後爲鄉俗所移或違治命吾死之日三君子有能爲中流砥柱者  
乎伯遠洎令嗣偉正同此致意頽憊不克親書必蒙照察

與蘇州吳趙二心友書

今春曹德聲去嘗致書二妙隨得報章知中行避地海濱蓋亦離羣而索居也時老夫多憂患中聞之爲之悵然荷執中垂念不遠三百里欲賜見訪此情豈泛愛者可同日語哉某二三年來父子遭迍有不忍與故舊言者前年秋木爲縣學訓導冒嫉者以擅自離役訟之受笞五十斤爲編氓去年暮冬忽分憲於案牘下求疵府司官曹俱被罪責而木復加五十五杖發鳳陽屯種時某以臥病不能爲之聲訴痛苦而已抑鬱而已其從弟送行至正月中旬負疾而歸醫救月餘屢瀕於危老夫平生惡況未有如此時者既而病者弗藥老懷稍紓方擬抱牒赴臺閣之下以鳴其不平承郡守以毗陵志書付託辭不獲命自春徂夏黽勉校正疲憊之軀如墮膠漆每一思之涕淚交瀉如此又兩月之餘夏初志書甫完乃盲左目雖可見天日如隔煙霧由是杜門藥餌又復經月恐雙目俱瞽則此志不伸此子不復能救矣於是奮不顧死力疾詣憲府

陳詞仍以惡詩傾寫舐犢之情賴臺上下如秦鏡並照灼見肝膽特賜哀憐信宿之間上徹天聽欽蒙玉音放木歸養半年陷阱一日得脫於七月初三日到家老夫先歸兼旬其抑鬱痛苦積於懷抱者方若冰釋矣然則非上天有以相之不能也非祖宗之遺澤未泯亦不能也顧區區力援其子以盡爲父之道實斯文啟迪之力爲多二公吾斯文骨肉視木如弟姪者其受禍必爲之憂苦其蒙恩亦必爲之喜懌故歷敘顛末用徹清聽不自覺其覩縷也拙詩就呈事亦槩見凡知己如元修子英公振鈞善諸先生就煩舉似或者有以見教則老夫得歌詠爲樂其幸多矣蓋平昔樂於讀書今以目疾自廢但每日飽飯熟睡有無猷爲亦無可樂者唯樂此一事以待斃耳未會閒唯二妙德業進修幽真養福下情不勝至禱不宣

答許鈞善書

中秋後一日翰墨到手甚慰馳思且知三書渺茫垂念愈切蒙薦

館地且玉其成鮑叔之知何以過此但某年既耄矣某子如死而復生者有菽水之養矣苟不知止貽笑老聃亦違我聖人貪得之戒矣佩服重言敢不聞命方竹杖甚嘉受惠感激承問吾兒其事見於送趙書中皆鈔去先生視之必爲之感而喜也

答管伯齡書

一別十年相去幾二百里非唯會面之難而書尺亦不能寄清風明月未嘗不思玄度也世美上人自錦里來歸得手札并佳章情誼藹然文藻爛熳足見德業與年齒俱高欣羨羨婁江之東詞林獨步又安得尊酒細論如昔年終日竟夕之娛乎然昔人有言心親則千里晤對矍鑠二老扁舟往來不消十數日程相與訪諸故人於三江五湖之上以適其適真吾輩餘生之樂事也歲晚有興當踐斯言奉和來詩聊抒情愫鄙陋之辭發一笑耳令嗣過庭煩道前悃金陵往還過做寓白鶴溪上可乎兒輩曰木曰森皆爲農橫山之陽廢學可恥蒙郡守過愛舉充江陰縣學職固辭不獲

去有日矣其如居者壁立何故人垂念故及之餘不一臨素無任馳系

與盧公武書

前歲殷文學再赴咸陽持至佳作且極談幽貞之吉甚慰馳想今年春得袁子英先生書乃知公車入鳳閣而演綸之筆已在手矣可嘉可賀即日諒唯德日益修道日益隆而文譽日益以著從子林到京問起居并以拙詩一小編呈似蓋有學子王尚綱者將欲刻書無鹽出醜鄉里於予舊橐中摘出一二類而編之敢望痛加刪削賜之序引則庶或不爲醬蒙矣往者懷古錄辱有紀載今亡之原橐若存乞更鈔示區區綦花手巾并固碑一本送上希領意歲晏更冀爲斯文慎重以迓春禧

與陶孝思書

比月旦鄉飲而別滿望執事與郡庠諸友同過鄒墓以陪賢太守及官僚之屬同爲祭埽不審胡爲不來也夫鄒忠公爲道學君子

天下共賢之在昔學有祠墓有亭郡守教官歲有祀事二三十年之閒遺文尚存非謬傳也然豈特鄉郡如此哉凡其平昔過化之地莫不尸而祝之唯近歲以來郡中之祠亭俱燬奉嘗之禮寢爲廢缺今府公舉茲墜典斯文有光較諸弔萇弘樂毅屈平田橫諸先民者莫不躋歟是行也雖道路之人猶有興感矧學士大夫好古而尊賢者乎某於五月七月閒有拙詩二首茲用錄似蓋以執事相知而不哂其迂相契而不責其僭必能倡率鼓舞賜之述作若郡博士先生及周儲二妙見之亦必翕然揄揚以崇先哲縣學諸名勝聞之又安得不盡從而作興耶展墓之行想能有日而又當持一杯以陪沃酬區別有僭言庶得面盡矣不宣

上武進縣樊大尹請置先賢祠書

某嘗聞古者祭鄉先生於社蓋祭社以功而鄉先生以德而預享焉崇德報功其義一也近世祠鄉先生於學宮是亦附祭於社之遺意其禮顧可不重歟姑以武進言之若我胡文恭公張文靖公

鄒文忠公霍狀元乃所謂鄉先生之表表者前知縣江右董公繕修黌舍嘗置祠文廟儀門之左欲於此祠而奉祀之以秩滿而去遂成曠典今明府視政之後闔邑之事大小畢舉特此一事偶未之及然而事雖至微實係風化如蒙卽此祠宇修設供具奉崇先哲尸而祝之使邑人知所向慕必有過祠下而嘉歎之者曰今之山川猶古山川也今之學校亦古學校也士生斯邑苟能如前人之賢爲世師表亦得享無窮之祀矣由是而感發興起奮厲激昂風聲氣習渾然而化又安知不有胡張鄒霍之賢相繼而出耶愚所謂事雖至微而係於風化者也惟明府不以老生之言爲迂而以國家之風化爲重舉此盛事以厲風俗斯文幸甚鄉邑幸甚

答崑山袁子英書

七月望正鬱乎苦熱忽承六月廿四日書及聯篇述作逐一披玩快然如清風入懷如以金井水灑面醴泉甘露之沃煙火肺腸也繼卽付小兒林達張溝南近林自郡庠來歸云學中諸士友同觀

蚶盃之詩不勝稱羨想希尹得之玩味賞識其快意無異於老夫也某白首歸里故舊淪沒唯希尹相知爲深若思賢錄一見卽欣然助楮板百片且將率好事者刻之想執事聞之亦以爲喜故用語及又有一事不避譏笑專此干託學子王著欲以龜巢橐籥梓因摘數十篇與之名曰摘橐愚意辭篇雖多不能盡出醜耳然必大手筆如提舉平齋余先生者略爲序引若右軍爲戴山老嫌書扇則非唯價重當時而名亦爲之不泯唯執事玉成之某於此先生固未嘗有半面之雅去年冬嘗蒙惠詩以光衰朽乃執事過愛其亦從而愛之今之求文諒執事一詞之賜必可得矣他日當專持瓣香因徐見孟以鳴謝悃餘有干瀆別楮具陳鈞乞畱意朝暮閒拱候報音辰下雨涼伏唯講貫之暇多有著述示教一二尤妙東望玉峰無任馳想之至

與賈教授書

昔郡庠祠道鄉鄒先生祀享而學官復有墓祭自宋而元未嘗廢弛今吾郡博士未蒙舉行蓋兵革之後學校方興前此或未之聞也區區老生用敢饒舌幸勿以人廢言與周儲兩助教議之特賜修舉則某亦當采薇橫山挹泉龍井扶僊駿奔以從諸公之後矣茲有口占并以思賢錄送上惟講貫之暇電目賜覽必有佳作如前輩發先哲之餘光也瞻奉在邇臨風書不盡言

與鄉友鄒鈞顯論合祀忠公書

嘗聞盱江李太伯之歿家無子孫其鄉邑學校葬而祀之祭祀不缺也柳耆卿客死襄陽羣妓合金而葬每春上冢謂弔柳七至今而爲美談吁以太伯規吾鄉先生鄒忠公之賢有閒矣況柳卿乎夫忠公程門傳道爲一代名臣且嘗以羲文周孔之易論孟之書發明妙理垂教百世郡有祠墓幾三百年不幸因元祐以來有非其種而爲似續佳城毀滅殆盡繼以陵谷變遷蕩然無遺去年冬賴有賢郡守率僚屬墓祭碑之朴者植之樵而牧者禁之庶亦無愧太伯之郡邑矣第吾黨儒服衣冠未嘗持一觴以澆墳上之士

視曩之舞裙歌扇反不及之區區老生感今懷古可不告諸文獻  
故家乎唯執事乃故家之傑出者也顧某嘗以忠公之盛德大業  
洎諸賢士大夫紀述之辭錄爲一帙名思賢苟能板刻而傳使觀  
者知忠公之賢如此則其高山景行之思駿奔邊豆之敬自有不  
能已者景鄒有亭顯忠有菴皆無異於古人矣夫如是則斯文之  
光鄉土之榮風俗之厚且美爲何如哉昔人有言曰存則人亡則  
書蓋書存則其人之亡猶不亡也

與詹伯遠書

前兩年宜興許主簿六月送炭蓋其知范叔之寒預爲之計今足  
下於此月惠布蓋與許公之心同於一誠也老夫雖嘗以小詩謝  
之今衰嬾不能措一詞然此心感荷實不能忘知己者必以情恕  
非簡慢也近得江陰張希尹都事蘆屋篇謹用緘去此老語不過  
諛而意有抑揚足下宜識之餘人所作尚未到手惟可賢父子佳  
章毋吝見示老夫自月旦到陳館代子訓蒙稍暇則以古今名人

之詩長歌短詠自以爲樂殆猶曾皙之嗜羊棗也可笑可笑辰下  
暑而涼唯樂歲優游安享清福爲慰

與李石泉書

某寓此寂寞濱日以吟嘯自娛過客多望望而去有如一泉近仁  
至則閑坐片時語及吟事者蓋絕無而僅有也所需拙作令學子  
錄去諸人視之必有笑吾輩所好如柳下之鍛何足好哉然自得  
之樂難以語人亦不必強與之語也秋涼過此必畱一宿然庶得  
清風明月之夜傾倒所懷耳聞以一泉爲字久矣近獲晤言乃改  
爲石泉又欲以固本爲字石泉則爲道號矣某因足下去速不細  
論想所以欲改者必有人謂一泉二字奇崛且無出處是大不然  
夫一泉者謂一脈之泉自源而出非溢美之辭也若僭效古人之  
九淵及世俗所矜玉泉之類卻當改之況道號宜在晚年隨所寓  
而稱之不必拘拘於名字之義回示雅意當爲作字說去矣餘文  
縷述不宣

答袁子英書

秋閒領教帖及發至余先生敘文此蓋以執事過情之譽致蒙褒拂如此兒輩得之卽鐫諸梓老夫感銘於心豈忘所自哉今拙詩二首其一寫懷仰之情一以謝余提學并寄陽羨茶一裹惠山泉兩罌區區微忱煩爲轉達所諭毀范蠡祠不審果否鈔示之文又不知前輩遺橐耶今人所著耶毀祠於某年月日某人言之某人行之耶欲得其詳傳之郡邑使在位君子有所倣效是亦遵令典正風俗之一端也某因兒子木入杭代渠訓蒙陳氏閱三四月漁樵唱和無足舉似近作辨訛數十語將與館人行之錄去求教某詞冗長以其欲揭諸叢祠諭彼愚俗不得不然所愧不能言簡意明如古作者欲再得木居士等一二事引用其閒惟執事多識前言敢求批示某以兩目昏盲不克詣足下座下細論徒增馳慕而已余先生洎諸名勝同此請益卽日祁寒切冀安居養泰以壽斯文

答惠子及送泉書

一別兩年將謂假館華莊優游蔗境未聞移席縣庠也故昨者於學齋書中有失問訊茲承賜詩與泉水偕至不勝感激遂卽刻奉和以抒謝忱曰龍山只在片雲閒不到山中四十年多謝故人知渴想瓦瓶封寄煮茶泉一笑一笑學齋回更煩尋冰符之盟毋使山靈笑人寂寂也竹山詞久爲烏有弗克奉命歲晏末由晤言惟善保爲斯文壽

與曹師禹書

昨詣魁塾值入城未回絳帳之下矜佩仍集賢主翁代鳴教鐸清風穆如欣羨而退老夫藏穴如龜然亦有時蹒跚於西枝之西東洲之東如曳尾泥塗者近聞里中有孝感之事心甚喜之作小傳爲紀其實片楮錄上敢望與實翁德和諸名勝較論潤飾賜之詠歌庶幾觀民風者采摭亦可爲聲教之助云爾

與永慶雪心長老書



比承裏茗過寂寞濱間語言殊可人意且蒙以清節處士徵予  
文義不容辭然別後思之似難以畫竹之美遽用爲號嘗觀古之  
人以號著稱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若晉之陶淵明門栽五柳  
因自謂五柳先生世以其不事二君乃以靖節處士稱之非自號  
也陶弘景挂冠神武門歸隱華陽洞人稱華陽隱君後賜號華陽  
真逸唐之張志和待詔翰林以母歿不仕居江湖間稱煙波釣徒  
後賜號曰玄真子亦非自美也白樂天平生顯宦晚年放意詩酒  
自稱醉吟先生及與香山僧滿等結社稱香山居士而已宋徽宗  
以徐仲車不仕爲孝民栽木連理甘露屢降諡節孝處士歐陽公  
以劉凝之棄官歸匡廬作詩贈之有曰丈夫壯節似君少其後朱  
晦菴爲作祠亭扁曰壯節皆非架空立說也由是觀之曰清曰節  
豈宜自稱在他人亦不宜過情而譽之今王處士之家或有清節  
可愛之竹以寓名稱或與丹邱羽人爲方外遊卽以此意淡然爲  
號豈不躋歟今畫者鞠躬問道於師之像置諸卷首亦人所未曉

也是皆待公與之定論批示詳悉方可措手拙直之言必蒙領略  
秋暑尚熾惟安慎爲宗門自重稍涼趨見以謝先施并盡所懷臨  
書不勝馳系

答集講主書

八月初承書及詩乃知仁祥二長者一在九京一居濠上前聞陶  
生之言皆謬也誦詩驚怛而嗟歎之迨今未已惟高隱清修得大  
自在且與諸親友及密邇者游從如昨可敬可羨所論聽雨蓬海  
萃等作丁寧再四義不容辭俱昏耄無可人語茲用稟呈煩爲潤  
色庶不爲二公之謗蒙耳兒子林去冬臘月赴新鄭縣不得奉命  
若海萃之詩必得釋門善知識以上乘宗旨發揚方盡其妙非兒  
輩章句儒之所能也如老夫者亦德度想像而已淞南小隱卻易  
可作煩先得其詳方可著筆區區管見改日細論有恆公振諸吟  
伯求賦錢孝女詩煩介意取寄呂克明宅專望專望更冀宗門自  
重不宣

與林掌教請建先賢祠書

夫學校以明倫爲本育才爲務風化之所由出也如追慕前賢褒嘉忠孝節義等事樹之風聲使化行俗美則於學校之教豈小補哉汝今所職不可不知此爲先務也吾聞新鄭爲古名邑邑有東里子產故鄉宋歐陽文忠公之墓在焉此二賢者一爲鄭之賢大夫事見春秋傳等書不毀鄉校已有大功於世教況其有君子之道乎其一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力排異端羽翼名教配諸孟韓功亦懋矣凡過而知者當爲起敬邑之人可無桐鄉之愛乎汝今多幸奉天子之命領教茲邑訪求古蹟知有二賢理宜考之簡冊參之禮經告於當道請置祠學官是亦古者祀鄉先生於社之遺意也釋菜之文以誠以敬毋事繁文尤不宜世俗楮鏹如賄賂然其祠堂供具亦從簡古毋事華飾所費之資當割俸與諸生及賢士夫協力爲之慎勿邑氓之撓愚見如此未審諸名公以爲何如與熊元修書

昨者不以衰朽自棄往訪故人滿擬細講道誼傾寫素懷奈何以日之晷加以暴疾不如所願臨行辱厚餽不能謝別蒙諭淫祀雖以懷古錄薦呈亦不能面議攘斥之意悵然而歸連數日所患不痊暗室坐臥因思洪武初親覩詔條斷除塑像今彼無知之民不以顧元公忠盡爲敬而以俗稱金家神之類羣然土偶玉石混淆非唯循蹈覆轍有負前人且違今代維新之命宜於里中及守祠者示以禮法悉以屏除設木主題曰晉散騎常侍顧元公之神庶得上遵國典下息邪說豈不懿歟想先生以足疾所沮忿然於懷莫若告諸鱸鄉隱者等一鼓作氣仗大義而爲之不啻如摧枯拉朽耳某實以衰病不前此舌尚存豈容泯默先生與諸公必能矜察非爲是膠膠然也乃事顛末具載周左丞記中請稽考事實合宜而行慎勿爲狺狺吠雪者弛焉雲山相望願俟報音夜來兒輩誦佳作於孝女之事議論抑揚詞意古淡非泛泛者可比小兒求引年詩尚希賜教鱸鄉諸吟友二詩兼得尤佳瑣碎不及各書煩

爲引忱臨楮馳系不宣

與吳中衡書

別後第三日小兒以舟自無錫問津到令親蔣宅滿擬請判闈孺人與老妻兒婦輩少聚奈何如燕鴻相避悵然而歸然令岳母老安人在彼養疴賢夫婦必有問候之日望乘便過寂寥濱茶話以償所願鷗社翁所言淫祀愚意以執事寓居長洲難與里中等語鷗社輒脚疾雖厄健步或可以今古理法告諸鱸鄉隱者從容而爲之則無以異乎老夫奔走先後也尊翁挽詞並舊文錄上所領厚惠舉室知感同此申謝到千墩王有恆處更煩索引年集求諸公詩牋累老妻而下兒輩等皆囑筆問貴眷起居并奉相過之約區區懇禱不宣

與馬公振諸故人書

比到千墩蒙綈袍戀戀日與周旋弔死問生悉如所願又獲贊成思賢錄事欣幸佩德沒齒不忘但不得一登草堂連牀夜話荷執

事以目疾見憐弗責爾如仲昭甫孝義恭謹襟度恢弘雪蓬叟敬老愛客挺拔出羣其禮意皆溢乎款餽贈之外有可思而不可忘也南澗海萃二法師忘形而知心有恆濟民二契家愛敬而盡禮明善則篤親戚重師友才識兼進尤爲可喜相見閒煩一一道謝別後到陳溪逢人說項無不欣羨思賢錄命刊書者爲之因無梨板未得速成想中秋前王猷訪戴之日書成則借往晤言特未知病眼爲何如耳執事詩已編錄孝女詩於吳彥德處取至但欠伯齡先生等作尚有望焉諸公賜引年詩多多益善更煩發去中行兄處蓋熊毛諸吟友欲作故也老夫重改去慈竹軒詩尚冀羣彥以郢斤交斲付明善入卷無致爲大方笑仲安賢良彥清昆季同此致意不及另書

答袁子英先生書

性中上人來承問吾子早世以詞哀之以雞酒祭之存歿知感卽日莫春伏唯師弟風雲詠歸追踪古人賸有樂地老夫可仰而不

可及也自去夏以來目昏則見人不能識認耳聾則低聲語言不聞齒髮皆脫落幾盡日食糜粥殘喘僅存然此心好古不減疇昔時令小孫輩近立侍傍高誦原道西銘太極圖說等篇不忘素志奈有時以目前平地風波爲之驚憂恨不得與亡妻相從九原之爲愈也謹此奉謝并述潦倒之狀如前所云晤言無期切冀善保以享清福不宣

與姜天定書

前者得挽詩二首吾子冥冥中必知感高義老夫亦知所學非舊阿蒙但不克一相見與細論不知近日爲醫爲儒專於何業少暇可過潞城與小孫同到橫山啜清茶說淡話就煩刪擇舊橐類鈔別帙蓋年來兩目昏盲謄錄者字多差誤得正是之庶免後人之笑耳有一館地就議可否寒家雖遭兩喪皆不用世俗所尚之禮足下之來無勞虛費夫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古之通義也但近年朋友道喪不可不講風俗甚薄宜敦勸之

若吾友吳啟之父子王季高叔姪令弟周輔等皆平昔有見識者有議論者聞吾輩講古今必得輔相激勸以篤人倫以厚風俗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請誦所聞以速其行老夫衰頹不久於世遲則不復論此古道矣良可惜也偶有謝新鄭張宰一詩錄去過目觀其仗義如此薄俗之敦亦庶幾焉

與袁耕學書

比在豐山四十日凡新知舊交青目願盼赤心解紛指迷途挽頽波者皆知所自也況飲食交歡禮意俱隆老夫與子姪輩感銘心骨有難乎筆舌盡者會閒煩一一代謝六月朔到家布帆無恙但病目赤爛兩耳益聾殊覺厭世苦友文齋扁煩先生爲之孝女事政宜上旌善亭表著以遵令典以厚風俗且移文立傳事合詳明宜大手筆爲之吾輩當從而贊美可也姓名年紀歲月日時得批示一知尤妙即日暑雨希倍加珍重爲斯文壽

與俞彥智書

昨到崑山故舊中如耕學先生靈光歸然新相知者皆可人意唯執事削去邊幅能仗大義能勤小物能刻畫無鹽以銜其美老懷銘感之死奚忘兒子及孫感亦如之兩文皆納上幸恕稽緩即日秋暑諒唯起居安適酒邊清興必多然狂客之號但當風流如賀季真以稱其名至若滑稽太過或笑中有刀以詒後患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聖人於三百篇中垂戒如此宜深察之老夫託厚愛饒舌再四蓋區區如愛美玉恐污於蠅聲發於心不忍緘默幸毋責焉坡翁詩案曾蒙許借望付至小孫輩一覽秋冬決當奉納臨書懇禱

與海萃講主書

崑山延福僧舍中面獲晤語知平地風波所在有之達人大觀必不芥蒂於靈臺也會後抵里不及言別想已還滙溪安穩清適老夫以思賢錄刻完追感王仲昭處士獨成其美義不敢忘今以此書一部送置靈几吾友於宅務之餘不時誦讀以忠義視爲規式

黽勉以循蹈之則先尊深爲眾賢之喜也楊子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惟講誘獎勵以玉成之醉琴賢賓主續當印去懷哉昭甫無任悵惜

與俞茂本通政書

昨到崑山得傾蓋如故者數人而執事開誠心論古道片言隻字商略可否其謙益有過人者遠大之器豈易量哉況飲食餽遺禮意兼盡使老夫及兒輩感佩而歸未知所報嘗浼作亡子挽詩必蒙畱意望付至以光泉壤區區贈無逸一詩煩爲轉達令親雪逢高鄰仲名會閒呼賤名致謝即日秋暑更冀節哀慎重以終禮制臨書馳系

與張子才書

曩歲承艤舟東郭知老夫坐分鷗沙賜以專席奈交臂而失侯歸帆者兩三月而後已去年秋亡子辱諸哀輓之詞小孫哀爲一編名幽光錄今年重九爲子泣而誦之且曰公有一詩別楮見寄乃

令再四高誦使子泚頽芒背想吾兒九原感恻亦如是耳緣來詩  
初到之日病目昏盲致使明珠暗投不會答片言以鳴謝臆殆若  
忘故人綈袍之高誼其過奚文其過奚文自春以來衰耄益加公  
聞之必哀矜而弗責也次韻一詩聊抒情愫并想像肥遯之樂而  
嘉之餘詩用以見老況如此之忘薄俗如此之甚請與野居先生  
過目同登浩歎晤語無期東望不勝馳仰唯高隱自重不宣  
與陳彥直書

去冬見安道蒙玉成思賢錄書板常恐如畚土爲山功虧一簣死  
不瞑目今完矣印去一部以踐吾言候有暇日巖電一過則先賢  
忠孝之道足以私淑授兩令子亦可爲進修之助焉聞尚綱諸友  
自有樂事不發去爲醬瓶蒙也候相見當盡所懷茲不一

與王季高書

昔者蒙先尊延致西塾二十餘年敬爲賓師愛同骨肉想足下能  
念某親必不忘其親之所愛敬者老夫之心實亦未嘗忘也聞令

嗣聰明可教摘彙一本送去與之又一本送令姪孟凱之子此生  
從遊姿質亦甚可喜區區拙作譬若滄浪孺子之歌善聽者當自  
有所得亦庶乎進學之助言耄而繁尚希采擇

與曹德聲書

歸耕之文承命再四不容以言耄辭今腹藁初成令小孫錄去若  
文意有疑似處脫略處未愜雅意處毋吝批示當更思之辭雖不  
工皆親家所吐之真情所處之實事無虛裒妄貶以累懿德吁歸  
耕如此植業如此二親之樂又如此風聲氣習里俗可敦草茅之  
言庶亦無愧區區恃肝膽相照布此真情非足恭也

又

昨承手教并惠佳布足見崇重斯文之意本合拜嘉但忝在瓜葛  
居常多蒙眷愛雖辭之感激如受之也改去拙作頗盡老懷尚恐  
有說未到處無吝諭及吾孫或有所見亦可說來老夫平昔不諱  
疾忌醫凡於朋友中商略文字亦必忠告未嘗面是而心非也早

晚相見當盡所懷即日寒煥不常切希順時遵養以迓春禧  
與袁耕學書

去年夏五客崑山以詩言懷辱先生於詞林八俊釋門三老玄都  
一高士從而和之連珠合璧皆歸錦囊且欣然欲賜序文裒爲一  
卷以飾衰朽自秋徂冬懸懸在望新春得辛老書聞別有高興此  
詩卷豈置諸度外邪或有人作殷洪喬耶區區老癡望猶未已敢  
請滿其所望焉

與高彥述書

往來之禮尚矣然事有不及又當以情恕之不拘拘煩文末節而  
求備焉所爲君子之交也且如昨者家下小孫歸妻相邀茶話值  
足下以令嗣姻期之迫不暇過訪若此真情吾何訝焉今老夫本  
天地間一無用人了無羈絆深欲去賀足下醮子奈手足俱瘡膝  
灣尤甚攣拳痛楚不能屈信及臂無完膚行坐皆不可得而難往  
矣足下亦必以真情恕之況小兒有出不克代行千萬莫遣人相

招徒勞往返亦不勞饋餉如舍下以區區羹菽送人皆成臭腐空  
爲文具耳老夫待瘡疾旣愈必到宅住三兩日晝則同嬉市塵夜  
則連牀清話飲之食之無所不可吾知宅上之僕無異寒家天道  
暄暖甚於前日幸勿勞心役人蹈吾覆轍也吾兒森揆時度勢同  
吐肝膽如此唯足下聽之信之而爲知心之親戚矣

與辛彬甫書

日者令似歸曾致書問并浼求諸公賦節婦詩想畱意朝暮閒專  
望寄示令似有老夫適永懷寺詩藁就煩鈔至今緘去邵濟民瓜  
隱詩此生爲貴縣官醫必有行館敢勞一寄幸勿浮沈耕學先生  
暨陳朱尹呂諸賢良諒唯起居皆安文譽益振所求珠玉早賜壓  
卷區區嗜詩如嗜飲食幸毋哂焉臨書懇禱不宣

與任義甫書

人之所貴乎有子者生而事之死而葬之祭之先王制禮用是以  
長其恩愛其來尚矣但近代禮廢俗尚浮屠難於改易比聞主壻

之喪始欲毗茶此則釋氏之教也眾以爲戾法而尼之其餘佛事初不相沮子乃屬纊未定而榼棺訃音裁行而發勒銘旌不立王虞不祭一切喪具皆謂無用是不略遵古喪禮也然大小佛事亦皆不作使其子將何以表孝思之情耶若夫靈帷題神主不稱厥考又何以致其子如在之誠耶死而有知不能無憾先王之禮未見其然釋氏之教恐亦不如是之謬也以理論之莫若令外甥改題神主曰顯考某官之靈旁書孝子某奉祀如此則名正言順存歿皆安無餘憾焉且如虞祭不設以所用之資作爲佛事內以塞一家之責外以解眾口之嘲抑亦可以敦孝順厚風俗也老夫忝在瓜葛愛如弟兄不避譴訶故用告唯伯大叔立諸親從長從心勇而爲之

與孫彥銘書

臘月旣望兒輩在周石泉處持所贈節婦詩歸詩序中過辱愛敬謙卑之光與文燄俱高不啻得驪龍之珠連城之璧也蒙索辨惑

編并拙稟茲用納上譬若人有痼疾揭之大途尚希遇倉扁而爲之藥石耳應芳就稟犬馬之年今九十有一矣去冬初度荷鄉中諸朋友贈言成軸如蒙大手筆刻畫無鹽粉飾衰朽得不爲蒿里之歌乎卽日新春伏冀以道自娛爲斯文壽不宣

回黔陽簿長孫書

別去將半年家中老幼皆安舊冬橘客傳采石信知布帆無恙爲喜今阜隸二人至知汝到京來書取夏衣書冊等物一一付去汝途中作詩固好但到任之後當以佐令丞治政爲重以稱厥職有暇則細玩律令參考經訓日夜究心決不可作詩作文有妨公務最要緊者正己以待吏毋致欺罔循禮以待同寮母黨母偏諸事勤謹庶不負朝廷付託之意平昔家訓更不縷述惟吾孫念之曾有二書正月半寄新河周元吉子去恐未到

與陳德廣書

某早歲夫怙縉經中蒙豸官品題先生腐草俛焉說學覲有少進



奈鴛鴦卒無所成無補於世於是掇拾古聖賢遺訓綴辨惑一編  
曩幸公爲見丞孱工板刻今增前元趙學士昉所著葬圖其說本  
乎周官義理昭著良爲可法但欠知本官封諡乃有缺文欲得元  
史考究三四年來嘗於江陰無錫丹陽三縣學干借俱云無之干  
諸士夫相識者亦然愚恐溘先朝露貽笑後人用敢再瀆望於宜  
興縣藏書之家特爲轉借趙公本傳一本明說老夫好古之癡如  
嗜吐炭人所不堪自以爲樂有能使之厭飫其爲欣幸死而不忘  
卽日雨涼唯琴書自娛坐享清福臨書馳系不宣

答呂克明求序文書

某奉白昔者左太冲賦三都玄晏先生序之張茂先見而美之然  
後傳寫者眾而紙價爲之益高至如陳師錫序歐史半山老人乃  
有糞穢佛首之譏吁序文之作可有可無此又不可不知也彬甫  
來以所著文冊徵序予以目眚不能閱其文之美而贅一詞又以  
長孫有无妄之災惡况滿前罔克構思初非搢紳見譏而固卻也

然子嘗聽人誦三教圖等篇善爲抑揚可喜可喜今足下年妙如  
此敏學如此爨同椽竹何患乎無賞識者乎區區耄言幸希恕察  
與張子才書

前歲和高作甚愧稽緩相去遠相見難然相敬相愛之心如故卽  
日秋高想林居優游恬養清福某老狀如糞土牆加之風雨頽在  
朝夕否則芝菌之出慈土或有日焉敢請與執事言之野居先生  
義人也人皆曰早歲有杜季良遺風非予所知予所見者戎馬搶  
攘中由錢塘來長洲以故人趙某舉家病疫親戚無過門者先生  
裹藥活其兄弟妻子凡五人又如起閑居俞縣丞某之痿救東滄  
賤士某姓名者如虺如瘵如餓孳而再生者皆饋謝而不納至如  
儒而貧緇衣黃冠貧而請者亦如之吳之人多以是稱焉予久欲  
效野史作小傳以勵薄俗所謂糞土而出芝菌也煩執事以平昔  
所見所聞枚舉錄示更煩詢訪諸士夫必廣有之區區失記俞趙  
等名氏質之野居可也使人過常郡寄至劉文中家第恐溘先朝

露罔克踐言尚希矜恕不宣

與吳中衡書

十月旦得手書并文知連年情況不如曩昔然天時人事易地皆然無可奈何所喜厥疾已愈養生有術珍重以盡天年可也所諭墓銘古之人本無生前預立體制來意甚切交情至深雖盲聾齒痛舉身瘡瘍勉强腹稟寫去中間用硃筆批處令賢郎從實頓寫令閣之賢已於中衡墓誌中見之不必別作子祭父文古人則無之蓋擗踊泣血之暇何暇作文如發軔等事只用祝版直述家禮有式可考不敢杜撰若伯叔父發姪等類卻有之幸勿見訝小孫垣今春軍役乃兄塏去秋已死老夫曾有口號云云現存寡婦孤女六人幼男九歲屋已賣田多荒吾兒現在橫林橋南張家訓蒙託庇無事森因舊年巡欄而貧餘無咎宅居何處土產何物有使人令去問安也賢郎名某字某年若干子女若干亦望速見報兩子孫三世之交亦古道子才賢良及諸故人子孫相見者皆呼賤

名問訊區區不宣

賀府學教授到任書

某早歲嘗聞之師曰凡府學官郡爲師士當以師禮尊之是故聞先生到任忘其雙目之盲兩舍之遠卽扶僊往爲斯文賀可喜者謙光和氣待人接物至諸生則嚴條約以規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區區蒙飲食數載禮意過加感不容勝其大可喜者親承聖天子命以明倫育才之道諄諄乎命之崇重斯文之恩至渥也別來三月逢人語之或曰常郡於八九十年之間屢經兵燹衣冠文物蕩然無遺欲其一鼓作氣變齊爲魯不亦難乎是不然夫以教官重於朝則縫掖之士重於野況有賢太守承流宣化相與作興風動一方化行四邑則犁鋤帶經者有之牛角挂書者有之負薪持竿而誦讀者有之正不待家喻戶曉而使之然也一榜三魁將復見矣其文獻之光煥乎八統又豈僅一郡而已哉某不揣愚陋嘗綴思賢辨惑二編茲用送達或可爲學校涓埃之助云言耄

而繁切希矜恕不宜

龜巢彙卷十一

龜巢彙卷十二

疏

三教堂修造疏

推倒人我山三教一家之意踴翻生死海十方諸佛之心必須無風雨震陵乃可集江湖名勝青山舊隱白馬弘規欲求木於工師須布金於長者過我門入我室相與話三生風月上我堂登我牀不妨分半席煙霞祝聖人壽報檀那恩

元山主造退居疏

掀翻黑漆桶舉頭見明月當空跳上白牛車拂袖喜春風滿路毋慍急流中勇爲退步怕從鬧籃裏只管鑽頭但給孤舍祇樹之園則摩詰坐散花之室作鐵門限透金剛圖畫圖對綠水青山供養乃清風明月應無所住作如是觀大千總是一禪牀但要覺得些安身立命之地百丈只有三轉語必須撞著箇點頭會意之人了是因緣勝前福德

梁寶寺修造疏

數百年祖師道場天龍圍繞五七件未了公案歲月因循要令折  
確背生花莫謂冷灰中爆豆有緣相遇何事不成大丈夫直下承  
當小比丘向前料理試看寶刹勝昔年梁武之時當效華封祝今  
上唐虞之壽無邊功德難盡贊揚

謝雨佛事疏

如暎如焚方慮亢陽之虐既優既渥乃蒙甘澤之恩欲報效于鴻  
鈞敬皈依于象教伏願王某同羽士吳某冠裳雖異鄉井實同有  
公家賦粟之征無仙子食松之術望霓蹙額得雨寬心田疇不失  
於農時溝壑免憂於他日感造化鬼神之力誦如來祕密之言開  
法華道場設伊蒲法供伏願百靈昭格諸佛證明雨我公及我私  
尚求霑足井而飲耕而食共樂豐登更希邦國之咸寧永賴一人  
之有慶

謝恩誦法華疏

朝廷推曠蕩之恩飢饉處稅糧全免官吏執偏私之見施行閒荆  
棘橫生欲邀福於百靈當投誠於三寶事雖不遂心曷能忘竊念  
某等欽觀詔條可霑德澤赴愬爲七邑之眾奔馳歷半載之餘公  
乎私乎自謂上天能鑒知者仁者皆云不日而成雖一時遭毒斂  
之蛇或他日得塞翁之馬埽除梵宇持誦真詮二十四人同演法  
音六萬餘言重宣妙義設香花燈燭之供奉天龍鬼神之靈上答  
聖恩下祈民福一人有慶四海攸同大臣以道事君罔敢拂絲綸  
之命庶人召役則往將來免粟米之征時和歲豐天長地久

誦法華經疏

作善降祥上古之書垂訓供佛有福法華之語流傳欲報德於百  
靈用投誠於三寶伏念某門戶孤立租賦交征爲公爲私寧無過  
咎有財有用幸遂經營居之安而資之深災不生而禍不作荷天  
錫福靡日忘恩擇三五之良辰禮大千之諸佛肅陳法供敬誦真  
詮伏願慧日照臨神天感格吾老及人老家家無凍餒之憂新年

勝舊年日日有平安之喜

作佛事謝聖恩蠲租疏

官賦半蠲欽奉九重之詔聖恩難報皈依三寶之尊敬焚清薰俯陳丹悃伏念某草茅雖賤稼穡艱辛蒙曠蕩之恩獲豐登之歲倉箱頓滿饘粥可供盡力催科喜輸官之易畢中心報效感聖代之難逢仰祝皇圖虔修佛事伏願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聖德合乾坤之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清光瞻日月之明結社畫淨土疏

并序

嘗聞釋迦世尊說西方淨土教人念佛真方便第一義也今欲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命畫工寫刻極樂境界仍遠法師會一百二十三人結為蓮社瞻依寶地修行淨業凡我同盟作成幸甚西方過十萬億國有極樂世界九品化生東林社二十三人與園悟祖師六時行道茲欲精修淨業亦須遠效前賢想像莊嚴寶地非助我者孰能為之孔方兄肯為結緣吳道子便教著筆有色無

色有相無相看諸佛之本來面目如何先覺後覺先知後知見一頭之涅槃妙心方可頂門具眼言下點頭

海印庵起山門疏

徧大千界未嘗無見性成佛之人入不二門方得箇安身立命之地希升堂必開戶牖為巨室宜使工師敢告諸賢用求多助老僧作鐵門限儘教雲水往來世尊放玉亮光轉見山門輝赫大開方便是名莊嚴

請誌寶長老掩壙疏

為馬鬣封痛念慈親之歿作獅子吼願聞開士之言陟彼岵兮竊有請也恭唯某人談空說有窮深極微參透禪機面少室山中之壁得來佛法傳黃梅嶺上之衣五蘊皆空一絲不挂哀我無恃幸爾有緣願師乘出岫之雲為我送落山之月覆將香合子超升在一轉語之門作箇土饅頭安穩於九重泉之下勿孤申請願候降臨

待雲庵雕觀音疏

念彼觀音本自尋聲救苦如是信解何妨妝假成真看良工刻劃之奇卽菩薩妙生之化大檀越以七寶布施紫竹林現五色毫光龍女獻珠鸚鵡聽法瞿曇老千百億化亦須現光明之中善財子五十三參管取在皈依之列其爲福德難盡贊揚

請蔣居士造諫壁橋疏

編竹渡蟻陰德猶多乘輿濟人傳名不朽況此河梁建造兼之佛閣莊嚴必須有力量人了此大因果事某人荆溪秀氣竹逕遺風江水吸乾無一老點頭印可涅槃鑽透不二門信手掣開尚古人淳樸之風絕時俗浮華之態積而能散綽然有餘人皆仰之竊有請也睠茲諫壁實乃要途爛月一舷每橫舟於野水垂虹千丈欲砥柱於中流惟其成此飛梁免令病涉練插天鯨跨海兩邊鎖三百闌干簾捲雨棟飛雲就上構七重樓閣如斯福德難盡贊揚請蔣月堂建奔牛橋疏

古偃橫奔牛漫有前賢之句過橋乘駟馬方無病涉之憂必得其人庶成乃事某人爲善最樂見義勇爲廣造輿梁不特濟人於溱洧多修塔廟尤能事佛於祇園聚福海由厯劫之修登彼岸乃平生之願難兄難弟均懷編竹渡螳之仁賢子賢孫綽有跨竈過父之美鄉閭稱善湖海知名睠此官河實爲孔道當一市人煙輳集四方車騎往來每遇斷橋如隔弱水不有填河之鵲又無跨海之鯨欲得安行必須改作甃鱗鱗之萬甃護曲曲之回欄車流水馬游龍聽揚名於道上月出雲虹飲澗看橫影於波閒慷慨承當咄嗟可辦

置供佛花板疏

獻花發喜智之心因緣不昧刻措用宋人之手工巧難成必須上根器人會此好因果事胸中開發筆底化生非莊嚴是名莊嚴此福德勝前福德看他枝葉似優鉢曇佛上之養爲我苾芻作阿羅漢人天之供

天惠寺請愚隱長老開山疏

闔閭城萬竈貔貅多依佛刹給孤園七寶樓閣大闡禪關誰其尸  
之曰有人矣某人機鋒不露道價彌高若王侯將相往往歸心而  
淮海魚龍時時聽法慈悲願重救羣生於刀鋸斧鉞之間常寂光  
明悟真空於文字語言之外逢場作戲到處爲家必須豎硬鐵脊  
梁庶不負布金心地久矣暗中摸索宜乎直下承當三千年河水  
重清唱開元太平之曲二六時天花亂雨入如來般若之門拈一  
瓣香祝九重壽

請亮西山住天惠寺諸山疏

佛法全盛以來在處有珠幢寶刹世道多故如此其誰能玉振金  
聲聞斯行之可謂難矣某人頂門具眼鼻孔撩天數千卷貝多葉  
迷人都成一笑五百歲優曇花瑞世自得單傳悠然臥北窗清風  
久矣抱西山爽氣來此砭中流砥柱我亦分東壁餘光葭樹相依  
鼓鐘交作如如不動黑漆桶盡底掀翻綽綽有餘破袖祆爲他重

著慈悲廣大慷慨承當

天惠寺請亮西山住持疏

嚼破鐵餡餡有幾人氣味相投搭著金伽黎二千載風流尚在顧  
天惠以記公刀尺故日來立百丈繩規去欲息肩來當接踵某人  
潑天聲價立地機關拏猛虎鬚蚤歲入曇花密室揮白塵尾前時  
坐三槐道場適逢雨橫風狂便欲山深林密如明月暗投者亦  
陽春寡和而然闔閭城突兀叢林住天惠姑安虎旅午橋莊往來  
雲水聽雷音皆上龍門三呼北闕聖人一示西來祖意

方外交送愚隱師住萬壽寺疏

禪月道場爲吳下叢林之冠凌霄法窟得淮南老虎之孫惟其祖  
武是繩可使家聲復振象龍雲集林壑風生某人如愚不愚以隱  
無隱所見卽大乘境界其行皆實際工夫出入干戈曾救百萬億  
顛厓之命扶持宗社實有三大千恆沙之功故名公鉅卿多以爲  
師而諸子百家亦來問道今方外舊遊相慶了箇中大事因緣雖

碧雲之出本自無心然白雪之歌莫非有意昔萬壽今萬壽祝聖壽之無疆彼一時此一時將盛時之重見

方外交送毅剛中住承天寺疏

峙雙峨石古道場金布祇園示一指禪眾僧寶珠還合浦願馬齒掩嘉蔬之久如麟膠續斷絃之初惟得其人迺弘斯道某人曹溪正派淮海名流天下壯遊所至奏陽春白雪山中舊隱向來分明月清風南楚翁喜青出於藍北山老見拔茅連茹當此猊座重敷之日實爲象法中興之秋王公大人旣爲更張天龍夜叉必加擁護菩提樹纖塵不染初無今古之殊優曇花滿地還開聿見禎祥之意續燈諸祖祝聖萬年

新創水雲庵疏

鹿苑三千年河沙界多興佛剎龍江六七里水雲鄉宜建法幢布金地旣已現成卓錫泉蓋將湧出權輿自我恢拓在人振雷霆鐘鼓之音接雲水餅盂之眾彈指頃要開樓閣筆頭邊當落珠璣長

者布施七寶羅漢身何必朝西天而暮東土華封殷勤三祝聖人壽正須望北闕以頌南山福有所歸恩無不報

方外交賀顏悅堂住徑山疏

展開一座具視十方皆雙徑道場扶起大法幢障百川爲中流砥柱惟鳥獲可勝重任如鸞膠能續斷絃旣得其人必弘斯道某人德尊一代名徹九重金伽黎著處露雨猶香玉塵尾揮時人天交敬賢君相問西來祖意鍼芥相投正法眼得東土親傳鉢花重現連步上凌霄絕頂先聲至頑石點頭變瓦礫作七寶塔墀還成鹿苑滿虛空見五雲樓閣永鎮龍宮鐘鼓雷鳴餅盂星集士大夫期望如此者久矣佛世尊受記如彼者存焉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此地真爲峻絕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吾儕是亦知歸亟奉賀言尚圖宿覺

東隱庵化齋糧疏

世尊遺教每朝令乞化七家衲子坐禪在處要供需四事東隱庵



雖云草創西來意正欲同參必須爲糊口之謀乃可得安心之法  
三條篋緊縛腹此蓋藥山老特地求奇五斗米嬾折腰是亦栗里  
翁有田可恃必須盃盂裏吃現成粥飯乃可蒲團上做著實工夫  
願諸公欣然指囷看大眾兀兀乎面壁攬河成酪待他時節到  
來運水搬柴是我神通妙用常當飽德誓不食言

募化畫十王等像疏

數百年水陸科儀廣傳緇素三千界鬼神情狀妙入丹青看天堂  
地獄之不同使鐵心石腸之俱化莊嚴如是因果何疑欲得吳道  
子筆下通靈必藉孔方兄眼前助力有相無相非無相直須是得  
免忘蹄大乘上乘最上乘更不待畫蛇添足諸公具眼爲我點頭  
西歸庵化齋糧疏

一把茅蓋頭卽不免隨緣安眾三條篋縛腹豈盡能爲道忘飢欲  
安乃心必糊其口望檀信舉指囷之手令木魚作呼粥之聲瓦釜  
中爛煮虛空齋堂裏儘畱雲水佛世尊著衣持鉢幸傳流如此家

風龐居士運水搬柴但作用無非神妙施當有報誓不食言  
千墩寺造木橋疏

編竹筏而渡螳猶有陰功造輿梁以濟人豈無因果千墩浦素爲  
衝要駟馬車孰不往來唯相逢一笑揮金可使羣工伐木試看  
流水卽跨長虹澱山湖水國人家自是生成圖畫趙州老石橋公  
案別當拈起話頭了是因緣勝諸福德

大祥薦父水陸道場疏

代徐伯樞薦父徐大中作

喪不過三年鞠育之恩罔極佛能度一切慈悲之願弘深俛瀝丹  
衷仰干皇覺伏念某顯考某官搢紳推重臺閣飛英立身揚名以  
顯其親賣金買書而傳於子赤心報國居京師爲三品之官白骨  
他鄉賴朋友掩一抔之土死或悟空花之幻生豈忘風木之悲適  
亂離而蒲伏莫前非涖洪而劬勞敢負旅櫬雖藏於東薊神遊當  
往於西方祥禪日臨緇衣雲集吹螺擊鼓薰修按水陸科儀埽地  
焚香禮拜作天人供養伏願一靈感格諸佛降臨執金剛臺接引

至七寶金沙之地瞻玉毫祖化生託四色車輪之花凡在幽冥悉皆超度

水陸道場榜

同前

今據某郡某州某鄉奉佛弟子某及弟某等投誠伏惟顯考大中大夫中書戶部郎中徐公不祿以來致喪三年禮宜除服追念父恩昊天罔極取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爲始啟建冥陽水陸大齋三晝夜藉此良因用申超度道場法事條具左方

喪制有終人子念劬勞之報法門無量世尊垂慈愍之仁故弘開水陸道場乃大集河沙功德天龍圍繞嶽瀆感通今齋主某等念先君壽五六十年生斯世成百千萬事官居三品名聞四方衣紫隨朝所存者致君澤民之志焚黃先世且及乎封妻蔭子之榮痛憐客死於京華欲得神遊於淨土廣邀緇侶虔奉金仙琅函翻貝葉之文鐵鉢供伊蒲之饌香雲縹緲花雨繽紛樹鐙懸月光阿鼻獄燦開幽暗斛食施甘露味尸陀林充滿飢虛凡所謂六道四

生皆於此三皈五戒是名無礙以濟羣生共齋主當盡乃心吾清眾各修厥職有感斯應無願不從徐公百不憂直往生於極樂恆老三轉語更何在於多言無閒冤親俱能解脫

廣濟庵道者化造修等緣事疏

瀕湖祇樹園林劫灰久冷大地雜花世界佛日長明三條篋縛腹緊做工夫一莖草瑤樓須教出現分甘古井總是醍醐想像靈山莊嚴寶地無孔笛要聲諧律呂有髮僧當力效殷勤諸公從筆底落成不日見眼前突兀燕雀相賀龍象羣居比邱眾千二百五  
重宣般若方丈室八萬四千師子共禮維摩壽祝楓宸禮歸檀越

蛟龍庵塑觀音等像疏

觀世音七佛之師神通具足阿羅漢諸天之眾在處依歸今欲令妝假成真奈不解將無做有請開寶藏滿載鐵船對長洲茂苑之江山作補陀洛伽之境界願菩薩三十二應剎剎度人看善財五

十三參時時見佛相逢具眼必爲點頭

忠清庵修造疏

忠清公宇宙隔越猶奉烝嘗瞿曇老風雨震陵豈容坐視雖曰卽心是佛也須開口告人小苾芻固碌碌不才得錢米則多多益辦八萬四千修月斧儘教匠石呼來百千萬億恆河沙施主福田增廣但蒙金諾卽注錢銀

萬峯庵修造疏

半夜傳衣諸佛祖當時道在九年面壁小禪庵近日人多本來無鏡以無臺亦合肯堂而肯構工師求木非赤手而可圖長者折枝須點頭而相許金錯刀作成運用鐵門限准備都來雲水依歸天龍擁護橫展布金之地大開選佛之場豎起硬脊梁每日坐三條椽下掀翻黑漆桶大家上百尺竿頭壽祝楓宸福歸檀越

化城庵鑄銅鐘疏

舊用鐵今易之

舊錯聚六州之鐵久已知非新鐘鑄萬選之銅今將改作唯檀越

共爲爐鞴而蒲牢卽出範圍作興禮樂於山林號令人天於夜旦山鳴谷應八百聲吼動鯨音月落烏曉三千界喚醒塵夢佛會祈禳疏

時和歲豐喜見昇平之兆天高地迴難酬覆載之恩感仰鴻鈞皈依象教竊念某等或僧或俗爲里爲鄰田疇蔑水旱之虞邊境絕煙塵之患物無疵癘家用平康夔虵如此其相憐豺獭豈忘於報本莊嚴寶地諷誦琅函徧告之天地神祇同鑒此河沙功德伏願一人有慶萬邦咸寧日斯邁月斯征立見秋成之富災不生禍不作羣居生計之安

化衣鉢疏

世尊入舍衛城也須持鉢祖師過大庾嶺先已傳衣唯二者之得兼乃一生之可了奈何兵燹俱化劫灰今千求眾檀越相成庶圖滿小苾芻所願一鉢在手三衣稱身海上降龍便可比六通羅漢山中禮佛更不霑半點塵埃由此成功誓將報德

法華經會疏

爲凌野卿等作

世尊千百億化愍大地之眾生法華六萬餘言有恆沙之功德欲憑資報是用皈依竊念某等忝在人倫幸叨佛庇天地爲之覆載風塵迨乎廓清擇莫春聖日之良辰建同日常年之勝會三周七喻齊演梵音六道四生俱開妙法供陳蒲筍香爇旃檀賴象王願力之弘深感龍天鬼神之歡喜伏願潛銷墨業復見清時熾而昌壽而臧戶戶獲康寧之福哉不生禍不作年年遇豐稔之秋

化修造疏

西歸庵勤上人寫金字法華經化修造及增修蓋觀音殿

有漏無漏硬脊梁撐住虛空前三後三爛葛藤埽除風雨要此屋似銀山鐵壁問誰家無明月清風孔方兄但爲點頭公輸子便教動手敢持貝葉用告恩檀黃金字寫七軸蓮華藉妙法河沙願力白玉毫現諸佛菩薩看圓通宮殿隨身是名莊嚴勝前福德

散花文

爲恢上人作

夫散花者心地栽培善根滋長春生金翦枝枝奪造化工夫香滿

錦堂朵朵作人天供養如風飄墜如雪繽紛優鉢曇大地皆春曼陀羅從空亂雨昔天之散於維摩室中者此也我世尊拈於靈山會上者同乎勿云色界迷人正要頂門具眼肇自一花而五葉皆爲同氣以連枝欲了知是色是空須會得無聲無臭桃紅李白河陽縣車馬塵多魏紫姚黃洛陽城綺羅香溷曷若傾葵心於佛日乃蒙盼蓮目於慈雲想像金園莊嚴寶地干江水見干江月共看法性圓明一片西飛一片東當悟色身虛幻其爲因果難盡贊揚募長明燈油疏

密地工夫不用說石窗油蓋普天照耀要單提露桂燈籠老苾芻略用吹噓大檀越正須傾倒膏馥沾溉因果分明二六時中常剔起靈光一點三千界內總利他癡暗眾生

西歸庵修梁武懺疏

空王爲象教之尊慈悲廣大懺法脫蟒形之苦因果昭彰既饗報於昔年宜精修於今日卽蘭若皈依金相爲檀那宣演琅函必須

眾力扶持乃備諸經供養作功德海開解脫門婆娑世閒滿眼是  
誌公和尚惻惻天上舉頭見郗氏夫人福德無邊讚歎難盡

二聖庵浴佛疏

九龍水浴紫金身慶西方聖人初度二聖庵結白蓮社繼東林遠  
公道場想毗藍皈依極樂大檀越隨喜布施小比丘如法莊嚴  
諸塵非塵是名微塵清淨身本無塵垢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廣長  
舌宣演佛音幸發心花共成因果

滄洲庵修造疏

并引

本庵草創之初事有未備茲欲葺造前軒妝塑觀音聖像晨香夕  
鐙修行淨業端爲祝延聖壽上報四恩旁資百有敢望大檀越  
相與作成指困揮金多多益辦

插竹建精藍鎮蛟龍之窟宅開花成結果展龍象之法筵莫謂滄  
洲庵小小規模要作補陀巖巍巍境界軒開寶地像塑珠纓唯諸  
公同爲結緣則良匠皆能呈巧莊嚴相好非莊嚴是名莊嚴福德

因緣此福德勝前福德功歸檀越壽祝楓宸

化城庵募緣疏

并引

本宅以下元令節啟建念佛道場與諸上善人同修淨業所用香  
燭儀供望樂助焉其爲因果蓋有讚揚難盡者唯好事者領之  
參一指禪本元元坐三條燭下念幾聲佛要人人生九品華中當  
此下元敢提前話舉赤手欲諸般辦集用青蚨須眾力圓成香火  
焚修人天供養看西方極樂世界只在目前比東林祖師道場亦  
非分外願言向道請爲結緣

千墩寺翻葺大悲殿疏

延福寺襟江帶湖梁天監之年遠矣觀音殿震風陵雨魯靈光之  
狀巋然雖千手千眼乃我佛化身然一瓦一椽皆眾人願力因緣  
有遇修整何難磨磚時用南岳工夫加泥處會古靈說法卽有漏  
而無漏在求仁而得仁寶蓋珠瓔瞻妙相於旃檀林內金螭鐵鳳  
展畫圖於泰柱峰前壽祝楓宸福歸檀越

齋僧簿敘別

并引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徒弟某竊見宿生多幸忝與僧流道業無成  
四恩罔報謹以平昔所受信施之資自四月八日爲始齋僧千  
員每員銅錢四十文爲一飯之資敢望各題芳字以滿區區之

願云

出家以六和爲尚勉守僧規傾囊與眾人結緣願酬素志效減米  
同舟之意助折蘆渡水之行一千員白足儻過茅庵四萬箇青錢  
聊供蒲饌東手來西手去免虛孤信施之恩左畫員右畫方請連  
署題名之筆佛日照鑒宗風振揚

釋氏舉棺文

代昇東爲  
衡母作

佛說西方極樂邦大千沙界更無雙諸天接引移蓮步認取光明  
大法幢恭唯某人現婦女身生娑婆世不宿業八十幾年之內發  
菩提心慕樂土十萬億國之西念阿彌佛三從不失五戒能持子  
行孝而暗合禮經婦服勤而俱無諍語愛男孫女孫之親意毫髮

無偏待姻黨鄉黨之真情骨肉相似報緣斯盡享福亦多到這裏

蓋棺事定

正須要脫灑出門超凡入聖嘆一腳蹋翻生

死海道遙直上九華臺

活套起棺文

代吳彥德作

野花繁盛不多時明月團圓亦易虧一鏡鑿開生死地百年億劫  
了無疑恭唯某官天性高朗心地坦平精勤六十五年料理百千  
萬事嗣祖宗之基業實爲有光了男女之室家皆如所願到這裏  
出門一句要說到佛老功夫會說處鬼神皆聽會麼自古斯民行  
直道青天白日甚分明

剃僧頭致語

然解脫香點光明燭恭請十方諸佛說法度人要人之四大幻身  
脫離塵俗煩惱根盡皆除去菩提樹自此圓成伏願法嗣興隆不  
負真如之印宗門光顯能傳無盡之鐙詩曰煩惱環生歷劫前如  
今盡落寶刀邊頂門露出金剛眼照見三千及大千

募緣造藥師琉璃燈疏

諸佛開方便門救眾生之苦楚歷劫轉光明藏破六趣之昏迷藥師宜用於道場桑門合營其法具煌煌火樹欲他因地移來朵朵金蓮自我心花發現唯金諾一揮大筆便玉成數尺長繁毋論爨蠟之齊奴絕勝然犀之溫嶠膏澤注琉璃盃內恆沙佛同放毫光湛恩分阿鼻獄中天地人皆除業障功成普照福有攸歸

薦父醮詞

親恩罔報勉爲改葬之圖道力可憑敢有超昇之望俯陳丹悃仰徹玄穹竊念先考某官早稱善人晚罹惡世羣雄血戰故避地於湖南一旦身亡乃敢塗於道左以兒女室家之相失豈衣衾棺槨之能周茶毗近效乎緇流煉度全憑於羽士檀藏神主地易佳城設齋醮於新居薦英靈於仙府十極之高眞降鑒九原之幽滯同升伏願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由是魂升而魄降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庶幾本立而道生存沒共安幽明無間

妻亡終七日設醮疏

失內助而興哀音容如在祈上蒼之垂憫魂魄超升俛瀝螿忱仰干鴻造竊念亡室自少結髮至老同心亡正室則側室之尊卑渾無妒忌均養子將庶子之親愛皆盡劬勞諧和而處者閱三十餘年頃刻而亡者又四十九日蝸居設醮羽士朝眞誦靈寶之妙經獻齋廚之清供伏願蒙恩三境超度一靈脫跡塵寰棄絕人間之事標名仙籍逍遙天上之遊

早壇詞

上天之載廣大難名如日之升昭明無際雪手香花之供星冠玉筍之班伏願三境巍巍並降靈於下土萬靈奕奕咸拱衛於中天

午壇詞

日之方中禮宜益勤天可必乎善無不報心傾葵藿之誠躬致蘋蘩之薦伏願恩潭九域均蒙化育之仁澤及九泉罔俾沈淪之苦

晚壇詞

日之夕矣式瞻光耀風斯在下重覲威顏仰止九關之望肅然三  
接之儀伏願浩浩其天鑒精誠於方寸昭昭在上降德澤於幽冥  
幽醮建壇詞爲王文甫  
作凡五首  
兩喪終制靡忘追遠之誠百拜顙哀敢瀆蓋高之聽肅瞻金闕肇  
建瑤壇絳節下臨綠章上達巍巍蕩蕩洽大德於寰區窈窕冥冥  
度幽魂於泉壤

早朝詞

明發懷二人恐淪酆土齋沐祀上帝祇仰鈞天照對威顏備殫悃  
幅伏願維天之命恩光被於重泉如日之升魂氣超於清境

午朝詞

日之方中祥輝光被道之云遠仙仗遙臨載伸對越之忱庸表處  
子之義伏願清都洞鑒共循晝接之儀幽壤超生永脫昏迷之境

晚朝詞

日忽忽其將暮深念幽冥星剌剌其揚靈允能超度惴焉三接仰

止九天伏願黑籍銷名長夜脫沈淪之苦丹臺受錄熙春樂道德  
之言

青詞

甥姪銜哀先後七旬而無怙聖賢垂訓古今三載以終喪俯慚悲  
悼之忱仰徹穹窿之聽伏念先兄某創業歷胼胝之苦黽勉成家  
妹夫某贅居爲骨肉之親始終同爨幽冥隔世祥禫踰期緣歲凶  
重困征徭故日久有稽薦拔爰憑羽士式演真科三薰飛奏其緣  
章諸孤泣除其素鞵不違天于咫尺如履冰而戰兢

薦父幽醮建壇詞

爲王孟學作

陟怙興哀欲報劬勞之德籲天無路庸申薦拔之誠俶建瑤壇式  
敷珠笈伏願罪除黑籍名署丹臺零落歸邱山悟人間之夢境清  
高隔風雨遊天上之仙都

薦父青詞

子養親不逮深負劬勞日邁月斯征倏經祥禫對越虎關之遠敬



陳螳悃之忱伏念某先考質直一生辛勤多故仰事俯育盡心堂  
構之謀朝出暮歸殫力門戶之設訓子觸屏而無怒賓妻舉案而  
甚恭忍棄諸孤倏踰三載雖雪衣之已釋奈風木之堪悲所冀超  
昇有嚴醮事伏願帝鄉可到仙靈必通赴白玉京行矣跨吹笙之  
鳳朝紫金闕飄然往飛鳥之鳧

醮星青詞

代陳子純爲  
弟禮星作

天有六淫疾病多由於感受星羅萬象吉凶或繫於運行稽首瞻  
天傾心告斗伏念某弟一身多病數月弗瘳手足拳攣動若太山  
之挾胸膈否塞梗如雲夢之吞敬修清醮於生辰敢乞洪恩於列  
宿伏願璣衡照鑒瑤闕感通德星聚太邱憂者樂病者愈熒惑退  
三舍居之安資之深

幽醮薦父青詞

子養親不逮難酬罔極之恩民欲天必從敢徹葢高之聽螳忱所  
禱虎拜其陳伏念同弟某父歿踰一十五年終天之痛無涯母喪

畢二十五月忌日之辰又至怙恃俱無劬勞曷報爲憑道眾式演  
真科區區盡對越之誠切切有超昇之望伏願千真列衛九老啟  
途左畫圓右畫方變化五城之境東王公西王母逍遙三境之天  
道士化法衣疏

神仙居宮府追陪長用鞭鸞海國折波濤破綻豈由顛鳳黃冠空  
戴藍縷包羞必須著紫霞衣乃可立紅雲殿窮道人不妨鈔化富  
公子當爲作成曳月出門待金闕曉鐘之後攜煙滿袖拜玉皇香  
案之前報施主恩祝聖人壽

請曹月湖舉棺疏

蓋棺已矣生死關未脫塵寰出門何之神仙路本來捷徑敢煩指  
示庶獲超昇恭唯某人和光同塵尊德樂義一襟湖海湛如明月  
澄波三尺風雷閒與孤雲出岫嗟我雁行之相失煩師鶴馭之寵  
臨說破玄機大道只消一語喚醒凡夢逍遙直上九天  
請鄧混然起棺疏

蓋棺已矣莫酬母氏之恩拔宅無緣豈到神仙之境必求高士爲指迷途恭唯某人和光同塵出類拔萃發揚宗教混混然流水之源游戲詞章蕩蕩乎春雲之態簪星曳月乘虛御風仰希鳴珮之臨分付出門之語喚醒獨夢俾聖善之超昇飛上清都庶精神之不死再拜稽首萬乞點頭

代仁惠觀請周彥忠疏

孔李通家之交蓋由道義楊墨歸儒之道必賴師傳誰其尸之曰有人矣恭唯某官才高時輩譽藹旦評濂學家傳不剗窗前之草唐詩句好能吟觀裏之桃來坐臯比行看豹變強名曰道主善爲師敢期如大匠誨人幸勿拒童蒙求我道其道德其德第慚所學之不同步亦步趨亦趨但願其徒之速肖

代歸真觀請孫伯船疏

寄老子法中強名曰道誨諸生館下主善爲師久欲依歸敢云招致恭唯某人稽古究春秋之蘊飛英冠月旦之評不唯獨抱遺經

抑且旁通百氏玄都賦種桃之句足擬唐人山陰寫籠鵝之經可同晉帖平居養素尤善談玄才名三十年想未厭廣文之飯扶搖九萬里尚逍遙鵬運之遊大器晚成英才樂育如某者仰如山斗居此瓮天墨歸楊楊歸儒會聞其語士希賢賢希聖實慕斯文敢設坐氈以迎教鐸孺子或容其進履耆儒可隱於書堂澹泊相忘清虛其守道其道德其德小哉坐井之觀步亦步趨亦趨瞠若絕塵之後獻芹可愧鹽茹爲榮

螿庵疏

爲江叔廉作

潦倒餘生三百瓮寒螿未了流離數載千萬閒廣廈誰依庵居卜築於江湖土著便同於鄉里竹開三徑藤刻四簾唯諸君贈草堂之資則老我得菟裘之計脫粟飯視同珠玉黃菜根嚼出宮商養藜藿之幽姿變膏粱之舊習落成有日座中約青州從事交歡繼美當年醉後爲冰壺先生立傳併懷有自感戴奚忘

壽寧寺請源別流住持諸山疏

嗟峨古塔雙尖插霄漢之間蕭瑟禪林一變經煙塵之後念正法  
陵遲者久待偉人振厲而興某人豎硬脊梁有大力量宗門中識  
時俊傑緇衣內少年老成從金山躍龍門如神龍鼉鼓舞對劍井  
坐貌牀說法猿鳥依歸唯能於扶顛持危乃卓然出類拔萃煙霞  
接境庶幾分東壁餘光雲水滿堂相與挹西山爽氣式修鄰好益  
振宗風

方外交疏

比年以叢林凋謝恬養者多望望而去今吾別流源公以壽寧禪  
寺禮聘之勤奮然爲茲山領袖真可謂以道自任者也吾黨之  
士深用讚歎敬緝俚句以效燕雀之賀云

千丈渾寸膠難澄久俟河清之日百鳥鳴孤鳳忽見將來道泰之  
秋顧茲山並立浮圖由前代特稱名刹駕言弘道允在得人某人  
湖海揚名煙霞領袖妙高臺了翁法窟如青出藍毗陵郡新興道  
場如風偃草游戲卓水雲之錫棲遲橫野渡之舟末法中爲宗門

棟梁知音者歎朱絃疏越堂前露桂明明爲諸佛放光塔上風鈴  
疊疊與眾生說法

華亭縣請仁百靜住宣妙寺山門疏

鳴百里之絃歌固云在我振叢林之鐘鼓正在得人由諸山鸚薦  
而來宜千仞鳳翔而下某人崑邱產玉合浦藏珠早遇作家函丈  
入澤公之室中居報國法筵提智者之綱仁者靜固其本心道之  
行綽有餘力望雲出岫如月當空虛室白生卽洞達光明之藏華  
亭清唳亦宣揚微妙之音聖壽萬年法輪三轉

諸山疏

同前

維三支而稱博學遠躡遺蹤用一夔以作大章足知雅曲時則可  
矣聞斯行之某人冰雪丰姿江湖襟度執經問難徧參諸老之門  
領懺司賓兩秉叢林之政蜚英聲於方外展闊步於雲間踞鳳皇  
山作獅子吼天高地迥面九峰翡翠之屏月白風清目三柳水精  
之域

方外交疏送大雲講主權住福壽院并引

福壽禪院者錦溪之佳處也山中耆舊以主席不宜久虛力請我  
大雲和尚居之事雖從權而林泉頓爲增重吾黨亦可尋盟蓮

社矣持一瓣香綺語以贈

山不在高安靜處卓飛空之錫老當益壯談笑閒用合道之雄暫  
踞狻牀橫揮塵拂某人春秋八十功行三千豎硬脊梁得天台髓  
慈雲廣大諸方蒙教雨旁沾智月圓明在處有人天交贊鐘鼓震  
錦溪北相衣冠比廬阜東林或疑爲入谷之幽自謂作逢場之戲  
法雖修於出世義不失於隨時當此黃楊厄閭之秋乃有白蓮結  
社之日魯司寇攝行相事會三月以成治功遠法師影不出山且  
六時而修淨業薄言燕賀永締鷗盟

永安庵尼請禪老興正宗住持疏并引

予曩歲以衣鉢之資檀施之力創造本院年今八十有六力不能  
支且無法嗣是用以一應恆產捨爲十方禪刹恭請紹隆正宗

和尚入院焚修接納雲水契券雖明禮宜疏請

昔天竺第一代祖師得度賴阿難之力今震旦編十方禪刹流傳  
皆達磨之宗欲改換其門閭宜選擇乎領袖位須德稱道在人弘  
某人學有淵源名揚湖海千巖老刮目謂能承鐵壁箕裘一把茅  
蓋頭又多挹玉峰溫潤撥慈航過來不遠將法幢扶起何難雲擁  
猊牀風生塵拂泗橋流水喜縈回說法之場祇樹獨園當恢拓布  
金之地香拈一瓣壽祝九重

眞武經堂會置田疏代張伯祥作

上眞玄聖揚靈足躡于龜蛇下土蒼生報本心同于豺獮擬一己  
力營眞觀率諸君預置祊田年年得黍稷之馨日日奉蘋蘩之薦  
永言祭享賴此膏腴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此體物不遺之妙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正自求多福之秋筆底揮金隴頭種玉

置草堂疏

代施天朋作并引

某久客橫塘視同鄉土業欲築室於此圖將老馬敬唯諸君子夙

昔庇士必賜作成修辭抒情不覺其抽黃對白也  
仲宣依劉荆州慷慨作登樓之賦子美詰黃錄事殷勤覓草堂之  
資蓋依仁乃客子之本心然苾士實故人之高誼孔方兄但能助  
力公輸子便可成功鶴帳弗空菟裘可老廈落成而燕雀相賀喜  
化日之初長門高大而車馬能容看德星之常聚帡幪有造感戴  
初長

方外交疏

予生寡諧俗特於方外高誠之士樂與之遊若我雪心和尚前居  
南山相好爲忘年友今主領天寧禪寺緇素歡欣山林德色予  
於是緝數語以頌其美以抒其交情云

齊雲古佛刹留泗州寶僧之衲衣慧日大法門爲常郡禪林之冠  
冕稱其名必有其實弘其道須得其人恭唯顯公禪師妙年老成  
奇器卓犖入松林室中布毛吹雪傳無盡燈坐楞伽峰頂塵尾生  
風握眞如印如卷舒於前日大展布於斯時金斗城圖畫天開鐵

門限摺紳雲集爾乃竿木逢場而作戲我豈燈花有約而不來青  
青翠竹鬱鬱黃花聽法皆能會意巍巍高山洋洋流水知音當爲  
點頭燕賀聿修鷗盟永好

招魂致語

爲陰陽正術吳彥德作

伏以狐正首邱凡物有本原之性鶴歸華表雖仙亦故里之思三  
魂或散於異鄉一念可通於八極焚香拜跪翦紙招要竊念近故  
某官生有多聞死無遺憾驅馳日下空知行路之難漂泊天涯竟  
作顛崖之墮玉門關峰迴路轉金斗城物換星移庸歌宋玉之詞  
敬效巫陽之力往年蜀魄思家而千載號呼今日楚魂歸第而六  
親迎迓洋洋如在肅肅有聲高堂共鐙燭之光靈几享殺羞之薦  
月白風清此良夜獲敘幽情水遠山長愁殺人變爲佳境

醮諸友買石題獨孤公檜四字

廬山種蓮堪笑者區區作佛董林栽杏可憐哉碌碌依人玉箸篆  
重題姓氏金斗城倍有光輝尚須假力於錢神卽俾奏功於匠氏

立羊公一片石乃大書而特書比季子十字碑尤居簡而行簡願  
言鳩僦請與鷗盟

干親友重構草堂

代黃仲器作

荒徑猶存陶彭澤歸來大早吾廬獨破杜少陵受凍何堪巢一枝  
欲比鷓鴣樹三市正如烏鵲  
風雨旃幪孔方兄毋吝點  
頭公輸子便令動手十萬貫揚州鶴上人自求仙八九家錦里村  
居吾將老矣合矣完矣優哉游哉

大林庵佛像妝金法事疏

芳茂山大林道場鼎新革故補陀巖圓通法會裝假成真仰恃慈  
雲俛陳悃悃竊念鐵船渡海鉗斧開山浩浩劫峰玄都之免蔡淨  
埽灑灑甘露獨園之祇樹新霑從把茅次第鳩工置刻木莊嚴象  
設金色界移來勝境玉毫光照見恆沙鐘鼓雷鳴餅盂雲集一宿  
雖成於頓覺四恩當報於將來伏願佛日照臨龍天擁護我見人  
見眾生見因見趣以精修梵音妙音海潮音觀音聲而圓悟尚期

檀越同證菩提

橫山白龍祠修造疏

天蓋高而地蓋厚人能感通山有仙而水有龍官爲祭祀必嚴廟  
貌乃稱輿情公輸子便欲興功孔方兄必先助力蜿蜒靈物想像  
高堂駿奔走執豆籩參酌用古今之禮鼓雷霆順風雨願言無旱  
潦之憂輪奐美哉神明彰矣

重造東山港木橋疏

東山趾頭橫巨港橋斷連年東里子產無乘輿人皆病涉每鶴立  
相呼趁渡今鳩工重作飛梁事欲速成力須多助牽牛來往直可  
比河鼓七夕之牛乘馬經過亦何異長卿高車之馬吾事濟矣眾  
皆悅之

無錫興道鄉重建太平橋疏

長安道到處皆通溪山滿眼太平橋連年大壞鄉里驚心義合勇  
爲力宜多助不用集填河烏鵲便當見跨水長虹乘輿濟人施惠

毋勞於子產丈夫題柱揚名何異於長卿  
方外交疏賀哲既明爲弘聖講主

壽安山坐鎮朔方如如不動華嚴海流傳妙界浩浩無邊唯得其  
人乃弘斯道某人學窮員頓道混根塵舌上瀾翻皆白馬未馱之  
文字胸中囊括有黃龍不測之機關挺然冬嶺孤松接乃秋江正  
派卽從別業以豎法幢天龍加以護持猿鶴爲之鼓舞江流百數  
里同梵音演竺國之經吾輩十餘人比賢士結匡廬之社尚期珍  
重式副願言

重建忠祐廟疏

自隋朝稱八絕之靈巍然廟食與陳墓對一抔之土巍若堂封人  
傑地靈者八九百年灰飛煙滅者一十三載翦除荒棘經營闕宮  
展今日之弘規復前人之舊業工師求大木政須用使鬼之錢長  
者折一枝敢請下如神之筆紅雲殿香雲繚繞白鶴溪流水迴環  
看眼前突兀之屋旣成有■上槎牙之松堪畫雖雖在宮肅肅在

廟儼遺像於丹青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振英風於今古福歸庶士

壽祝一人

普度齋壇榜

大地眾生多沈淪於苦海恆沙諸佛能拯救於慈航會遇有緣冤  
親無閒切念齋主僧某洎諸信士等爲見曩因喪亂兼值凶荒或  
被戮於兵戈或遭烹於鼎鑊或疫癘而全家不起或飢羸而比戶  
俱亡月明星稀長夜發無依之歎天陰雨溼常時聞冤苦之聲三  
寶前今獲皈依九泉下悉令解脫故此新開鹿苑於焉延奉象王  
命苾芻按乃科儀傳舉嚴諷諸經典鐙然火樹阿鼻獄焜耀靈暉  
食施斛杵尸陀林飽饜甘露齋主宜志心皈命僧流當竭力奉行  
有感必通無欲不遂伏願佛垂慈愍人得超升玉毫相光照十方  
咸聽正法金沙池花開四色同往化生壽永天家恩霑沙界  
千人贈行疏

聽馮驩彈鋏之歌不勝感慨覽王粲登樓之賦亦甚懷歸事有難

言理宜代述竊見某鄧侯華胄毗陵宦家三十年海內兵戈遭逢  
塗炭五千卷胸中文字收斂光芒故園之松菊都荒暮景之桑榆  
不暖但空載滿船明月豈能乘兩腋清風惟諸公曰餽贖焉則此  
老營菟裘矣腰纏十萬貫便可比揚州之行負郭二頃田更何羨  
蘇秦之印毋嫌饒舌特爲點頭

代曹仲絃募親舊作隱居疏

白髮三千丈悵然詠謫仙之詩行窩十二家徒爾慕堯夫之樂借  
巢鳩拙繞樹烏飛屋茅席卷於秋風衾鐵寒添於夜雨欲新構作  
菟裘之計必故人贈草堂之資經之營之完矣美矣潞城風景幸  
春回兵革之餘劍井虹光看日射軒窗之外帡幪有自感戴奚忘  
道家受生會疏

大功不宰巍巍乎上帝難名小道可觀碌碌乎下民有報蓋豺獮  
不忘於報本卽潢汙可薦其虔誠芳名請日下先題勝會在天中  
令節惟白水真人辨力有玄都道士通靈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要之同受於初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宜爾力  
行於斯道

黃鶴庵居疏

滄五粒松前度看桑田變海懸一壺藥今番結茅屋居山要得如  
清溪道士之家必蒙助白水真人之力帡幪有造修養奚難遠香  
煙鶴聽珠經山鳴谷應養神丹龍蟠金鼎地久天長

辨惑編鐫板疏

代

左賦初傳洛陽紙頓增多價白詩可易雞林賈猶用一金矧端人  
正士之立言皆至聖大賢之遺訓人能弘道德必有鄰竊見龜巢  
老人行年彌高信道愈篤文字五千卷筆前言爲辨惑之編辛勤  
三十年絃古調待知音之聽固緝補其舊矣宜鐫梓以傳之登山  
采玉入海求珠所寶無暗投之歎製芟爲衣紉蘭爲佩相薰成俱  
化之功珍重斯文咄嗟可辦

奔牛橋重建井亭疏



古偃橫奔牛高下分河中之水碾渦深沒馬傍邊宜井上之亭中  
書君但請揮金公輸子便能求木畫簷飛起接金臺藹藹之雲煙  
素梗來趨被珉甃泠泠之冰雪願言多助立見落成  
沈子英以先人墓毀於兵重葬木主作佛事追薦疏  
七十二疑冢求全難救於昔人千百億化身超度祇憑於我佛投  
誠三寶進悼雙親伏念某顯考某官顯妣某氏沒有後先恩皆深  
重北邙埋骨不期毀馬鬣之封西郭招魂復用卜牛眠之地利郊  
居而安厝題神主以珍藏情極哀傷事從權變爰命緇衣之侶共  
陳素供之儀鳴佛樂於法筵宣梵音於數典聚功德海及尸陀林  
伏願佛日照臨人天感格九品蓮臺之極樂父母超昇一抔莎土  
之無虞兒孫祭埽天長地久存歿順寧

方外交疏賀行中敏住永慶寺

塵生東海八荒宇宙重開石爛南山一壑煙霞猶在欲起廢而還  
舊觀須作興以布新條水到渠成山鳴谷應某人深悟單提之旨

旁通百氏之書石麟角煎膠續絃從禪月道場得來三昧秋兔毫  
囊雖脫穎有潑天聲價震動四方道之行與時則可矣折松枝升  
座說法種蓮花結社招賢且自怡隴上之雲將突見眼前之屋置  
草堂宿土室今吾似少陵先生畱玉帶鎮山門何代無東坡居士  
燕賀有喜鷗盟弗渝

忠祐廟修造疏

世稱八絕數百年人傑地靈廟食一方二十載灰飛煙滅欲舉手  
作長廊廣殿向知音說流水高山我老鶴歸良工鳩集唯長者秉  
如神之筆能慨然助使鬼之錢經之營之合矣完矣丹青遺像若  
生存大業之初恢拓弘規將復見靈光之舊福歸眾信壽祝九重  
諸山請偕長老住報恩疏

金園祇樹胡少師原是恩檀玉盃菖蒲蘇長公會畱佳句雖往事  
盡成曠廢唯得人乃可作興某人學有淵源教溢湖海大力量能  
勝重任諸行輩咸稱老成松月堂前吹布毛於禪衲錢塘江上揮

塵尾於法筵斷絃琴來續朱絲無孔笛別成清調如斯出手方謂  
作家岸爲谷谷爲陵更有歷僧祇之劫士希賢賢希聖會當傳無  
盡之燈鄰壁光輝宗門焜耀

三山湖重建木橋疏

恩施

蹋羅渡水莫言他物外通神伐木爲橋且作此目前方便故趾在  
雨汀煙渚良工運月斧風斤要得速成必須多助彷彿填河之鳥  
鵲依稀跨海之虹蜺三山湖歧路縱橫人無病涉駟馬車諸公絡  
繹自可題詩濟眾有功垂名不朽

重建排墓橋疏

斷橋人不渡如弱水以隔蓬萊小徑曲通村奈梵野而披榛棘溪  
分燕尾路繞羊腸必飛梁重壓煙波則大道直趨城郭金筆一揮  
於長者斧斤羣集而成之浮杯僧不用驚鷗題柱客儘堪乘駟談  
天上填河靈鵲毋聽譌傳躡空中跨水長虹仁看高步咄嗟事辦  
讚歎福生

遠塵居疏

爲善慶堂作

歷數河沙未盡僧祇之劫遠離塵垢豈忘吾佛之言一把茅得以  
蓋頭三條篋儘堪縛腹道須多助室乃苟完離舊隱稍入深居近  
新洋最爲佳境展開一坐地具絕斷諸塵勞門寒山雪不用掃除  
明鏡臺毋勞拂拭招白雲爲伴侶更無心出巖岫之閒對玉峰作  
畫圖其妙趣在丹青之外以安隱想入清淨觀

陵口慈院化脩造疏

扶起法幢據一帶江山之陵口飛來禪錫憩十方雲水之路頭翦  
荆棘重作叢林埽埃燼仍爲寶地數年不輟百廢俱興今將捲屋  
上之茅從斯覆瓦更合剡堦前之草依舊磨磚構層軒奉七佛之  
師望北闕祝一人之壽小苾芻向前料理大檀那直下承當種種  
莊嚴綿綿接續使工師求木聚良材以待匠石之需爲長者折枝  
修因果而有福田之報唯金爾諾庶玉其成

方外交疏賀蘭楚芳住法濟寺

以大法濟世而出接跡前修如小山招隱而來增輝同列布金園  
雖云廢毀硬鐵漢斯可承當某人學有淵源名揚湖海虎阜藹騰  
雲之氣在昔與教藏通靈蛟溪響流水之聲至今效分座說法道  
將行與人皆見之西排灣重豎珠林東印土俱成寶地陶彭澤入  
遠公社更不勞沽酒見招韓昌黎聽穎師琴自肯為賦詩相贈忘  
形緇素同志清高

塔寺疏

青山門市地荆榛化城安在紅塔寺倚天樓閣勝地重開雖苾芻  
卓錫而經營必檀越布金而成就埽除瓦礫整頓林泉壘七級之  
浮圖復還舊觀成一區之蘭若永守清規報施主恩祝聖人壽  
設冥道場疏

金山慈愍開八萬四千方便之門寶公科儀指一十二數超升之  
路既殷勤而修設宜次第以宣揚然解脫鐙點光明燭緇流星集  
旛影雲颺專追悼於一靈敬皈依於三寶禮菩薩諸天聖眾召阿

鼻十府冥王法雷鳴饒鼓之音甘露灑盤盂之供經演三乘妙法  
懺除累世愆尤然藥師鐙破諸幽暗施伽陀食濟眾飢虛散五采  
之仙花解多生之冤結爾齋主必加精恪無願不從我清眾各盡  
虔恭有感斯應伏願佛光普照法理圓融成就功德山存算比恆  
沙之喻脫離生死海亡靈得淨土之遊

作佛事薦陳都事疏

名同仁字仲野  
前常州經歷

念伯道之無兒誰承祭祀賴西方之有佛可冀超升追悼同寅投  
誠大覺伏念某官儒林拔萃仕路蜚英五六年勞贊畫蘭陵卓然  
可敬四千里赴承宣蓮幙遽爾云亡桐棺叢葬於太原本主奉祠  
於精舍供陳蔬筍香爇旃檀世尊放玉相毫光釋子誦金剛般若  
集恆沙之功德為淨土之莊嚴表我交情助公冥福伏願洋洋如  
在濯濯厥靈柏子庭前聽法會西來祖意蓮花臺上遊魂得上品  
化生

方外交疏賀微大古住天寧寺

一天寧有內外之稱經權並用九雲夢無帶芥之迹觸背俱亡惟  
麟膠可續斷絃唯烏獲能勝重任道之行也人皆見之某人前輩  
老成單提正印早入寂照室得徑山骨髓而歸親承圓悟宗聳秀  
峰頭角而出由由然寸絲不挂堂堂乎大器晚成坐蘭陵第一道  
場納芥子大千沙界蘇州有常州有總成佳話舊雨來今雨來皆  
與忘情鐘鼓雷鳴衣冠雲集古調倡陽春白雪餘音存晚節黃花  
韓昌黎海上畱衣特出敬大顛之意蘇子瞻山中解帶不妨問佛  
印之禪凡與鷗盟永言爲好

方外交疏賀聽聞極住天寧寺

毗陵稱劇郡天寧爲第一道場泗州畱法衣風化有許多因果舊  
綱維重新振舉大力量直下承當湖海推賢山林增重某人堂堂  
偉器藉藉英聲虎阜師承聞圓悟相傳之極致龍河法藏得維摩  
未譯之先幾浮盃使日出之邦駐錫憩春申之浦有聲畫無聲詩  
等爲遊戲橫說禪豎說教儘自圓融踞此貌牀香雲繚繞招將塵

拂花雨繽紛石池種靈運之蓮山門對獨孤之檜道旣高矣美矣  
人皆見之仰之三千年黃河清喜遭遇今朝之盛日十八賢匡廬  
社當繼承前輩之高風凡我同盟順爾成德

薦亡女疏

女因產而亡

蝮母裂腸於生育轉致冤愆象王慈眼於沈淪能令解脫皈依大  
覺敷露微忱竊念亡女某氏爲結子之桃花一時飄墮視當階之  
莫莢三載更新欲撤靈幃弘開法席梵唄演瑜伽教典慈恩降阿  
鼻獄人寶燈破冥路之昏斛食濟陀林之餒罪如霜釋業若冰消  
拯漂溺以上慈航洗穢濁而歸淨土伏願佛天覆幬化日慧臨大  
乘上乘最上乘哀諸功德欲界色界無色界從此超升

常州府天寧寺修造疏

娑婆世大千沙界往古來今毗陵郡第一道場殘山賸水大法幢  
要人扶起老禪衲領眾支撐開甘露門持修月斧佛有殿似靈光  
歸聳獨整天龍衛從之威鐘有樓如五鳳添修庶免風雨震陵之

患新兩廡而雁堂奕奕廣文室而貌座巍巍形勢依金城湯池周  
圍護銀山鐵壁與言多助立見有成視銀杏爲雙樹林數百尺鬱  
蔥佳氣接曇花從五竺國二千年奕葉餘芳

除服設醮薦亡疏

明發懷人恐沈淪於下土齋沐祀帝敢對越於上蒼仰瞻威顏俛  
慙情悃伏願恩光普照見旭日於雲中魂氣超升御靈飈於天上  
日之方中恩輝廣被天之所覆大德難名俛陳伉儷之情尚乞哀  
矜之賜伏願一誠天鑒幸獲接於齋壇萬罪冰消獲早生於仙境  
日之夕矣事亡如生天何言哉有感必應稽首三瀆馳情九霄伏  
念黑籍除名竟飄然而遺世丹梯飛步卽從此以登仙

居喪踰古制之期緣嬰世務煉度仗高真之力可濟幽靈仰籲洪  
鈞俛陳丹悃竊念亡室某氏生無妒忌能內助以成家備歷艱辛  
甫中年而卽世琴瑟之音固絕室家之意難忘命黃冠演其科儀  
設清供同乎禱祭敷宣道典歌詠步虛諸孤除服以追哀十極降

恩而超度伏願朝紫金闕乘織女之雲車居白玉京勝嫦娥之月  
府尚期遺澤益裕後昆

重建後餘橋疏

論靈鵲填河之事每笑譌傳假祖龍鞭石之神何憂病涉睠此瀟  
湖頭闊港實爲鶴溪上要途惟諸賢發鄭僑濟人之心則良工用  
媯氏補天之手以舊石加諸土木看新冬成此津梁客有馬長卿  
必爲題昇仙之柱賢如鄭子產毋勞用溱洧之車

太平興國寺修塔造寺疏

毗陵郡諸山起廢幸此時明太平寺一塔歸存依然壯觀風摧雨  
壞歲久月長戒壇與梵宇俱亡畫本在圖經空載巍巍乎七層巨  
構茫茫然百畝荒基扶天柱之傾宜先出手聽風鈴之語會有知  
音雖卓錫已有人焉而布金必須長者千年鐵柱骨看青蓮居士  
重禮冥僧半天拍闌干待簡齋先生畱題佳句聿成勝事永著修  
名

常州府送聰聞極住蘇州萬壽寺疏

一笑視齊雲舍利重現神通三遷至禪月道場能繩祖武遽爾風吹別調本來雲出無心某人見合真知聞皆極致是空是色出熙恬蓋外之青自本自根得妙喜骨中之髓進非躡等道在力行猊牀擁五色香雲塵拂灑六時花雨以淞江太湖倒傾其法海於長洲茂苑振起其宗風登東山登泰山道眼益明於天下處北海處南海交情何異於日前尚曰鄰封無忘舊好

常州府請中道立住天寧寺疏

乾毒發一花五葉之春流芳震旦天寧爲四縣諸山之冠鎮重毘陵必須得前輩老成乃可爲後學師表竊有請也聞斯行之某有蘊皆空無道不立山林下工夫鎮密湖海閒聲價崢嶸無準翁祖派傳來得靈翁虎邱之親授穹窿山珠寶招出陞景山狻座以盛行連年橫野渡之身此日擊誓江之楫平地把法幢扶起獨園隨坐具展開白槌雷鳴緇侶雲集金斗城鳴抱關之柝鐘鼓相聞鐵

門限待問話之人衣冠聿至仵徯三祝同演一誠

普庵堂修齋安奉德藏主靈位疏

叢林鐘鼓道本貴於同修祠宇昏鐙義不忘於前輩敢謂東山小宗之從子仰干西方大覺之慈悲悃悃具陳慈悲諦聽竊念故師伯藏主德公早遵父訓過匡廬蓮社之門繼得師承入靈隱竹泉之室主名山一大藏教典涉危途十餘載兵戈常時若緘口無言凡事皆灰心不作雖病業難逃於俗舍乃寂滅預知於去期法已茶毗禮宜蒲供安奉覺靈於舊隱宜設科教於今辰伏願成就菩提圓融般若六十五年娑婆世界夢幻俱空百千萬億清淨化身光明普照

延福庵眾設法華道場保安疏

居安慮危愍眾生之煩惱捍災禦患賴諸佛之慈悲俛述輿情仰干大覺竊念某人等家居長幼咸寄幻於兩閒氣候燠寒或愆和於四序共闡道場於延福同宣妙義於法華鑪爇寶香藹祥雲之

繚繞花生銀燭增慧日之光輝伊蒲列供於齋筵因果緣成於梵  
宇伏願佛天覆幬法雨露濡五運六氣之流行無災無害七喻三  
周之功德無量無邊凡在乎鄰里鄉黨之間共享此壽富康寧之  
福

延福庵修造疏

修月之斧數千世傳異事補天之石五色神立奇功矧草創之禪  
宮乃檀那之福地必加修補愈更作興或舍舊而圖新或哀多而  
益寡斧彼鋸彼輪焉奐焉上漏下溼處任在朽工東塗西抹時光  
生髣飾孔方兄但能助力阿羅漢別當現身非莊嚴是名莊嚴此  
福德勝前福德展開一座具舉頭皆延福道場更上一層樓彈指  
見華嚴境界願言金諾事悉玉成

常州天寧寺請性天之住山疏

金大地作瓦礫場空王殿巍然突兀鐵門限爲戟戈用僧伽衣久  
矣源靈必得人扶起法幢特爲我展開禪席瓶盂雲集鐘鼓雷鳴

某人北山三簷早歲入曇翁之室西江一吸無人當馬祖之鋒煮  
虛空煨赤腳鏞談般若聚點頭石在處香雲繚繞有時花雨繽紛  
時止時行了無罣礙淞左淞右靡不依歸今菟裘有將老之營而  
竿木乃逢場之戲幸無多讓勇爲此行吳山青越山青拄杖挑白  
雲飛起常州有蘇州有滿船載明月歸來

延陵精舍疏

并序

昔司馬公諸君子在洛爲邵堯夫先生買宅人到於今稱之今叔  
廉江徵君世居江陰與延陵季子墓同里清風高節實景慕之  
邇來避地吳下擬欲築延陵精舍於淞江之上使學者有所依  
歸吾黨之士宜相率以助其費亦庶乎爲堯夫買宅之意也不  
揣僭言作成幸甚

君子攸居不鄙九夷之陋英才可教常存三樂之心欲衿佩之游  
從宜齋廬之講習非助我者孰能爲之竊見某人喬木世家飄蓬  
叔世書劍客長洲茂苑襟懷藹和氣春風五色筆之文章家傳久

矣十字碑之賢墓鄉念存焉築精舍笠澤之濱揭故園延陵之扁  
既不忘於桑梓且樂育於菁莪願言爲長者折枝僉曰使工師求  
木美輪美奐鼓瑟鼓琴試看荷蕢過門之徒皆爲升堂入室之士  
青山在上流水在下馬公樂花竹餘春先生如邱學舍如舟蘇子  
以齋鹽送老亟圖燕賀永締鷗盟

呈長洲縣請修顧元公祠堂文

嘗謂古昔名賢合奉蒸嘗之祀世俗淫祀豈容混雜其閒風化所  
關事宜改作竊見晉散騎常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顧元公相門華裔文武全才當時與陸機陸雲並稱三俊王導慕  
江南之望張華號南金之奇以樂道而鼓琴能知平六  
州之大亂成一代之奇功其他勳業具載晉史祭典曰有功德於  
民則祀之若元公之賢理宜廟食今墓在長洲縣二十九都皇天  
蕩南舊有祠堂爲鄉里奉嘗之地近被一等無知小民將本處廢  
廟中土地神像移入本祠使夫婦並列玉石混淆惑亂觀聽於理

未應如蒙官爲致祭撤去續添神像禁斷樵牧整葺祠宇非唯尊  
先賢辨淫祀以明禮法且能正人心厲風俗有補風化爲此合行  
具呈

崑山州學講堂上梁文

設庠序學校之教於國中人倫爲重聞金石絲竹之音於堂上聖  
道彌尊賴有人心上經綸見此屋眼前突兀恭唯知州相公理明  
聖學職守神州念斯文重繫綱常知厥職實兼師傅如文翁化蜀  
多除弟子之更繇似常袞治閩親與諸生相揖讓顧瞻鸛泮乃構  
鱣堂看接武布武於上下之間欲求仁得仁於講論之際先聖人  
洋洋如在賢太守赫赫厥聲視鄭之不廢鄉校而過之比魯人能  
修泮宮而成矣齋廬俱備堂廡亦新騶虞之德諸侯之化是皆本  
先王之教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喜共窺夫子之門爰舉修梁敢陳  
善頌

梁之東日出扶桑麗太空五色喜看祥瑞見八荒都在照臨中



梁之西湖上青山玉筍齊千里風塵銅馬去四郊春雨錦鳩嗁  
梁之南負郭人家瓮繭蠶共愛甘棠周召伯重歌岐麥漢張堪  
梁之北江水滔滔歸海國人心亦自水朝宗聲教依然流九域  
梁之上萬象森羅天蕩蕩日邊氛祲已全銷天下太平今可望  
梁之下州里絃歌總風雅三吳德化服淮夷多士文章繼班馬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邦咸寧舞千羽格苗民之頑大禹班  
師而勿用修文德來遠人之服顛夷近費以何憂化日舒長士風  
益盛

募朋友置十七史疏

農有菑畲可盡耕鋤之力儒無簡冊曷資講習之功借於人或笑  
為癡關於布自亦可笑竊見某人螢窗苦學陋巷甘貧十七史歷  
代之書擬求善本數千載古人之事又欲周知區區未遂其心咄  
咄不離於口割鷺股奈何無肉刮龜毛安得成氈雖君子存固窮  
之心在朋友有通財之義多助寡助大書特書便令載米家之船

管取插鄴侯之架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相與講明歲之餘日之  
餘時之餘儘教披玩其為感佩奚可弭忘當時以中統鈔題助者  
趙師呂蕭昭卿王伯祥  
王子芳王仲德各一百貫葛用中王君壽道士鄧混然各五十貫  
祁虛外蕭子璋金君玉各廿五貫僧秀玉林廿貫命甥女婿周明  
舉詣集慶路登記士友陳雪心買紙儒學內印置其作四百六十  
冊所用裝演作料工具等費計二百貫滄泊齋藏貯諸史時至元  
五年歲在己卯子在鳴鳳王氏家塾是書至正丙  
午春因避兵寄藏金壇縣尹秀峰家其子吾婿也

勸募刻思賢錄疏

代張希尹作

某伏覩故宋道鄉先生鄒忠公常郡名賢程門傳道其一言一行  
皆可為天下法若龜山楊公了齋陳公南軒張公晦庵朱文公丞  
相李忠定公諸賢咸有贊述宋季及元郡守教官暨諸名士嘗為  
表著祠墓之作散諸四方者不一龜巢老人謝某哀輯成編名思  
賢錄然非鐫梓以傳則忠公與諸賢之文辭將遂湮沒寧不惜哉  
某比以棗板百片助之其鏤刊之資尚有望於好事君子書成之  
日度置學宮庶得以貽永久也洪武十一年八月中秋日江陰張  
瑞

刊龜巢摘彙

代王尚綱作

嘗觀石鼓之詩閱一千餘年剝落未盡學者猶可得而傳焉近代版刻亦類此今吳中黃宗禮氏欲以龜巢謝先生之詩鏤板而傳之適以事阻因循十年敢用告諸君相與巢翁相知請為協力以玉其成夫巢翁之詩多以忠孝節義形於詠歌苟得刻木以廣其傳於世豈小補哉

龜巢彙卷十二

龜巢彙卷十三

序

送黃仲賢同知吳江州序

國家以民爲本故州縣守令之職必慎擇焉以其近民故也苟知近民之理則必如醫之近人察其脈而知病否農之近苗視其苗之美惡母之近子求其意而知惡欲苟非其人則何異以巫爲醫以工爲農以塗人爲子之母乎至正己已秋太尉丞相知黃公仲賢之能啟奉正命命同知吳江州事其職可謂近民矣或曰君前爲江西省照磨爲南臺掾所至蔚有能聲未嘗近乎民也矧今位州長之下僚佐之上凡所處決非己得專其爲政也不亦難乎余曰位不同而理同苟吾之理明如鏡照物持此以居同僚之間無偏執無詭隨一州之事交相可否舉直錯枉唯理是從必能使其民無歎息愁恨於田里者矣夫如是可謂醫之知病否者也農之識其苗之美惡者也母之能知其子之欲惡者也近民之理如斯

而已君之行其友某請余以理之一言敘而送之余則毘陵謝應芳也

贈卜者陸仲明詩集

卜筮之說予嘗著辨惑編論之詳矣今吾友徐君伯邛謂中吳陸仲明氏善卜往往以疑事決之其應如響故率諸善文辭者贈言且徵予爲之序夫枚卜功臣雖唐虞之聖猶用之若三代則塗山之卜飛燕之占百谷之筮皆驗以興國特不知當時掌蓍龜者何如其人也春秋時或者謂筮長龜短而龜獨重於世家國大事未嘗不謀之善卜者誠能紹天之明以七十二筮洞明吉凶其人豈易得哉但世之假龜筮以售妖誕之說者垂簾居肆所在有之君子不能無憾焉夫以伯邛之明智而稱仲明若此則仲明之精於卜也可信矣雖然昔君平於問卜之士語臣以忠語子以孝其諸善道莫不隨人以詔之於世教殊有補焉諸君旣賦詩以譽予不佞復以是規之仲明其留意焉

婁曲書堂詩集序

人情孰不愛其子乎唯其愛之以德使之能有樹立斯君子之愛矣崑山殷君敘父有見於茲視贏金不如一經乃買書築室於婁江之上命其子奎日與師友講學寢處食息乎其閒而奎也服膺父訓篤專厥修或經歲累月足不踞庭戶外學與日積聲聞遠邇若參政鄱陽周公亦過而嘉之扁其室曰婁曲書堂旣而鐵崖楊先生及諸名士皆有賦詠而予亦嘗題其壁焉今君敘又欲以詩以賈其子之餘勇而益進之乃哀集諸詩時令諷誦且俾子序所以集詩之意吁若君敘之愛其子者可謂君子矣奎字孝章亦可謂孝於其親而名不虛得矣余嘗三復是編顧其詩類多警策不特頌殷氏堂構之美而已使凡爲人父爲人子者得而觀之莫不有所感發興起而爲風教之助云

杏林春詩卷序

予嘗讀列仙傳至董奉杏林之事嘗掩卷而歎曰嗟乎奉必有道

之士而隱於醫者也觀其用藥治人而不責人之報以杏易粟且復振夫飢者非有道而能若是乎傳者蓋欲特著其事託爲神仙以高之殊不知君子之所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吳君中行去奉千載景慕之將繼其美乃大書杏林春三字於齋居之室示不忘也所謂杏林者蓋根於胸中方寸之地而春則發於秉彝之天流芳後人傳之不朽非蔚然佳樹而已吁中行之學人固知能世其家而其心則予猶恐人或未之知也今觀四方士大夫遺之詩咸嘉其存心之仁擬諸董仙無閒然者可謂有諸中形諸外矣予於是益加起敬三歎之餘用題卷首

送琇上人序

予聞浮屠氏之學其宗有三曰教曰禪曰律教以明法理禪以悟本心律則操其式而已三家說行互相優劣果孰得而孰失哉吾意其宗於教者猶儒而窮經要得其本矣彼禪冀頓悟律謹細行雖各有義然循其常而求之始乎粗而卒於精始乎求其言而終

有得於意言之表者則於教誠有取焉玉林師有見於茲也自少走吳楚閒求其深於浮屠氏之書者從焉又旁求吾儒之書而讀之故能歲時享其祖禰而且仁其族也予故與之交且暱焉今玉林以斷雲法師主澄江迎福之席得華嚴之傳往貳之以尸其悅眾之職吁醍醐甘露悅乎口者也祕密之藏要妙之理悅乎心者也師往以其書究竟衍說廣示其眾來學者之飲焉孰不歡喜而信慕哉而況有得於吾儒之旨耶於是眾饒以詩予則爲之序云

送慈晉卿集

秦漢以來官不封建爲郡縣者往往以交承之數視爲傳舍治效蓋蔑如也況巡檢或以省檄之遇郊授者截日代去其傳舍尤非郡縣之比唯慈晉卿則不然君來奔牛卽諭諸眾曰吾居此誠不知能幾何時然食君之祿雖一日必事其事爾吏必謹其案牘爾巡兵必嚴警邏否則必汝責勿恕於是各殫其力而君之用情尤倍之居民謐盜賊屏息四境之內晏如也旣而郡府以材幹聞

復以渠堰等事委之夫奔牛當駟路之衝凡朝廷使命之出東方南物之貢與夫憲省百司往來絡繹罔不役巡兵護送之稍縱則怒罵鞭扑阜隸不能堪而君處之泰然每以身代巡兵之役退無怨言閱四年如一日蓋其立志之確而忘其勞且辱也今鄉人德之郡府嘉之儒紳君子咸賦詩以華其行吁世之傳舍其官者聞慈君之風亦可以少變矣

送秦彥明集

士不以窮達論也窮而耕莘達而阿衡窮而釣渭達而鷹揚窮而版築達而霖雨所謂窮達者時也向使諸賢者不遇於時則終爲莘野之農渭濱之漁傅巖之賤夫耳吁今人猶古人也惟其藏器於身待時而用不躁不競斯爲可貴世之狐趨狗媚竊利祿以榮其身者君子恥之淮海秦彥明儒先之子也家庭之訓聞此熟矣觀其所負之器如干將莫邪用爲補履之錐豈其利哉然爲貧而仕與時浮沈未嘗有毫髮躁競意征商之暇每與僕劇談痛飲商

略今古語及先民耕釣版築之事必掀髯抵几忼慨激昂盡醉而後已今其行無以爲餞請以疇昔所常共談者書以贈之以堅其待時之志

送趙縣尹之安仁序

子聞古鄱陽之地土沃民富物產饒衍故以饒名州考之今則銀錫絲絮魚稻之屬誠夥其民誠殷名不虛得矣郡屬州縣六安仁其一也土壤名物視他邑爲最或謂其民習奢靡蕩禮法不才者居多土沃故也爲此邑者厥唯艱哉是不然凡民之情有恆產者而後有恆心庶且富而後可教否則汲汲焉救死不贍教將焉施然則安仁之民其可教者歟奚其難但近者州縣吏視其地之瘠肥民之豐嗇以爲幸不幸者其意有不在乎治之難易也今趙君天祺爲安仁令吾知能教其民而不以爲難也必矣何以言之往者君大父爲賢守令著稱於時君卓然有祖風烈製錦斯邑牛刀發矟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斯民也吾將見被絃歌之化成禮讓

之風熙熙乎耕稼之爲樂也寂寂乎雞犬之相安也皞皞乎不知  
帝力於我爲何如也麻中之蓬亦何待矯而直哉君之行可慶者  
如此而其民又豈不大可慶乎

贈刊字張生序

古者毫楮未興書以刀筆故六書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  
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師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  
多至近代板刻之誤而人不敢遽易者况俗徒規利至有節去  
其辭使章斷句裂以誤學者然板本既行聖賢經傳乃得家傳而  
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金沙張敬之善鏤書者也家本業儒故能  
矯直者之弊且以篆隸究字書原委偏傍點畫毫髮無舛士大夫  
咸以是稱之方今天下文明正制度考文之日館閣諸書校讎有  
人勒之琬琰以示來世將有取若之藝者若之名由是亦彰矣敬  
之其勉旃

送崔仲德序

予往有京口之行識崔君仲德於諸葛用中席上温温其容抑抑  
其儀其言議粹然一出於正心竊敬之意其人非天質之美必師  
友淵源之懿也既而詢之士大夫乃知君姚文獻公之門人自早  
歲爲學尚友千古文獻公特器重之及壯侍親宦遊臺閣多薦辟  
不就今也爲貧而仕監稅呂城予嘗壺觴慶亭得以聆文獻公緒  
餘之論窺君抱負汪洋無涯既而部使者諗君之才以郡邑危難  
事命之盤根錯節迎刃而解識者韙之或曰君往年唾視軒冕至  
是何屑屑如是予曰不然仕止久速時也安知徐驅於後者不疾  
過於前哉苦心志勞筋骨空乏其身又安知非天所以玉其成乎  
子聞文獻公宗孟氏之學君蓋聞之熟矣尚冀尊所聞行所知以  
厲其所守功名爵祿特餘事耳請以是爲臨別贈

送小湖徐巡檢序

常爲浙右大藩府統州縣四巡檢司又且倍之獨小湖瀕揚子江  
風颿浪舶輻輳岸下販私鹽以漁厚利者往往與居民通甚者禦

人江海之上日薰月炙惡習滋蔓數年以來號稱難治淮安徐君  
達善適官於茲君患之視政之日即申明憲章以嚴警邏吏不敢  
肆卒不敢怠未幾民有蹈前轍者追亡摘伏罔或遺漏境內肅然  
道東西行者爭稱譽之由是郡知其能乃命攝奔牛黃土之警君  
一以公勤蒞之民以謐寧閱五載如一日今代去彼鄉人之賴以  
安者設祖帳青城下皆依依然不忍云別予既嘉君之有德於民  
亦喜其民之不忘德也吁今天下之盜豈止是哉蠶螳之眾竊兵  
於遐馭豺虎之徒賊民於當路斯民尤苦之以君之才使之佩虎  
符擁貔貅則蜂蟻可埽也使之執鷹冠持玉節則豺虎可擒也蜂  
螳埽而豺虎擒斯不負其才矣

贈醫士顧彥文集

顧氏爲吳中望族舊矣近代家益濠者多業儒至我彥文生而岐  
嶷方卯角即慨然思所以濟人且曰士而未達茂以及物惟醫其  
庶幾乎於是挾古今醫藥之書往從舅氏葛先生學爲探賾索隱

垂十年學成而歸惓惓乎欲展其素志凡以疾告之者必詳審製  
善藥手足視貧富無閒然者故往往藥有奇效特稱良醫彥文方  
謙謙不自滿不責報於人人然人既德之而亦未嘗無報也吁古  
之善醫國者其操心蓋如是耳禹視人之病溺也殫力以疏導之  
法拯之稷視人之病飢也盡誠以稼穡之方救之伊尹以一中德  
療傷桀之厲周公以四事解中紂之毒調陰陽弭災眚保養生息  
卒能躋羣黎於仁壽之域以成十全之功漢唐諸公功雖不遠然  
於人所疾苦隨用救藥罔不殫乃心力今觀彥文用心之勤如此  
必有見於此乎一日友人安玄卿以其有未報之德相與載酒濠  
上因以前言質之彥文笑而不答余復告之曰昔丙吉於孝宣微  
時有大恩其始未之知也他日將封侯丙吉病甚憂其不起識  
者謂吉有陰德必享其樂後果如其言然則有盛德者不報於人  
必報於天此又吾彥文之所當知者酒既終玄卿請書此爲贈  
送楊善章序

至正辛丑春子舟次吳門友人楊善章過予曰先大父安撫公葬餘杭考妣耐之杭人以邱隴之廣竹樹之盛名其地曰楊墳是也前年寇兵入境喋血百餘里古今墳陵遭禍樊崇者不可勝計我先壟雖赭其地殞宮幸無恙焉然而寇退之後榛棘蔽野鳥獸之害人者出沒其閒春秋霜露之恩悵望飲泣痛吾親弗及夏畦馬醫之鬼一抔之土又安知終無綠林之患乎朝斯夕斯情弗能已今將往以浮屠氏荼毘之法舉之函骨而歸瘞諸吳之西山庶幾歲時有埽以寓追遠之意於理其可乎哉予曰此理之變也禮曰古不修墓况改葬乎不得已而改者固有之矣舉而燔者未之有也雖然當此喪亂之際而三綱幾絕父子或不相顧今善章一念之孝不忘乎親將冒險涉遠負其親已寒之骨去危就安斯可取焉君子固不當以常理責之也子既答善章之問因筆諸簡牘以餞其行

送彭主簿調吳縣序

昔人謂州縣徒勞者誕矣夫州縣爲民父母居是官必有其子愛之心盡撫字之實以勤以勞斯稱厥職夫戴星出入者致一邑之治運食朝莫者成八州之功否則淪胥尸素有不免君子伐檀之譏若我長洲簿彭公其可謂能勤勞者歟長洲隸大藩加以師旅飛芻輓粟事如蝟毛公以明察內敏之才剴繁治劇如庖丁解牛得其肯綮刃有餘地然一念之愛切切乎爲斯民保障服勞盡瘁不怠不息未幾府令出郊視水以董農事公所至訪民利病見諸施行集流離而爲土著飭游惰而躬稼穡抑強扶弱剔奸蠹民用大快或告之曰公今職有所專餘若可置公大不然言一邑之政皆簿所當爲吾敢憚其勤乎尤務以廉讓律身以清苦自厲雖按行之勞酒肉不御日三飯脫粟而已吏卒從行操如束溼然割已俸食之使畏而愛於民無毫髮擾至若尊賢下士溫溫乎其容秩秩乎其儀動遵矩矱言必忠信有古人之遺風焉由是廟堂嘉其能改調吳縣蓋欲用利器於盤根錯節展其效耳今士大夫爲



邑人抒去思之情詩以贈之吾友陶君德潤知爲最深走書以序引見屬凡所稱道皆予曩聞於人人者吁賢勞如前加以無倦其治效當不止長洲吳縣而已將繼美長沙公八州之大吾言斯足徵矣

贈醫士吳中行序

僕老吳下嘗怪其俗之陋尚鬼而多惑嗜利而輕義欲得卓越之士不爲習俗所移者相與語道蓋寥寥耳一日友人趙君執中書來曰去年春彝舉家病疫垂髻之兒蒲伏薪水適錢塘世醫吳中行來閱余故交過門視疾謂二親已不可療彝則藥而愈矣時族姻比閭方煽乎妖巫之說懼乎疫鬼之害跡不及門獨中行暨里人陳希玄日一二至扶持而藥之饋粥以餌之彝得不死未幾吾親果相繼而歿中行又力爲之襄事閱數月彝念蔑以報厥德姑償藥資中行拒而不受今里中士大夫皆賦詩以贈吳中行請先生爲之序焉僕閱書起敬恨未識其人耳旣而識之且聆語言知

學問之高識趣之雅不特業醫而精又嘗得劍術之妙達官貴人多用薦辟然骯髒不苟合不屑就卷而懷之泊如也唯讀書窮理愈進益力假醫藥以寓吾心之仁而濟物焉若中行者可謂不淪胥於尚鬼之俗而惑者也亦可謂能舍利而取義者也亦可謂卓越不俗而造道者也斯人也昔吾願見而不可得今旣得之可不樂道其善以厲其俗哉吁麟角鳳觜世不多見孰謂世無麟鳳與識麟鳳者知其待時而出不久將有日矣僕等又當刮目以俟

送梅知州序

子嘗觀古之爲政者唯能以廉律身則心清而理明身正而道行故周官以六廉計羣吏之治自漢而下史稱廉吏者其政皆焯焯矧子西溪梅公生質猶季廉也加以學問之力廉介絕人初倅崑山聲聞於時遂升同知州事在州六年門無私謁較諸楊伯起卻故人之遺羊興祖辭府丞之餉范史雲之塵甌馮元叔之齊馬何以異哉當其蒞事之日時與同僚相可否同僚曰公廉而能所可

否者非私也當從之無戾焉胥吏防其奸欺窘如束溼胥吏曰公廉而正所窘束非苛也當謹之無違焉至辨訟獄均租庸用刑罰以齊其民民則曰公廉而明刑罰非暴也當服之無犯焉是故佐是州之久道日益行政日益修品秩加而名日益著焉耳今知吳江實爲州長而位乎同僚之上其御吏其治民又非前日佐貳比惟仍以一廉處之則所謂心清而理明身正而道行可必矣吁庖丁解牛刃有餘地蓋得其肯綮之要也若夫以廉律身豈非爲政之要乎雖然克終之戒君子慎之某辱公爲布衣交於其行敢以君子所慎者告之爲臨別贈

送費知州秩滿詩集序

東平費侯爲崑山之五年二月初吉侯得代時毘陵謝某適寓是州聞州人頌之曰公昔下車時方擾攘民用蕩析老弱餓莩餘或行伍公勞來之乃復土著以耕以桑以生產而租賦然猶懼不能安其業也賴公之明爲能識民情而燭吏欺使民得盡其欲惡吏

不敢並緣而爲奸蚩蚩之民間有訟於庭者侯必先誨之以理諄諄焉如賢父兄之於子弟良師友之於弟子陷於誣則爲之直其枉而不避困於役則爲之節其力而不窮至其有罪施以刑罰亦未嘗無哀矜之意焉是州地方二百里其民咸得安土而粒者侯之惠也又曰學校久廢侯振厲之尊賢育才文教蔚興黌宇輪奐視昔有加閭閻委巷絃誦偕作使之駸駸乎爲禮義之俗者侯之功也予聞而嘉之旣而道海虞適無錫過長洲茂苑周遊乎淞江太湖之上士大夫凡與談崑山費侯咸稱譽如州人之言其能詩之士各賦詩以贈之予則卽所聞以序編首

書畫舫燕集序

古之人凡樂其高尚者必寓意於詩酒花竹山水之間與之遊者蓋亦樂其樂焉若我玉山隱君其亦可謂高尚者乎君生長世家一旦盡去其少年豪華之習結草堂玉山中蒔花種竹日與山僧羽人布衣韋帶之士以道以居達官貴人未嘗一見其面徵車之

來則踰垣閉門甚於段泄不知者或譏以迂怪君聞之自若也至正庚子秋愚隱師攜祺上人等過之語道相契日坐至夜分乃已一日君置酒書畫舫賓主凡八人其七人皆善飲獨愚隱師性不嗜酒亦欣然爲勸酬嗚喙各盡其歡既醉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兩語闌韻賦詩時秋高雨晴芙蓉金菊之花照映池島悅人心目而詠歌有不能已者故分韻之外復有倡和之什焉夫愚隱一日留數日非唯主人留客之勤固而客亦眷乎山水花竹之閒而忘其去則所謂樂其樂也諸詩寫燕集之娛園池之勝備矣余復引而申之以識歲月

梅隱山房詩集序

昔人有言天下無真樂隨所遇而得者乃真樂也今吾以珏上人觀之其信然乎往人遊諸方參菩提達磨西來之意名山勝境長年忘歸不知者意其江湖之樂耳既而歸錫谷影不出山涉獵羣典適興賦詩怡然自得又若移其樂於山林文史矣至正癸卯

春愚隱師主禪月道場召爲記室上人以佛法淑同袍之士以辭章接搢紳士大夫夫人皆樂其道之行焉閱數月謝事當路者或薦舉之孰不曰以珏之才之美宜其繼美黃龍益弘斯道殊不知上人之來特以答愚隱師相知而已餘非其志也於是飄然別去渡吳淞過崑山東瀕於海顧荒江寂寞之濱僧廬幽闔梅花環繞境與心會乃寓甌錫顏其所居之室曰梅隱山房蒲團木榻晏如也定起之時曳履梅下或欣然猶迦葉拈花而喜而人不知也吁東吳巨利樓閣相望鐘鼓之聲相聞苟從當路之薦置身蕭爽孰不爲之樂哉今若此其樂蓋自得之有難以語諸人者歟諸君懷上人者爲之賦梅隱詩一卷俾不肖題其卷首予不敏姑以平昔所知者道其梗槩云

送理上人歸天台養親序

余辟地吳下聞宗元師之名者數年及與之遊則知名不虛得方以見晚爲恨師乃念親老於家言歸覲省且欲築室於先人之墓

祠佛養親以酬罔極余聞而嘉之因請諸搢紳歌詩以贈其行或曰子逢掖者又嘗著書辨老佛之惑矣彼浮屠氏既與之遊又從而譽之何哉余曰是不然予交浮屠亦各有所取焉往在京口以清苦交了翁卽在金陵以文辭交訢公後隱於杭交古鼎銘公以集端謹而誠慤也今於吳交愚隱智公悅堂顏公一以其有濟人之仁一以其有事親之孝也其他或學或行或趣識高達亦未嘗無所取焉今宗元有了翁之清又心乎顏公之心可不敬乎吁當此兵戈之秋道路梗澀躑步千里有能披荆榛冒矢石梯山航海勇往而不顧者皆功名之士貨利之人求其如宗元之行蓋渺矣夫宗元於蘇湖諸大叢林行至安隱且有主虛席以待之者師皆辭焉誠使結廬以守松楸之地持鉢以盡菽水之歡可謂釋門之曾閔矣吁彼織蒲如陳睦州者固不得專美於昔矣諸君子然予言既贈之詩余乃述所至敬宗元之意弁於篇首

爲徑山顏長老送丁州判序

予聞古之任人者爲官擇人未嘗爲人擇官故量材授任不遽更易必使久於其職而得以考其績焉今丁君克明爲崑山州判官洗心奉公孜孜厥職凡州長發號施令必相與可否則不負乖刺惟是之從至如出郊勞農及河防繕修警邏之役靡不殫其力焉秩甫滿公府復命公判嘉定州事可謂委任之專有古者爲官擇人之遺意也以君之才游任厥職是猶駕輕車就熟路不遺餘力凡昔之所以澤此民者其必澤彼民矣等而上之佐郡國貳憲省將無適而不可大器晚成其可量哉某以久處鄉邦故知公爲詳於其行書此爲別并爲嘉定州人之賀云

送陳允貞序

士君子負有用之才必得善識者擇而取之然後能適其用耳譬之木若檀之可以爲車楛之可以爲矢桐之可以爲琴瑟杞柳之可以爲杯棬榎枏豫章之可以爲明堂棟柱材雖良能自致其用乎至正乙巳王命江浙分省參政周公開望河爲固國計公知允

貞爲能幹濟使董其役允貞方以吳江州吏目秩滿而歸承命之重義不敢辭於是殫志盡力宣勞王事召畚鍤數十萬人爲之計工程限期日不疾不徐民用子來兩月之間事功乃集河長四十里北接漕湖南通漕渠又東注於震澤吳人視之猶金湯云然則若允貞者可謂有可用之才又得善識者擇而取之斯適其用矣今允貞赴鹽場幕官吾知其才足以有爲也鹽法之弊多於牛毛部細民蓋有望於良有司也久矣唯允貞盡其才之用焉爲智長老送蘇縣尹序

至正丙午春余方過上海卓錫於寂寞之濱適縣令蘇君彥祥秩滿而去士大夫祖帳西門外田夫野老遮道請畱或膝行而前脫君之靴先後數四不啻攀轅而臥轍也予嘗揖父老而問之曰蘇令何以得若等之心如此哉父老曰我賢令廉明公正材幹絕人三年之間凡可以康濟吾民者知無不爲其精於法律小大之事處決如流吏畏民服租賦非不重也賴除去宿弊而無橫斂之毒

徭役非不夥也賴差次民力而無不均之苦至若謹庠序明教化置禮樂之器以嚴祭祀增社學之設以廣文教凡祠廟之在祀典者所在修舉麗牲之碑所在正立街衢橋梁舉邑完好又曰縣瀕巨海江流交接怒濤洪肆險惡萬狀禦人者往往出沒其中過者痛之令乃相地之利由縣治西南開大港接新涇口延袤凡四十里墟邑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昔之畏境今爲康莊風帆雨檝晝夜不休縣之人不忘所自因以蘇港名之余聞而歎曰令賢乎哉此蓋千萬世之遺澤也秦之白渠常之孟瀆杭之蘇隄蓋此類耳余復何言特以前所聞父老之語序而送之以抒邑人去思之意云送鄧宜之還鄉序

昔二疏爲東宮師傳告老而歸當時祖帳之設黃金之贈太史氏悉書之或曰以二公之言尊爲師傅區區贈送奚足美哉是不然此蓋美其還鄉之樂非以爲師傅之榮也夫鄉里人之所難忘也若班定遠馬伏波皆絕世之雄立功異域名聞天下猶且願生入

玉門關及追述少遊平生之語況餘人乎蓋狐正首邱魂魄之思沛皆出乎本然之天也今宜之鄧君假館張侯羣弟子服勤盡禮講貫之暇主賓燕洽閱寒暑十有二年如一朝夕然鄉土之思常縈乎心束書言歸館人畱弗能止其父子兄弟乃翕然餽贐又相率諸友人贈詩且屬余爲之序焉某與君鄉人也親戚也知君之心者也因謂之曰君之行有班馬之所無者方諸二疏雖榮名贈送之有不同而鄉里之樂則一耳第慚予滯畱徒知君之樂而莫能與之樂其樂也君歸凡故人之有見問者幸爲我謝之

多稼亭燕集詩集

洪武十年春上巳前之一日郡守番禺張侯置酒多稼亭集僚佐洎逢掖之士十有三人相與訪前修遺跡尚交而挹其美焉環視四郊煙鋤雨耕乃喜而言曰嘉我良民殆不負牧守邵農之意歟旁睨鬻舍衿佩雲集又曰嘉我諸生其不負國家修文之教歟至若瀟浦環於前三山屏於右雲霞竹樹千態萬狀儼然爲天開畫

圖快人心目俟於是舉酒屬客臨流賦詩蓋其心之所適情之所寓有不翅蘭亭禊事之娛而已沂雩風詠亦殆吾儕庶幾亦得以樂其樂也坐客詩凡若干篇俟以龜巢老生謝某爲客之右因命爲之敘云

贈醫士張恆齋序

夫良醫之用藥如良將之用兵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偶然也且人之有疾必係乎五藏六府殊不易知也苟日飲上池之水而能了然於心目之間非吾之所知也必也目其色耳其音語焉而推其詳脈焉而究其蘊如是而後可謂知彼矣彼疾旣知又當所用之藥必中厥疾如戰必克乃所謂醫之良猶將之良也恆齋張公世居儀真以醫名家今提領常州惠民藥局事郡人往往負危疾詣公公可否之其日可者皆如期而愈猶龜卜燭照而數計之也蓋公自早歲究心於儒者之學以明物理軒岐以下數千載醫藥之書莫不探蹟索隱觸然洞然未嘗出詭祕一言以自神其術也

近吾友丁以道之子構疾而危羣醫縮手公診而藥之其病如春  
冰而釋其人如枯芩而生以道德之且言四郡人蒙是恩者眾矣  
安得太史氏爲作佳傳焜煌簡策耶吁予嘗以恆齋之學論之將  
來必醫及國家躋斯民於泰和之域秉史筆者當大書特書不朽  
於無窮也奚患無聞乎

送陳尚言歸會稽序

會稽陳尚言以其從兄爲常州府幕長銜父命來視之常之士友  
因得時與之游而東郭謝某獨深有敬焉者尚言方妙年自持如  
老成人凡相見時往往論古今忠孝事世俗之談未嘗一出諸口  
也洪武六年八月之吉言別於予前兩月方盛暑予嘗見束裝其  
兄固畱之至是宜其掛秋風之帆矣或謂尚言之欲亟其歸者厭  
吾邦之敝而樂其故國山川之勝也予請詰之子之歸將窮探禹  
穴搜奇抉隱而求神祕之文乎將幽尋雲門與山僧林叟相期游  
適乎將蘭亭觸詠鏡湖第宅踵昔人之高躅乎夫以數日所知尚

言者觀之吾知其不爲是也必矣子之歸朝耕夜讀搢搢乎爲養  
親計將使紫巖山中復見董召南以孝義稱孝感之誠天降厥家  
世有韓退之又當雄詞大篇以播其遺芬矣尚言聆予言笑而不  
答後五日某命兒子木筆之聊藉手爲臨別贈某延陵人時年七  
十有八自號龜巢老人云

代董知縣送同寮尹主簿序

洪武四年冬余備員爲武進令與縣丞陳德廣相繼而至時山東  
尹公明善爲簿數月同寅之初嘗相謂曰吾三人之爲是邑也其  
猶同舟共濟乎余嘗聞操舟之術舵者主之然必以篙者櫓者橈  
者檝者深以竿者緯以可者桅檣而颿者然後江海可濟也有其  
具蔑其人其能濟乎雖有其人而不僂力以事其事亦未有能濟  
者也今明善蒞事久爲之甚勤可謂善操舟者矣自是同志協力  
康濟邑民事無不理兩暮之餘實無愧於操舟之喻也六年冬明  
善以銓考增秩予與丞及其代官張奉先祖帳而別明善復舉前

說以勵吾人余曰斯言也豈特是邑其宜則之凡雄州劇郡以及方面藩府皆當以是為心則無適而不可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若傳說之賢其主猶以作楫命之況餘人乎明善之行吾請以前所言者筆諸縑素為臨別贈縣丞江陰人名某主簿澤州人名某余則鼇溪董某是也

贈寫生玉泉子序

玉泉子本當郡山亭侯之裔六世祖居金壇地因人姓是為蔣莊月鑒翁其父也玉泉以胸涵冰壺目炯巖電得乃翁寫照之傳甲寅春郡侯孫公請為紀顏因過予為傳老醜坐客有言寫照自顧愷之始者予曰不然昔庖羲氏畫卦而人文肇開曰書曰畫蓋樅輪於此矣予嘗觀六書如天之日月星辰人之耳目口鼻物之山水花木魚鳥其文類皆象形然則象形而畫其義一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山龍華蟲之屬施諸五采作繪一語登載典冊繪畫之事著矣殷高宗審象求賢而得傳說吾意寫照之原本此歟炎漢

兩君圖功臣於麟閣雲臺之上與青史鐵券並著勳業自是而畫之名世者滔滔也若晉之愷之乃其一耳然今人寫真僅以形似玉泉則并其神氣意趣得之見於毫素非汎汎作繪者可同日語況平昔於所見之人但曾半面雖即世之久亦能想象而貌之至有使其子孫下拜號呼宛然如見其親此又得乃翁不傳之妙而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吁使玉泉生於有商必能為君貌夢中之賢人矣當今郡公開國圖象凌煙徵車何為其未至耶月鑒翁年垂九十博物稽古玉泉請以予辨客之語質之而翁苟以為然亦必以輪扁不能喻其子者然予論玉泉者矣

送祖心上人省親序

學佛氏而不忘父師之恩知君命之重而弗敢渝是為良浮屠吾嘗與之游贈其言而嘉之是亦與人為善也蘭陵銘上人本四明官族蚤失怙元末時乃翁為江西省幕僚隨繼母侍翁居官遭時擾攘江石失守省署移福建乃翁以王事赴北俾其子往錢塘鞠



於從父既而世變從父家毀於兵歲且浣飢流離蘇常閒時貴游子弟多失身上人獨能涉歷艱險不農工不甸隸不服賈負販而趨利慕大雄氏空寂之教可超脫物累遂祝髮從浮屠師東谷升公而學焉禪林矩矱蹈履惟謹其父子不相知者十有一年然一念之孝根於其心嘗禮佛默禱得一日之養以盡烏烏之情志願足矣洪武甲寅春上人來金陵知翁無恙且有弟在膝下以奉朝夕上人喜不自勝於是告其師亟往覲省以余昔嘗以君親之道語之請別於余且言曰銘之行雖爲吾親誠不敢畔吾師而負國朝度僧之命而返吾初服也織蒲之養或庶幾焉余曰然如上人者處困之日不失其身居泰之日不易其心誠可謂良浮屠矣撫其弟安其親使人稱爲禪林之子騫吾無閒然矣彼人面而鏡心者聞上人之風能無愧乎能無警乎是歲四月之吉謝某序

贈錢隱君序

二月之吉予方據槁梧坐澹泊齋友人嚴子敬過予而言曰去年

冬某嘗患背疽狀如覆盆視疾者皆寒心焉鄰有隱君子錢氏志道甫者獨曰無傷也藥可愈也旣而用之一如其言某嘗奉幣以償裹藥之資志道乃固辭勿受敢請贊一辭以著其美亦以示不忘也余聞之仰而歎曰夫疽發於背者危疾也古之人智謀如范增才勇如姜才皆爲所害志道能療斯疾豈易哉余還鄉五年聞鄉人之譽志道者藉藉吾以子敬之言益信且志道早讀書好結客奇方妙術故多得之雖常能以藥活人而不以醫名家其可謂隱德弗耀者歟不謀利不計功亦可謂好義者歟釀美酒以娛客畜善藥以與人吾知志道之心卽蘇長公之心也世之鄙吝如斛斯者其妻以百錢市藥猶以爲恨況與人乎聞志道之風薄俗可敦矣吁昔人爲一卒吮疽尚登簡冊如志道之賢安知無太史氏爲作佳傳耶

送太古禪師住持祥符序

釋門先覺之士以能荷大雄法者爲象爲龍理固然也求其七德

五文之備和鳴而翔集所至而羣從唯鳳爲然茲又不可象龍概  
論也今吾以太古徽公觀之其僧中之鳳也歟公早歲入雙徑寂  
照師之室韞德抱道蔚乎其文猶鳳毛也旣而主常之文明蘇之  
秀峰踞猊座說法微密妙音聞者悅懌是猶鳳鳴朝陽也去此數  
年而陵谷變改故鄉來歸不啻如鳳翔赤霄覽德而下視津里如  
丹穴飲太湖如醴泉以靈山古法幢之顛仆往扶植之瓦礫之墟  
將爲瑤圃灌莽之井將爲琅玕使七十二峰之境皆爲岐陽而把  
茅插竹皆阿閣也彼翕然而從者四眾之外衣冠紛集復有宗雷  
陶謝輩從遠公爲方外遊故叢林且評緇素輿論咸謂公爲僧中  
之鳳無閒然者慎勿委枳棘非吾所棲而姑爲桑下之宿也公之  
行郡邑士大夫咸稱羨而送之龜巢老人乃爲之歌曰鳳兮鳳兮  
一飛羣隨覽德之輝載鳴瓊枝惟其時兮

送郡守孫侯秩滿序

人恆言郡縣之職愛民爲先殊不知善爲郡縣者必先能馭其吏

而後愛民之政得行焉若我常州府孫侯其可謂善爲郡者歟侯  
濟南人奉朝命由起居注出守以舊聞小吏多蠹政下車之初卽  
汰之擇之量才用之又從而戒飭之闔六曹操如東溼公勤廉謹  
身爲先率民有不理於邑赴愬庭下侯之聽之唯一二僚屬與聞  
焉吏無聽庭立睥睨者至於抱案牘署決惴惴焉惟恐或毫髮誤  
舞文之弊蓋絕無之故善政得以行善教得以施一郡四邑之民  
咸被其澤視古良二千石無愧焉耳今也以秩滿赴京人皆謂侯  
能愛民治有成績余則曰侯能馭吏乃深得爲治之要故特爲敘  
述將使爲郡縣者聞之取以爲法太史氏采錄爲法於後人非徒  
爲我侯頌美而已

送金生西上序

太學爲賢士之關尚矣洪武七年冬朝命下府州縣學以諸生勝  
冠者赴國學歷練衿佩之士星集雲聚猗歟盛哉常之武進縣金  
生希賢由縣學赴命請別於予且徵贈言余曰幼學壯行古今一

致上之人將使之仕仕乃行其學也士君子欲其仕學俱優者卒有成效唯勤者能之尼山大聖忘寢廢食顏閔不能曾日三省若是皆學之勤乎周公相國待旦而起陶士行在州而運甓巫馬期爲邑而戴星是仕之勤也吁聖賢猶爾況學者乎蓋士之學與仕也猶農夫之治田也彼農之勤者其耕也深其耨也熟其樹藝也必以時既藝矣乃耘乃耔乃蔗乃蓑旱則爲之灌溉澇則爲之決塞沾手塗足捐捐乎斯須不能休故其苗之興也勃然其稼芄芃然則其實自粟栗然也及其穫也視惰農之收則倍蓰什伯之不同爲士而勤其功名爵祿如農之豐收可必也生往拜國子先生暨諸公鉅卿請以是質之苟然吾言生其勉乎哉

送葉以恭赴京序

士不以窮達論也莘耕之窮達而阿衡版築之窮達而霖雨漁釣之窮達而鷹揚之三賢者苟不逢其時則泰然終其身道之行不行非所計也番禺葉以恭以卓犖之才爲張渚批驗所官凡九年

日與貿貿焉負販逐利者較什一之征此行道之日乎然以恭公乃心勤乃事曠曠乎九年如一日其道未嘗不行也蓋以恭以前人詩書之澤滲漉肌骨眎貪墨媚嫉者不啻如嚇腐之鷄慕羶之蠓耳班資崇卑非所論也予老滬濱聞以恭才名久矣今赴調京師適荆溪故人許克敬過予談以恭之賢且相與論古今窮達士俾予筆之持以贈別亦曰堅以恭之志云

送陳長史秩滿序

古人之以言贈行者尚矣然其言或規戒焉或勸勉焉不頌德不美才器不揄揚聲名視後世立言有不同耳若老聃於孔子之行曰無多言無多事如斯而已夫聖人豈無可頌美者乎蓋稱頌之詞無益於行有道之士所不爲也予嘗於學軒陳公暇日商略古今清議及此相與歎息今公爲常州府經歷得代如京師士大夫爲詩爲文以頌其五年贊畫之美者眾矣予請以古人一事忠告而期望焉昔忠獻趙公以半部論語決大政卒成相業人到於今

稱之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是亦古人也況公之家學青氈一經淵源有自誠能慎終如始仕學俱進則何施而不可何往而不達哉幸毋謂老生常談而忽之吾將見世之稱忠獻者爲公之稱矣

送劉文可序

洪武九年冬吾友沈子美書來曰文可劉公南雄佳士也爲磨勘司掾屬凡若干月所閱案牘疵類畢舉雖毫髮無遺焉今也書滿而歸榮也以其吏事之精心目之明雅敬重之求一言爲臨別贈予曰傳不云乎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吾雖未識文可視子美之所稱道文可之心可知矣吾嘗以鏡觀之百鍊之銅瑩若秋水其所照者物無遁行一旦蒙以塵垢光乃掩蔽遂至於芒昧塵垢益積芒昧愈甚極而至於一物無所見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君子慎之夫以文可之心無私欲之蔽猶鏡之不塵垢也案牘之謬誰能隱乎雖然百鍊之鋼能照人之面而已不能照人之肝膽

能燭目前之物而已不能燭天下古今萬事之理是奚足以擬文可方寸之鏡乎文可持此鏡以陟臺閣慎終如始光輝日新將來聖天子取人爲鑑則必置諸左右以輔昭明之治吾與子美輩又當相率以賀之并自賀其言之不誣也是歲十有二月某日毘陵龜巢老人謝某書

送孫太守奔喪歸濟南序

代魏同知某作

洪武丙辰閏九月既望濟南孫侯某守毘陵之五年聞母夫人卽世撤甘棠之說動風木之悲旣而涕雪具訃告月日上聞將衰經而歸邦人愛公不啻如召父杜母聞公解印綬卽相率林立戟門外翕然而言曰閭閻之民賴賢侯宣皇上德化政無煩苛使得力耕稼供賦稅以植其業以畜其妻子非吾民所能爲也學校之教賴修舉廢墜使得明教化育人才以展其用非多士能自致也又曰賢守以廉律身馭吏如束溼秉法如懸衡一洗貪墨舞文之弊至筦鑰之細狂狴之繁租庸征商之屬咸得其肯綮而游刃焉郡

統四邑若網在綱綱或不舉目亦隨之奈何斯言殆欲施轍而雷也時余忝佐貳貽州人之言若此然論公之才之美又豈苞履臺笠者所能盡哉公嘗言斷機之訓吾親猶孟母也止酒之戒猶陶母也曰清曰謹爲時著稱又豈非崔母之淑玄暉乎噫非母之賢不能淑子之身非子之孝不能如母之志移孝爲忠必其不負聖天子承宣之寄他日大用豈易量哉今觀士夫贈言凡若干首余以州人之言頗詳且實因述之以敘編首是月日同知常州府事某郡魏某書

續毘陵志序

昔人謂九州之志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乃宣也郡志之作本諸此乎毘陵爲古名郡其山川土田風俗名物之屬登載舊制尚班班可考然由元初而至於今百有餘年曾無紀述之者誠曠典也洪武十年春郡守中憲大夫張度蒞政之初以朝廷命天下郡邑纂修志書於是會集耆宿之士稽古訂今博采見聞撰次成

帙凡一十卷中間無類疏混不能無之至若前代缺文則不能妄爲之說然時有異同事有沿革因是編而求之亦可以槩見矣是年歲在丁巳夏五之吉郡人謝應芳序

贈儒醫徐士方序

予方據槁梧玩庭草生意里人萬中珍過予曰比鎡邁寒疾謁二醫皆危之於是邀徐卿士方視之乃談笑閒授藥剋期而愈顧鎡蔑以報厥德苟先生爲之贈言示弗忘也余曰嘻仲珍何相知之晚耶士方由早歲嗜學涉獵經史若六氣七情之病乎人五藥十全之繫乎醫者已博通之既而以父祖所傳軒岐之書金匱石函諸家之方論旁參曲究以會其極且嘗賦遠遊得四方賢師友淵源之懿故其遇疾也如庖丁解牛得其肯綮恢恢乎刃有餘地是豈膚淺蒙昧者可同日語哉惟其厚重簡默猶連城之璧混乎砥砮微卞和固莫能識也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士方其近之雖然吾知士方之才不局於是而已必也爲時而出康濟斯民卓

然爲醫國之士斯不負所學也賁沈之文吾尚當爲仲珍爲之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六月日謝某撰  
贈刊字闕士淵詩序

曰稽古文字由竹簡以來世之欲傳久而不朽者其唯勒諸金石乎然苟非專其藝而精之敬其事而謹之則所勒有無足傳者矣今觀荆溪闕士淵之勒石也一點一畫敬謹之至殆若默契程伯子作字甚敬之意字書八法秋毫無遺是以吾郡守番禺張公特賞識之中書史舍人靖可盧舍人公武亦皆稱美無閒然者吁士淵之敬謹如此豈局於一藝之微而已哉昔人有言能敬必有德使士淵遇知日季其必薦之如缺耨也抑予又有說焉昔者安民山知敬司馬公能從容一言於勒碑之頃登載文冊流芳無窮其傳世又豈在鐵筆堅珉之外乎予嘗嘉士淵之能贈以長句今郡中諸士夫之作者交相揄揚詩若干首俾予爲之敘焉  
送王主簿還江陰序

人有恆言曰州縣爲民父母蓋州縣之職最爲親民撫之字之理宜以父母之心爲心愛其民如愛子也然所謂愛者豈其姑息而已哉使其服役於公則如服勤於親授之事而責其成功不棘不艱不虛不苛如是者皆父母愛子之心卽君子愷弟之心也古稱召父杜母者其心蓋如是耳以今觀之江陰縣主簿王公克禮其庶乎洪武戊辰春奉令役邑人數千陶於常州府武東簿董之與武進無錫之民夾運渠而陶其眉薪芻手埏埴朝夕說簿之賢者矻矻不絕口鄰邑之人亦甚稱譽予因往視之其紀律非不嚴也程督非不謹也鞭笞捶撻非不施設也惟其慈威並行寬猛相濟過之小者宥之情可憫者恤之力不逮者濟之豈弟之心常藹然於紀律程督鞭笞之間故蚩蚩之氓感其德忘其勞不自覺其聲之出乎喙也予於是亦從而賢之與之語曰夫縣之簿丞佐其令爲一邑之父母也郡之佐貳佐其守爲一郡之父母也公卿大夫臺閣守監百執事是皆輔佐天子爲億兆之父母也今也簿將而

升曰今日守曰公卿輔佐百執事咸有日矣苟不以民遠而忘官成而怠則與人之誦太史之筆當並傳於時豈召父杜母所能專美彼虐其子而廩焚井溺者抑亦薰其善而良焉斯民之幸也簿嘗然予言請佩服今其行故書以贈之

送周叔文序

古之生子者設弧矢以射四方欲其有四方志也然其親欲子爲之者豈不能盡然哉但立志不凡君子貴之近代若曾武穆試週之日左取干戈右持俎豆天生淑質志在文武其後出入將相爲一代名臣非偶然而致也今觀會稽戚先生爲叔文贈言謂叔文早甚聰明且好學尤喜讀尚書開卷常竟日終夕寢食俱廢不啻口芻豢而耳箭韶也夫書道政事叔文喜之其志可知然筮仕以來屢涉險阻特事親以孝行聞或疑其聲之焯焯也是大不然夫位有崇卑秩有小大能盡厥職斯爲足稱姑以目前言之河泊三載洗手奉公所職恢恢乎如庖丁解牛刃有餘地使其親不以尸

素憂豆區之養樂於鍾鼎使叔文爲京兆則平反之政日娛其親又何患無焯焯之聲乎吁丈夫之志有非或人之所知也先輩嘗說善觀花者見根撥而知花品之上下予於叔文敢竊比之

贈滄洲生詩序

延陵隱君子薛仲弘氏以英妙之年能脫灑紈綺氣習絕迹乎京洛塵土讀種樹書結忘形交與臺笠屣者伍所居山湖東南寂寞之濱流水一灣漚沙半席每誦杜少陵吾道付滄洲之句欣欣然若有所得故自號曰滄洲生弘之言曰蓬萊十淵學仙者誇以示人且去弱水三萬里之隔其荒唐謬悠而不足信也明矣自有瀛洲命十八學士居之其地位清絕尊崇顯榮固不易得然一日北晨污鱗之辱有不能免者是亦非所願也眷茲滄洲有四時天與之樂焉春水觀魚荷風清暑扣月夜而歌被雪蓑而釣是皆樂之得乎天同乎人亙古今而不窮者尚何覬覦哉龜巢老人聞其言而嘉之與之交而遺之詩曰樂彼滄洲宅爾素侯某水某邱以

釣以游洲之西東三山芙蓉維北維南魚莊鶴林風清月明我揚其舫滄浪有歌或濯其纓不鐘不鼓不鼎不俎優哉游哉尚友千古

送適知縣父還鄉序

嘗觀世俗所謂慈父者以其有姑息之愛無相夷之惡而已自秦人慈子耆利借鋤德色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於茲有年矣當此之時有卓然能教其子而不淪於俗習者其父之賢爲何如哉濬川適公以其子爲武進令不遠四千里而來愛之若欲置諸膝教之則言提其耳然不三月而亟去子欲留養而不可得予以大耄之年獲半面於鄉飲席間從而勸留之公曰吾兒以一介之微蒙朝廷錄用長於茲邑若穉孺以負烏獲之任必先也謹乃身公乃心殫乃力規行矩步以稱厥職如此則上不負聖天子拔擢之重恩下不辜斯邑斯民之望榮其身以慰其親吾雖衣敝緼袍猶狐貉也啜菽飲水猶八珍也吾旣語吾兒吾兒能佩服吾言則吾歸吾

廬何異旦夕侍側以享其祿養之娛乎吁公可謂慈而能教愛不姑息而爲時之賢父矣聆公之言覘公之志蓋樂乎其歸而不可留於是酌之酒而賀之曰今有美政民必頌之予將采歌謠之辭筆諸簡冊附黃耳平安之信以報公也

送趙縣丞奔母喪序

洪武庚申秋朝命以昌邑所舉趙賢良爲武進丞在邑多善政明年夏五奔母喪而歸士民攀戀有不忍別者丞慟哭而謂之曰此吾父來視予諄諄然以律身居官之法命之且云母氏之訓戒尤多父歸將以安吾母也烏知未能以豆區之餘爲甘旨一日之奉而吾遽至於此言未旣嗚咽頓踣民亦涕泣而不能留某於是知其母夫人之賢殆不減崔玄暉之母也然玄暉遵母訓而謹慎爲世所稱使賢母之名流芳百世非孝而能之乎今丞之孝於母也豈止被衰麻居倚廬不酒肉琴瑟三年而已哉必也居則養生喪死以事其親出則移孝爲忠以事其君曰清曰謹始終一致罔俾



崔侍郎專美於唐則其母之死猶無死也而可以爲孝矣雖然父天之尊巍然在上慎勿哀毀踰禮以貽親憂此之不可不知也  
贈黃有文序

昔聖人垂衣裳以治天下至五色作服則尊卑貴賤之秩章章矣後世於五采之外加之以金此又極其盛而文之然禮法之制唯在上者得全於服御之屬近代以空王老君之尊擬諸王者乃亦得之餘則有禁是故以飾金爲藝亦鮮而易弛焉常郡黃有文早孤受業厥祖丁時之艱藝用勿售有文能不弛而益精之時旣平大江南北數百里凡釋老氏之家交相薦用殆無虛日洪武壬戌春郡城圓通院住山釋壽公作梵宇規矩置法藏命有文施五采糜金而飾之有文若深諳乾毒之數莊嚴相好咸適其宜至若轉藏之神皆金爲甲冑威武侈力如風轉蓬俛仰之間光明焜煌儼然爲金色界使觀者興起其轉惡爲善之意吾嘗聞瞿曇有言畫沙童子戲以成佛若然則有文之功亦豈少哉由是釋門老

緇及方外能文之士多贈言以嘉其能壽公乃屬余序其事如此余於是竊有感焉六藝之教禮樂爲先今儒門子弟十廢八九其大者有不知金聲玉振爲聖學始終之條理其次不能以金匱石室之書發爲文章黼黻治道甚者金根謬易傳笑四方視有文能世其業寧無愧乎使有文之爲藝以彼易此必大有可觀者矣可惜哉可惜哉

贈醫士高彥述序

洪武壬戌夏友人詹伯遠書來曰先輩葛氏方山翁以善治傷寒獨步江表高公名德爲外孫而受其業青出於藍故當時人謂有祕傳焉今其子彥述業復如之比年以來人之抱危疾以賴全活者紛紛也如吾家累亦屢病屢藥效若響應厥德有未易忘者焉先生爲之著述罔俾越人專美於昔予曰嘻方山翁予早歲親炙多聆語言每云素問一經言簡明奧張長沙論傷寒傳變總若干萬言其要在經之熱病一篇六百四十九字而已人能明是經之

理則終身之用有不能盡者以是觀之其家庭授受豈外是乎夫  
彥述之可敬者能象賢以承家學志不自滿外無藻飾不誇張以  
炫其光怪不圭角以長其聲價嘿嘿乎不易其操謙謙乎不矜其  
能遇理則以理燭之如法以治之如由基善射發皆中的觀者或  
驚異而神之耳吾知其父子所得於葛氏者大經大法如此而已  
無所異聞也竊嘗以儒者之學譬之論語之書孰不誦讀趙忠獻  
以是書半部相其君以救天下當是時遘五季之厲羣黎凋瘵賴  
以蘇息何嘗於二十篇之外別有所傳授乎他日太史氏采予言  
而筆之庶以見彥述之學源遠流清且一洗俗論祕傳之陋垂芳  
簡冊追配古人亦何慊乎哉

贈崑山醫士王彥德詩序

世傳秦越人之醫獨步當代在諸國則隨其俗之所重者醫之或  
小兒或老人婦女變更以售其術蓋其心出乎聲利之私而人不  
察也予嘗以是少之一日至崑山友人徐彥智謂予曰醫士王先

生彥德專科爲小兒醫其學有過人者某兩兒患痘瘡甚危觀者  
縮手邀彥德藥之乃指日而愈酬之幣固辭且曰凡故舊皆不爲  
市利交況契愛如彥智乎由是邑之士夫咸賦詩以頌其美句巢  
翁爲之序焉人恆言醫之難莫難於小兒蓋稚駮之幼年利害有  
不明言語有不通疾則易爲顛躓猶草木之萌易摧折也吾知彥  
德方寸之天不蔽於欲一以理之明推治眾疾而疾無不治者擴  
而充之非所難也特專科以世其家耳雖然昔者淇有王豹而人  
善謳高唐有縣駒而俗善歌今崑邑之有彥德博學如此尚論如  
此風聲氣習動蕩一方久之則蘭鮑俱化餘波之及薰我晉鄙老  
夫修野史又當牽聯得書以茲書爲張本

松庵圖詩序

洪武甲子春某以鄒忠公遺文見邑宰河南彭公伯常因觀四柏  
賦宰謂予曰子知劉司諫之愛松亦如忠公愛柏乎司諫本東原  
世家今居光州光山縣從祖之故第山有美松心甚愛之號曰松

庵比遇知聖天子擢官諫垣譽譽諤諤多裨治道天子嘉之聲溢中外然乃以松庵自號也余由是繪山閒之松松閒之庵求能詩者詠之以寓夫激昂之意敢請子爲之序焉某辭不獲雖未識司諫之面以其愛松之心推之可以知其人矣夫松之爲物芄芄其直猶人之挺拔也鬱鬱其盛猶人之懋德也貫四時歷冰雪猶大丈夫之貞節雅操也凜乎趙清獻之鐵面堅乎宋廣平之鐵心殆無過焉卓哉若人深相契合不以山林臺閣之殊而異其素愛之心也昔之人或喜聽其松風或欲巢於雲松或哦之中庭之中或撫之東籬之東是皆愛之於心而所以爲愛者不同吾知司諫之愛在乎歲寒後凋佩孔訓於厥躬吁山花澗草紛紛然望秋而先零者寧不有愧於十八公乎今毘陵士友詩凡若干篇皆想像光山而賦之一旦欽承恩命賜歸菟裘蒼髯白髮相與歲寒又當別爲詠歌持去爲松庵壽

贈義士池德澄序

昔元曆未終人方酣富貴汲汲乎進取澄先大父秋蟾先生慕老氏之學脫屣家事飄然爲方外遊德澄篤於親眷焉撰杖履從之足跡徧南土名山勝景多逢異人往往得藥術方技以授其孫旣而陵谷變遷先生亦從此逝矣德澄今家居東郭混淆闐闐然而喜玄談尚高致綽有祖風頻年復遠遊以適其志趣所聞所見益以廣矣夫以藥術之妙觀之信乎有異人之傳矣同里劉文忠負伯牛之疾者數年屢醫弗痊幾瀕於危一旦蒙德澄療之指日而愈酬之幣不納文忠德之需予言以紀其美予曰嘻神農氏嘗百草爲醫藥以濟天下後世蓋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近代以來或假是以徼厚利以肥其家否則拂然怒望望然去眎其困苦而天闕者弗恤也可勝歎哉德澄矯薄俗仗義如此故余以義士名之農皇大聖人在天之靈必陰隲以成厥德以博施其義於人人之報之有不止如黃雀白龜而已也龜巢老人謝某撰時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秋日

送唐用彰序

周公相成王作禮制大司徒以三物教人卽其賢者能者賓興之取士之法蔑以加矣近代以來科目雖多亦彷彿成周之意而已但士之爲學於聖人心學之旨有味焉故或賢或否如魚目之混驪珠者有已如以一二言之漢之董仲舒公孫丞相同出於賢良方正者而弘有曲學阿世之謬唐之韓吏部愈柳刺史宗元同出平博學弘詞也而宗元有薰附權要之辱至宋三百年文盛之日凡居台輔必用碩儒如司馬溫公光王荆公安石張公商英等皆進士而並相也若王張之屬其學無不精敏絕人豈有不知聖人之心學者乎蓋徒知之不能行則與不知者無以異矣洪武甲子秋邑人唐用彰以府學弟子員中選鄉闈明年乙丑春二月赴春官大比需言於予予喜其孝弟稱於家謙德著於旦評才華蔚茂而學益修其大用於明時也必矣請以聖人心術之要曰慎獨曰思無邪曰精一執中三復而申告之唯用彰真知力行兩輪並進

則先輩賢者之勳庸事業或我亦可爲不唯上之有以行致君澤民之心而下有以遂顯親揚名之願亦可見不以老生常談忽之也

二十四孝讚序

人生兩閒以天降之衷爲秉彝之性故能參於三才有感斯應爲萬物之最靈者也夫孝乃祖宗之一事然立身之本莫大於斯故尼山大聖人與高第弟子反覆問答著爲大經奈何聖代彌遠風俗浸衰秦漢以來耨鋤德色箕帚諄語者滔滔也甚者至於人其形穉其心可撫膺切齒流涕而痛哭者也今觀郡人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哀爲一編其閒言孝感之事什有八九且以孝經冠於編首蓋取孝通神明一語推而廣之欲使人欣羨而勉於企及於名教豈小補哉或謂重華聖孝千古一人豈宜與汎汎者類講是固然矣吁達善之意蓋欲攬太陽與月星並照容光焜焜無幽不明老夫擬非其倫辭不達意君子無求備焉

贈王仲文序

洪武乙巳秋大林庵主僧真公性存過予曰某重構庵廬作觀世音菩薩伽山一會其上則五雲縹緲佛現全身足菩薩之衣冠纓絡靈巖寶地種種相好咸用金飾其工人王仲文且能運巧思僂力以成其美今其行句先生一言譽之予辭不獲乃言曰嘗聞瞿曇師有云以畫爲佛以沙爲塔皆能成道此蓋以因果立說開方便門使眾生由是而入大乘之道自漢以來其法浸盛塔廟像設若繪者繡者鏤金玉石者泥塑木雕者從而出焉今性存能以佛之心爲心誘人爲善莊嚴梵相豈徒美觀蓋欲具瞻者起恭敬心好樂心篤信力行證無上道非因果而已宜乎同袍之士及曹隨向化之人風行草偃如此其盛也性存然吾言筆之爲仲文臨別贈

龜巢彙卷十三

龜巢彙卷十四

記

瑞竹軒記

余辟地甫里與徑山壽上人爲方外交一日過予曰今年春吾祖如山翁燕居之所插竹爲餘醺屏閱數日竹皆蘇活或者以瑞稱之故名其軒曰瑞竹敢請子爲吾翁記之旣而復延致竹所相與撫玩曰是竹也前爲屏時屈其所天至是乃盡釋其縛屈者信抑者揚拘者縱新者葉發平蒼幹勁節之間生意藹然有不可得而闕者愚乃退而思之夫竹非蒲葦等易生之物可不根而生者今若此果何祥耶嘗聞往者寇萊公插竹而生世謂公忠義所感如山之竹亦必有所感而致然乎余來吳中聞翁有微德之事二焉屬歲饑饉里有窮乏則周之俗多獻畋忍物暴殄恆買而放之斯二者固尋常有力之家能爲之豈其一念之誠仁發於中默契於天而獨有此休徵歟抑別有陰德之事人所不知歟誠如是則萊

公之竹不能專美於昔矣雖然物之瑞未若人之瑞也嗣法之徒  
森如立竹有能虛心以受道秉節以植德清風孤標爲正根器則  
其爲瑞又豈此君可同日語吁人爲物靈得氣尤速某卽拭目以俟  
龜巢記

至正丙申余辟地漏上依舊識里翁劉氏家築室一區棲婦子差  
可容膝旣而以龜巢顏之客或過予曰龜亦何嘗有巢哉予曰子  
不聞乎千歲之龜巢於蓮葉蓋其以葉爲巢初不費經營之力也  
顧予此室實類之僦地里翁地不論直假力鄰伍力不受傭鳩工  
庇材則有鄉邑諸友人相之故其室不勞而成今也閉門縮首帖  
然如藏穴之龜蟄乎其間此龜巢之所以名也比數日來春和景  
明氛埃寢息四境之內桴鼓不驚田夫野老相與招致涉桑竺之  
園過桃李之蹊瓦杯濁醪歌舞酬酢逍遙徜徉又得如曳尾泥途  
者此雖巢外之樂亦因巢而得也但不能噓吸導引如龜永年苟  
於此偷生亂離免禍鋒鏑全要領以終其天年志願足矣若夫明

休咎斷吉凶決大疑於國家浮洛出書爲太平文明之瑞則同類  
之中自有備四靈相斯世者區區巢居之樂與坎井醯食同乎一  
天不知大小之笑爲何如客曰有是哉子之適意也而今而後吾  
亦欲從子之居以適其適可乎予曰可客喜而去予因次對客之  
語是爲記

龜巢後記

是歲八月初天兵自西州來者火四郊而食其人吾之龜巢與  
先世舊宅俱燼矣子乃船妻子閒行而東過橫山竄無錫期月之  
閒屢瀕於危當是時踰伏篷底屏息若支牀者然猶數數引頸回  
顧以戀其故土明年仲秋至婁江東近於海潮風汐雨漂搖栖苴  
久之遂舍之從人借屋而居閱四年凡五徙聞鄉邑無噍類於是  
同室之人幸若再生雖貧窶不以爲苦且以爲樂也至吾之所樂  
則又以窮居無事得專心讀古聖賢書以廣其志仰天不愧俯地  
不怍廓如也然視此大凶吾生若浮與夫龜浮蓮葉者何異故所

至以龜巢名室雖偏仄心有餘裕蓋不以棟宇爲巢而以天地爲巢也峻宇雕牆莫知其光華門圭竇莫知其陋但知此巢自開闢以來厯數千億載不壞吾與萬物同居其閒正不必藩籬町畦以自局也以是而觀區區舊巢與破甑奚惜雖然物之巢居者眾矣未若擬巢之龜先後罔異龜則擬其靈耳若曰以靈自燠亦其用於世者然也世不吾用吾生自全吁用不用全不全繫造物者處之如何非龜所能爲也唯兩閒之巢人不能壞此吾心可恃而安者吾心旣安何往不樂第恐不知者謂無巢而有名疑爲誕故重託毛穎氏告之

雲半閒記

歲庚子月閏五西山師構小閣於天慧莊而居之顏曰雲半閒蓋取諸詩中語也予時客天慧與師落成徘徊其上溪山如畫人皆喜之愛之而師之所樂不在是也是屋僅一間高不倍尋廣不踰丈無構櫨棗椳之華自常人觀之井幹麗然奚翅霄壤師獨處之

裕如蓋其前後左右牖戶虛爽蒲團木榻薰鑪禪几之外無長物焉師於六時坐如泥塑諸弟子瓜花之供日一二至談空說有或從侍立客至或信信宿宿皆不能常與師共之惟英英之雲悠悠而來朝於斯夕於斯窮歲月於斯一榻之外皆雲攸居言半閒者亦謙辭耳夫雲之爲物本來無心而吾師心無所住是亦無心人也以無心之人遇無心之物故不情而親不契而合久之則雲忘其雲雲卽我也吾忘爲吾吾卽雲也吾視吾室亦不知其與天地相閒孰爲大而孰爲小也莊周云天地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其言殆庶幾乎雖然諸相皆妄吾師固知之久矣然而猶有此室者抑亦云桑下一宿之意乎予嘗以斯言質之師曰然遂爲記

歸耘軒記

吾友徐君伯樞以兵後還無錫故里築室膠山署曰歸耘徵予文記之予嘗質之曰而翁大中公爲時名卿今逝矣州大夫廉君之

才能也。皆方薦之省府將上聞以官之而暇芸其田乎伯樞笑而不答予退而思之君名父之子自早年淑諸師友菑畬經訓垂二十年今以先世負郭之田莽爲荆棘固不可不耕且耘也然亦奚忍舉此而廢彼耶必也帶經犁鋤斯可矣古之人若耕莘者樂堯舜之道耕南陽者有梁父之吟故一旦以三聘三顧而起非惟澤溉生民功施社稷焜燿當世而伊訓諸篇出師兩表至今與日月爭光是豈專於農者能之乎雖然芸田之事亦有治道存焉敢請與伯樞論之五穀猶良民也良莠之屬猶凶頑也草生而不芸則穀不穀矣耘之早則用力寡而功多小緩則小害大緩則大害既害而芸或百倍其力而不能盡去雖去之而穀已罹其害矣吁草害於穀治田者過也凶頑之害民治人者可逃其責乎惟沮溺丈人之流潔身亂倫者不足以語此伯樞宜留意焉樞聞乃起而謝曰是吾志也請書之用誌於壁庶他日知所警云

東郭草堂記

至正乙巳春友人徐君仲剛書來曰瑗性迂拙分甘退藏擇無錫東郭荒僻之地作草堂居之讀書灌園蝸休蟻適自謂有可樂者子知我其能爲我記之乎予惟仲剛卓犖之士也譬之榷楠豫章不巨室棟柱則山林而已比嘗佐令慈溪方欲抉吏弊更苛政以仁其民一旦以當路掣肘棄若敝屣翻然來歸客吳下數年不入城府其抱負爲何如哉茲草堂居寬閒之野前有鵝津可釣可游鴻山宛山屏列左右東膠西堠紫翠相接又皆窗戶閒天然圖畫也仲剛入則與書中聖賢相對出則與里中農圃爲伍親友時至忘形爾汝腰不爲督郵而折膝不爲汾陽而屈適興賦詩往往有太白豪放所謂有可樂者其以是歟雖然昔諸葛孔明居南陽亦蕭然草廬而已及乎以三顧而出入陣有圖出師有表而勳業卓卓如是靜學之切諒不誣矣吁荒僻之居又安知非天假爲學之地乎愚請以規仲剛并記斯堂之歲月云

野人居記



子聞之易其地則齊楚異音同其居則蘭鮑俱化大哉居乎故君子必慎其擇也予友吳中行今乃去朝市遠城郭挈家淞江之濱桑麻之野蕭然一室名埜人居是果奚擇而取哉昔中行以劍術遊諸侯借箸之籌幕中之辨嘗見用於當世豪傑矣未幾以時之不利投箸來歸回視淮陰狗烹之歎華亭鶴唳之悲銅山餓死之辱金鳴燃臍之禍未嘗不愴然於懷其言曰窮居之安不愈於負且乘乎蔬食之樂不優於覆公餗乎由是縮首閉門百念灰冷獨研精古聖賢醫藥之書以事其親以濟夫人暇日則攜杖屨往來溪山閒與巖穴吟嘯者游耕蓑釣笠友亦無閒情真而不邊幅語樸而無貝錦滄洲濯足或坐終日茅簷曝背或談千古桃花流水之外杳不知其孰爲秦而孰爲晉也但知潭泉飲掬可以永其親之年江鮮膾鱸可以美其親之饌瓜疇芋區皆其地所有而名都大邑之所無也若中行亦可謂善擇其居矣予與中行有通家之好一日攜兒子林過之用是爲乃翁壽中行嘉予言請以爲記因

命林執筆以書其居之壁云

雪洲記

趙君執中蘇人也家笠澤之陰與天隨子故里相望澱湖直其東陳湖橫其南其墟落乃一洲渚耳君性喜雪凡歲寒雪作之日天地六合炯如冰壺三江五湖如瑤匣玉杯而山林皆瑤草琪樹也然陽精掩耀湯泉欲冰歌黃竹而悲者在在有時君獨傲兀吟嘯於滄洲之上或終日竟夕而忘歸焉蓋一時清氣與虛室之白洞然無閒故自謂平生慶快無踰此者乃卽其所居之處所樂之事自號爲雪洲也予嘗於夏日過之階庭之間有蒼雪明窗淨几寂無纖塵而大篇短章又皆與冰柱雪車同一光潔且曰柳雪之春蘆雪之秋亦猶見似人而喜予於是知雪洲之樂蓋無時而不自得也或曰以君之才宜其從名王遊兔園而樂其遇出奇謀平蔡州而樂其功窮居埜處何足快哉吁昔子程子論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君之雪洲亦類是歟但區區言毫不能揄揚姑述

其槩并以解或人之嘲云

竹梧書房記

洪武辛亥子去家十有八年而歸儒紳故交多無噍類獨友人秦公宜中主貴池縣簿告老於家子首訪之與客偕往公所居環堵之外皆焦墟灌莽乃題其室曰竹梧書房客因訝而問焉子曰吁我知之矣公之先君子以多資弘第宅儲書數千卷自蚤歲教公爲舉子業公研精伏生所傳之書旁通百家文譽日著時子山陳先生未魁天下與公爲忘形交嘗與予過之其階庭之間巨竹數百雙梧玉立綠陰蒼雪清氣映人而公之丰神瀟灑殆若與竹梧俱化子山嘉之故有是扁夫高垣大宅今瓦礫也碧梧翠竹今枳棘也垂籤插架之帙不爲劫灰則市井之醬蒙矣唯腹笥之書幸而無恙故嘗爲郡博士以教其邦人又推其緒餘佐治巖邑以嘉惠其黎首今老矣尚爲鳴待問之鐘以接遠方來學之士爲文章則駸駸周誥殷盤而不聲牙也扁仍舊名蓋不忘父兄師友淵源

之懿也客既釋然公亦領首出縑素請筆前語以告後之不吾知者并以示諸子若孫庶箕裘其業云是冬月建子日幾望余則龜巢老人謝某也

映雪齋記

毘陵何士信起家業儒儲書數百帙研精誦讀晝夜不息榜其室曰映雪蓋慕孫康氏之苦學焉夫以士信之家居市廛足資用焚膏繼晷乃所優爲齋居豈虛名哉其心必曰我有短檠猶雪之明我室槩几猶雪之瑩我讀我書夜氣以澄微言妙理披雲覩星顧我靈臺皦皦乎不雪而白不冰而清唾視羸金珍惜分陰曾不知九達塵土之蓬勃四時寒燠之變更然則映雪二字又何異湯盤九字之銘歟彼灞橋詩人梁園賦客有不可與同日語者唯篤志之士如游如楊立雪於當代程夫子之門者聞之必與其進矣士信謁余文請以是勵之

蘿屋記

毘陵郡城之西南距瀟湖二十有餘里湖水支流北抵城而匯其地有高原平林風篁煙樹景物瀟灑友人詹伯遠居之茨宇一區牽蘿補葺扁曰蘿屋名固不虛蓋亦以昭其儉耳然庭戶閒如日必灑掃木榻斐几瑩無纖塵平居則蕭然孤立以孔孟之書教孫共讀異端邪說絕口不談彼流俗相煽而眩惑者弗接勝友時至尊俎款洽或相與論端人貞士氣義風節終日竟夕亶亶不厭予嘗過而問曰子豈掃除一室之小丈夫乎伯遠笑而不答予曰噫我知之矣伯遠通古今明物理眎昔人之銅山金陽皆禍基也峻宇雕牆匪安宅矣蓋其所喜者桑樞甕牖之美而所樂者簞瓢陋巷之天儼然爲草廬布衣而耕南陽之田者其出處豈易與人言哉雖使得志其不爲堂高九仞也必矣善觀人者慎毋以蘿屋之儉而陋諸洪武十有二年歲在己未四月之吉謝某記

菊軒記

古者達觀之士寓物適意初未嘗肆意於物也若莊周觀魚支遁觀馬阮孚臘月之屐稽康柳下之鍛與夫愛竹愛松愛諸花卉者大率皆適意而已近世流俗以淵明愛菊亦從而愛之所植或百數十株高及尋仞花大如杯假以花師接養之工移易種類使黃裳正色亦多變而失真其嬌紅韻白紫茜紺碧之屬愈出愈奇且復以西子玉環等尤物之名名之是則誇多鬪靡肆意以極玩好之娛視淵明奚啻霄壤夫東籬之菊猶西山之薇薄言采之可以樂飢若乃賦離騷而淪落英者其庶幾乎韓團晚香樂則樂矣然其趣有不可同日語者吁流俗之謬如前所云豈不大可笑乎吾友王壽翁以菊軒徵予文予恐其玩物之意淪於污俗兩年不爲措一辭今乃不然翁春秋七十有二凡早歲華靡之習皆已絕去軒墀藝菊僅一二本其言曰吾所以愛此者嘉其於草木變衰之秋霜瓣露葉澹然幽芬挺挺特立久而不墜殆與晚年矍鑠者默有契焉故朝斯夕斯逍遙相狎或開軒燕坐或置酒速客終日相對不厭不倦雖高風雅致不敢妄擬於陶其適意之樂亦無官之

韓魏公也咄彼庸儒朋淫可憎安得疾惡如諸伯厚者相與勵剛風搏沆瀣周流八極爲茲花一洗污蔑之辱過翁齋軒呼酒高酌詠柴桑之詩歌離騷之章盡醉以適其翁之適而吾亦得以適其適也矢心陳詞用誌軒壁爲後會張本云

斗室記

自標枝巢穴之世遠宮室之制日新月盛世祿之家第有甲乙致習俗之侈而堂高數仞牆屋錦繡者比比矣若夫屈身矮屋之士往往以力所不足不能有爲其志未嘗不焱然也唯吾可積則不然可積以吳趙錢氏之裔贅延安唐侯之家往來雲間築室采邑風山屏其前淞水襟帶其左右屋裁三楹高不過尋丈而延袤深廣如之扁曰斗室時僑寓以居晏如也夫以婦家封侯之貴采地之富雖連雲別墅咄嗟可成今若此亦可謂不淫於富貴者歟吾將以其細行觀之屢歲過鄉里視故舊親戚抑抑乎謙謙乎執子弟禮不異乎童卯之日無一豪放矜肆之態以加於人故咸謂有

先君子好禮之遺風焉然則斗室之儉本乎天性非矯飾一時以要虛譽而爲之也昔衛公子荆善居室完曰苟完美曰苟美故孔子稱之若可積之儉而約於衛荆其庶幾乎吾用是以稱可積延安家法之足稱亦可見矣是爲記

思齋記

膠東賈文學鈞慶典教毘陵郡以燕處之室榜曰思齋徵予文記之且言曰某所謂思者非謂能三思而行亦非敢以九思之訓待且之意示警如書紳也思吾親於疇昔喪亂之秋相繼卽世母蕞昌邑父聖萊縣幾致蕪沒幸而茅寇殄滅歸室祖塋大明開天拔擢寒峻代耕有祿而養弗及親矣風木之憾十有餘年去鄉土幾千餘里霜露降濡悲感交集念欲灑飯松邱使吾親不爲若敖氏之鬼栖息桑梓以終其天年此朝夕耿耿於懷也予曰嘻遊子悲故鄉信矣況思親乎然君子之思其親者豈止是哉烏雛返哺豺獮報本特一事耳必也出言舉動合乎矩度不忘其親詩禮之訓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思無邪以正其心儼若思以敬其遺體由是而推其緒餘以淑諸人以施諸行事忠君報國流芳汗青以顯榮其親夫然後息負荷之肩解組綬之縛訪親戚省墳墓某水某邱凡吾親平生所釣游處吾得釣而游焉鷓冠鳩杖抱子弄孫以安享太平田疇之樂則今日之樂所思者豈不熊魚兼得乎區區毫言筆識齋壁庶或紓其懷抱云

白雲亭記

東漢趙邠卿壽藏之作吾意其涉艱危將以得全歸爲喜故耳至唐司空表聖乃預爲壙槨時與客觴詠其中又作休休亭以寓超然物外之意史稱曠達不誣矣今吾友唐公均舉由元末致仕佚老於家洪武革命蒙天憇遺以弓裘無嗣業者命其兄某之子允明爲後家事鉅細悉付託之卽在家爲有髮僧參釋門諸老以學其學春秋八十有九號曰白雲翁距余南百餘步迺爲佳城旁結茅龕晝夜禪寐允明則日候起居奉甘輒如事所生且能承順其

志築亭於前復鑿池以藝蓮茨之屬幽花秀竹與冢上之木參錯相映每邀致親之所愛盍簪於亭薰鑪茗盃設核樽俎某負米四方往往望白雲思親有如昔人之言者雖歸侍旁雲常在目請先生爲我記之時坐客有辨之者曰吾聞藥山禪師以雪之在天爲西來祖意今雲翁禪眼之明必有悟乎禪悟之語非允明名亭之意亦非儒紳先生所知也予曰不然夫英英之靈雲一也其所觀感各有不同雲翁蓋視身如雲浮太空藐焉斯須猶瞿曇氏電露之諭也若夫允明望親舍之雲而懸懸者是則以梁公之心爲心家居以壘雲自怡庸詎知非華陽真逸之心乎吁仁見爲仁知見爲知予所知者此理而已禪則吾不知也客笑而不言予曰如何翁曰唯允明亦曰唯唯是爲記

養正齋記

往予客東吳十有餘年聞儒林旦評以琴川高彥和氏稱爲儒生聲甚籍籍予雖未相識而相慕焉洪武辛酉秋友人楊純夫尤稱

異之且言彥和以養正名齋蓋取諸蒙卦之辭猥徵予言屢辭弗獲予曰大哉易也豈敢以管窺之見以贅疣乎請以古之善養正者爲彥和誦之如孟母三遷使其子去邱墓市廛爲不遊之地習禮容邊豆於嬉戲之間如室於蘭久而俱化厥後以寡欲養心以直養氣傳正學而接跡於子思辟異端而比功於禹是母是子非善養者能如是乎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抑戒之作旣自箴警且求卿大夫官師之屬交相教戒警矇裨讚朝夕勿違言行之純罔有圭玷亦豈非善養者乎是故一爲亞聖一爲睿聖易之所謂聖功者不誣矣吁人生天地間所受之中本無頗僻惟其情實旣開牽於物欲日浸月漬或正或否遂乃有君子小人之分苟得其養則如木從繩其正若自然矣今彥和之爲端士也蒙養之功不言可知繼自今以往學與日俱道隨年長佩服乎七篇之書涵泳乎大雅之章毋曲學毋枉道毋有獲而詭譎慎終如始益進益修如此則希孟而孟希武而武何止如且評而已哉區區言毫而警幸

純夫爲我謝之

重建雲居庵記

洪武十有六年春雲居庵主僧德傳過予曰宋咸淳閒四世祖諱行興號祖庭來自天目山駐錫爵林露坐說法風動一方緇素與檀那羣集遂結庵以處之名曰雲居由宋而元祖年九十有二終於至正乙酉其嗣法子弟曰慧滿繼之四年而歿曰道印以甲乙傳及元末庵燬於兵慧滿辟兵他適不知所之而德傳念祖師過化之地義不忍捨去大明更化初賴吾佛之道與時偕行於是剪荆榛畚瓦礫復經始營之距爵林百餘步得里人湯達卿故基以廣其居今苟完矣請先生之筆以識之前此予過橫山之陰憩足於庵觀夫所築之室凡二十餘楹堂有佛像設供具鐘磬列焉僧有室經案禪榻香鐙備焉餘如齋廚井溜之屬罔有不備其地近山而爽塏遠城郭而幽閒晨嵐夕霏空翠灑窗戶間無囂塵市聲泮人耳目傳公日掩關趺坐泊如也吁是雖蕞爾一區如抱茅蓋

頭然視佛之所謂桑下一宿者亦已多矣彼名山巨剎膏腴以千萬計尸素之士或不能及若傳公者服勤如此肯構如此繩祖武而繼之又如此豈非浮圖氏子孫之象賢者歟予故聽其所謂并以目見之事三歎而書之是歲夏六月之望同郡龜巢老人謝某撰

歸耕記

予老廢筆硯授之子子以拙辭躬稼又弗克服勤方諄諄然勸之以周公無逸之訓潞城曹德聲書來震往者辟兵東吳顛沛萬狀還鄉以來田舍粗葺筆歸耕二字揭諸座隅示不忘也惟巢翁姻婭而相知用敢請識其顛末以垂警其後人予曰嘻前元時德聲曾大父爲晉陵閩右大父起家登仕版歷官至東平路同知歿後數年而德聲失怙丁時多艱家用蕩析蔑有能相顧者貌焉依母氏笠澤之濱狼煙滿眼矢石塞路窮途之困甚於蒺藜杳不知先業失墜焉何如也大明更化初竭蹶而趨偕女弟之家還故里載

構載穫料理而恢拓之烝嘗之奉滫澠之養征徭之賦罔有不給且能割膏腴以窻二兄之歸斷雁復得以成行游魚不失其同隊東阡西陌雞鳴狗吠桑梓故共皆如其所願也然則患難之餘歸耕有如此者豈易得哉若曰其歸也非衣錦之榮休官之適其耕也非能以堯舜之道樂於畎畝此蓋以前賢論之眾人可同日語乎如德聲先世之業失而復得骨肉之親散而復聚況時和歲豐率土寧謐凡我同類皆得耕田鑿井歡然爲太平之民其樂雖異於古人未爲無所樂也吁以其艱難勤苦十有餘年而後得此後之人或罔有攸知窻無怠荒乎此記之所以作也顧予言耄請復以語吾兒者語之夫周公聖人也無逸一書爲世龜鑑苟知之則當尊其所聞俛然孜孜以繼以述以續承其先緒詩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吾於此亦云

書屋記

洪武壬戌秋崑山故交辛斌甫過龜巢爲其友蔣生秉彝請書屋

記且曰生齟齬時嗜學雖祁寒大暑矻矻不休年十五父命學吏事閱數月不憚而歸既而令服賈走淮浙南北數千里亦常以簡策自隨少暇輒誦讀之竟不屑罔市利以肥其家遂令力穡爲仰事俯育計秉彝乃從親之令蓑笠緇撮以事其事三餘之日愈進厥功老夫以未嘗面其人目其居難乎架空鑿虛而爲之文也明年夏五予舟過婁江斌甫與生郊迂而過之所謂書屋者初無垂籤萬軸也亦非連雲大宅也四書六經外諸古圖史與陶弘毛穎列乎其閒與之語粲然有文章吾常林經鋤董君南之朝耕夜讀亦如是而已矣楊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使生所造愈深進愈力則所就未易量也然則生能承順其親且不卑屈其志謂非能子可乎所居在崑山城西九里橋之南其江山景物無關於書屋者不書特以其心跡之實書之用爲記時洪武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逸庵記

夫人莫不欲四體之逸也惟君子則逸其心故操而存之寡欲以養之秉彝之天一眞無偏感而通之動罔不吉周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君子取之故能逸其心也今河南彭公伯常爲武進令自號逸庵夫所謂逸者心逸之謂歟自常人言之州縣之職其勞甚矣願茲巨邑事如糾棼雖戴星出入猶恐不逮何能逸乎予曰不然公以夙學老成之才爲之征科撫字恩威並行雀角鼠牙曲直能辨如庖丁解牛如其肯綮牛雖多而芒刃不頓也矧夫至公之心炯如秦鏡且不以塵土蔽妍媸所照隨物應之則是吾心之逸蓋自若也雖在官舍視爲逸庵不亦可乎一旦朝家以七十之年優容里居則吾心之逸與肢體之逸熊魚兼得矣雖然古之逸民若夷惠之儔高風峻節爲世師表吁吾知逸庵之逸必如是而後已焉

持敬齋記

前輩以齋居之名著稱者多矣其最著曰誠齋簡齋容齋又有以



先正箴銘而傳者曰敬齋求放心齋是也其後一變曰疏曰酸曰松雪者紛紛人爭效之齋之義遠矣今贛之聶伯夔氏以持敬名齋需言於愚愚固辭不獲乃言曰聖人筆六經以照萬世敬之一字層見疊出先儒詳之矣愚復何言竊觀所謂持者意在執持而用之言人之持物猶吾之持敬也持物以手持敬以心苟不致謹則亦莫之能用也譬之射者必謹於持弓矢而後不失其中御者必謹於持轡而後不失其馳又如持玉捧盈必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然後乃能勝而弗失也伯夔向遊成均持此敬以進德修業故學優而仕宰高平持此敬以治其民而民有去思焉近日爲諸侯幕賓翼翼乎以參贊承宣爲務謹三尺御羣吏以蒞四邑是皆持此敬以展其用厯茲以往百司皆然有官守則持此以共其職有言責則持此以盡其忠峩冠冕鳴佩玉鸞臺鳳閣朋筵鵷鷺無非持此心之敬而用之其用有不能盡者敬乎敬乎亦豈非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如是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齋名著稱亦卓然如昔人矣雖然宦成而怠世固有之惟君子慎終如始有不爲其怠者衛武公春秋九十有五官爲周司徒方且再三以敬慎爲詩日夜警戒故卒能爲睿聖武公愚不敏敢請獻此詩爲持敬慎終之助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三月二十六日

謝某序

恬淡齋記

爲高彥述作

昔有與彥述同姓字君素者以頤軒涪翁賦詩其略曰辱莫辱多欲樂莫樂無求旨哉斯言真可爲恬淡齋座右銘也蓋多欲則不能恬靜必辱其身無求則淡泊自足樂於其心由是知孔顏之樂非樂乎飲水曲肱簞瓢陋巷而蔗境之佳可漸入而得矣夫彥述先君子以醫名家獨步鄉國流風遺俗今豈無之十餘年來乃能與時浮沈不競不躁不貪不墨舊家氣習埽除淨盡故齋居之室題曰恬淡蓋取諸內經養生之要旁參老莊而有得焉至如諸子百家之書亦能涉獵然文藻不露不求人知城居如子真谷口賣

藥如君平賣卜簾常晝垂門或早閉衣布素若紈綺茹粗糲如膏  
粱由是氣稟之清資以學力故恬淡有過人者每謂人曰人生固  
不能無欲也多欲奚爲彼銅山鑄錢郿塢積金一姬傾斛珠萬馬  
如錦繡凡如此類孰不賈禍當時而遺臭後世乎言之必撫掌大  
笑傾倒而後已吁黃太史九原可作二高當有抑揚老夫贅言亦  
庶幾乎獎勸之助云

芸室記

予耄無能爲者久矣蘄然骨立百念灰冷獨好學好友之心猶未  
能忘前元故交淪落殆盡每見後生少年能讀書通古今識道理  
且不爲異端邪說所惑則愛之重之同郡爲忘年友者凡數人其  
一伯禮也洪武戊辰秋伯禮書來曰某居鄉城環堵一室有古人  
聖賢經傳及古醫書若干卷日用涉獵閒以芸香辟蠹度諸室中  
顏曰芸室望先生有以警之書再至義不容辭況予數相往來知  
其室無櫛栴之華乏丹碧之飾無屏風帷幄爲觀美之資宴安之

具闔中有山林清致木榻棐几圖籍左右薰鑪短檠陶弘毛穎之  
屬晝夜爲伍孜孜厥修嘗謂人曰吾爲醫家方技可以寓吾心之  
仁以濟夫人故先之非以儒爲迂而後之也吁伯禮言此其知道  
乎然九流百家莫大於儒儒之道莫大於仁伯禮知醫藥之方或  
未知仁之方傳曰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仁之方也尼山大聖蓋得  
夫唐虞三代之傳傳之萬世以康濟斯民非金匱石室之方可同  
年而語者請以是筆諸芸室蘊諸身施諸人則吾心之仁不可勝  
用醫儒之道所謂並行而不相倍者信矣是爲記

重建清微觀記

夫師教之恩報同君親蓋化之重者見於經昭昭也然道德五千  
言此非所先苟師道之不降則道德亦不能有傳矣今清微觀主  
周鍊師石泉勤而行之是能默契經禮而獨超乎其類也洪武己  
巳春石泉書來曰某追懷先師歸復故業丐先生爲文識之予嘉  
其能而不卻也抑嘗過丹陽聞諸鄉老之言其報師之恩藹然可

見初邑人諸葛德齋隱居樂道佩天師符命勅此觀爲修鍊之所  
既而羽化實爲開山之鼻祖也弟子裴靜山等特以甲乙傳元末  
觀燬弟子飄散或存或亡洪武改元其徒朱竹軒言還結茅而居  
未幾而終時石泉往丹徒紫府觀聞師訃卽謝事而歸葬之志在  
復業揄揚道法風動一方向化者咸樂施以相之諸葛氏母子其  
尤也於是翦荆榛畚瓦礫鳩工度材辛勤十有餘年作三清殿前  
闢山門傍翼兩廡祖祠經室丹房齋廚之屬凡若干楹穹林竹樹  
蔚然屏蔽輪奐之光焜煌乎蒙城故區度亭遺跡長塘之煙水湖  
光北固之雲霞山色亦皆映帶爲清微勝槩矣吁凡爲人後者有  
能繼述如此豈不爲賢子孫乎近世逢掖之士學必有師禮宜報  
效未嘗彷彿如此者也予因記其事之顛末深用感慨并書此爲  
世之勸云

栖雲軒記

雲之爲物聚散不常其聚也由膚寸之微至於彌六合雨天下其

散則斯須無蹤人莫能測況能與之栖遲乎唯英英而白悠悠而  
聞者方外之士相羊似之每寓言高尚之意云爾常郡玄妙觀莊  
某以窻栖雲有軒意蓋如此夫以窻師老聃其學以清淨爲宗青  
山白雲淡然幽栖固其宜也然聃在周室柱史有年青牛出關然  
後著書五千言以明其道亦未嘗絕人物斯世而爲高尚焉後之  
善學者如陶貞白於齊梁之間挂冠都門怡雲句曲若將終身焉  
及乎以大任寄之固辭而不可得遂乃坐山中如廟堂之上茹茨  
苓如鐘鼎之食人到於今稱之不失爲華陽真逸也矧吾以窻有  
琴而能作松風之聲有詩可以賦怡雲之情是則陶之所樂皆爲  
吾有山林市朝或處或出何往非栖雲之地哉吁由周而來寥寥  
二千餘年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竟無其人是可  
歎也若夫華山之陳一枕白雲三徵不起此又不可同日語矣以  
窻徵予文特書此以記歲月并以備從善之擇云

聽雪軒記

夫雪聲之微若有若無聽之者必方寸之間一無擾攘兩耳之聽不爲物奪然後可得而聞也同郡馬用和居市廛與陶猗爲伍絲竹車馬之喧晝夜不息聽雪有軒豈虛語乎洪武初予嘗忝爲東家正知其爲馬氏之良別來十餘年說者謂用和讀書養親習與智長超然出羣遇歲晚同雲霰集而霏霏之雪繼之用和侍親庭聞言此爲豐年之瑞以怡其親奉壽觴如金帳羊羔舞斑衣如仙人鶴擎以春蟲撲窗之聲爲金石之鳴舉家之人同得以樂其樂也既退獨處軒居萬籟俱寂乃想像撒鹽飛絮聽於無聲不啻若鈞天廣樂九奏而有遺音所樂有未易語諸人者其心必曰蘇子卿十九年牧羝沙漠李元直夜半擊鵝襲蔡梁園之賦客揮毫灞橋之詩人覓句皆安知雪之有聲如此其樂哉用和需予言請以是相知之言識諸軒壁異日以黃金鑄吾爲鍾期吾亦無愧焉爾

瓜田記

農皇古聖人以人道急於養生是故作耒耜教之粒食又爲之醫藥以濟其天闕而本草之書出焉既而軒岐問答靈樞素問與本草並行爲醫家之大經大法也崑山邵濟民氏家傳是書爲醫巨擘迨元末年業隳於兵慕古之同姓種瓜東陵於是卽所居松許糞於瓜田戴笠而鋤抱糞而汲縣縣嗒嗒之畦如周雅所稱以之養親可以充一味之甘以之畱客可以侑一茶之款其蒂爲苦口良藥可與參苓薑桂並用以活人濟民嘉之因以瓜田自號朝於斯夕於斯寓幽興於斯非矜乎東陵之華胄也方今全盛時過瓜田而納履者無之或謂古之人有白兔御史殆若戲言無足患者其樂爲何如哉予嘗辟地東吳濟民久交乃不以三百廿里爲遠九十六歲爲耄致書求文再四益勤予辭不獲遂以昔所見而知者筆之是爲記

習靜軒記

洪武丙寅冬前知武進縣太原舒公之孫文允書來曰某家居構小軒讀書強名習靜用唐人詩中語也丐先生爲余識之書凡再

至不容以言毫辭乃謂之曰人生而靜天賦之性感物而動情之  
欲也故學者必有以養之然後不爲物欲之所汨習靜之意必有  
見於此歟夫以文允之英姿壯年學優而仕動而爲■取青紫如  
拾地芥今乃韜聲光斂蹤跡負米養親之外足不入城府影不出  
戶庭目不眩邪說耳不污鄭聲膏梁綺繡不適乎口體罄室隘巷  
門可羅雀淡然而資於外者如此廓乎虛襟寂乎靈臺幽探乎經  
史之奧涵泳乎義理之腴出入乎諸子百家而無他歧之惑其恬  
然養乎中者又如此可謂得習靜之方矣昔者濂溪翁主靜之學  
程伯子以親炙而得之其平居終日坐如泥塑及其動與物接則  
一團和氣穆如春風視世之以槁木死灰爲靜者迥不侔矣愚聞  
周程之學蓋默契大學定靜之旨以相傳使文允以周程爲法而  
學焉則習與性二賢同歸豈特如摩詰之語而已哉予不佞故卒  
以是告之時洪武二十年四月之吉同郡龜巢老人撰

